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十九輯
沈雲龍主編

中華民國再造史

游梅原著

文海出版社印行

吳稚暉先生鑒定

中華
民國
再造
史

章炳麟著

中華民國再造史序

游悔原先生輯再造史成。冥飛受而讀之。補其缺略。附以評斷。既卒業。乃序之曰。古稱良史有三長。所謂才學識者是也。故以無才無學無識之人。而欲論次一代之事實。雖不得爲良。要亦不失其爲史。史莫古於尙書。而前徒倒戈血流漂杵之文。兒譏於孟子。史莫高於史記。而太史公以下。蠶室故對於武帝。嘗有微詞。則亦不免謗書之嫌。是以古今各史。紀事而已。其足以良稱者。蓋尠。苟不至如魏收之穢史。顛倒是非黑白者。已爲難能而可貴。而況能以才學識繩之耶。今之再造史。所論次者。皆近今人人耳目中之所有。雖欲顛倒是非黑白。而有所不能。故以無才無學無識若悔原與冥飛者。而編纂而參訂之。不獨不足以爲良也。而並不足以爲穢。讀者苟悅其不穢。而恕其不良。則此之所論次者。亦千古不可磨滅之公論也已。中華民國六年四月長沙張冥飛

中華民國再造史

例言

一本書自袁世凱謀叛民國自稱皇帝民國斬焉中絕之時爲始至國會重開共和確實復活之時爲止故名再造史

一本書分章撰述所臚列之事實務求詳盡故於記載時日不免有先後凌躐之處閱者諒之

一本書蒐輯材料務求完備故於當時公私函牘中外報章多所採取又參以見聞知及諮詢所至稍加論列故與他書記載多不同之點

一本書對於社會民生所受戰事影響最爲注意是者是之非者非之一本良心上之主張不敢稍有成見

中華民國五年十二月游悔原識

中華民國再造史

總論

冥飛

民國承清季之敝。民窮財盡。國力衰弱。建設之難。莫可方喻。而袁世凱氏乃於此時。挾總統之權力。厲行半開明專制之政策。繼乃叛國稱帝。揮斥金錢。不可計數。俾吾人民。窮困顛連之餘。增加擔負。尤復勢迫利誘。強人以寡廉鮮恥。剝奪人民之人格。此種罪惡。桀紂之所無。抑亦操莽之所不屑。流毒至今。吾人民迄不得小休。蓋國家之元氣。爲袁世凱一人剝喪盡矣。

不謂共和復活以來。不獨無人敢議其後。而且盛稱其生前功績。以諒其人。并隆厚其飾。終典禮以媚其鬼。是其生而無益於民國。死而遺害於人民。轉得受民國之優禮。如此是獎叛也。而尤而效之者。將繼起而未有已。

如謂袁氏死矣。其罪惡即隨之而消滅。無庸譬及死人。且以安反側子之心也。此說似是而實非。試問袁之秕政。其毒國而病民者。何嘗隨袁氏之死而消滅。人民至今受其

荼毒而袁氏遂可以一死卸責人又何所忌憚而不爲袁氏者至反側子之在今日擁兵自衛者誠不乏人投鼠固應忌器然此種藩鎮部落之行爲豈能苟容於平民政治之下敷衍日深則爲害益烈將來袁世凱二者之出現必由若輩所擁戴而來蓋可知也豈得以追廢袁氏與議削六國激之使反者相提並論耶

故吾由優禮已死之袁氏之舉動而推測之乃不勝其慄慄危懼政潮變幻至不可測將來時移事異我所謂袁氏之罪惡人且以爲莫大之勛勞事變之來固非意料所能及也則是今日之日我輩猶得輯此民國再造史以稍稍論列袁氏之罪惡實爲不可多得之光陰故我將發揮我之見解於此

我替袁氏則必先歸咎於辛亥革命蓋袁氏之所以敢於爲惡者實辛亥革命過於草率之故古來歷代改革之際必有一番大殺戮以洗政治及社會之罪惡辛亥革命無是也貳臣傳中人物曾未有秉國之鈞者蓋使亡國大夫不得以其病民盡國之手段爲開國者梗也辛亥革命則又不然王子以來亡國大夫什九活動於政界於是前清

政治之罪惡。由官僚者之身傳染。遍於民國。袁世凱則具有全身法打之官僚首領也。一方面敷衍民黨。一方面安置私人。根柢深固。乃惟所欲爲矣。向使民黨貫徹其主張。清室亦竭盡其餘力。血肉相搏。以爭最後之勝負。則此類全軀保妻子之官僚。必也逃遁一空。不復能出現。而民黨中亦必磨練出許多好男子。而附庸民黨以規取箇人之利益者。亦決不敢以生命嘗試。無由則足於民黨中也。

清季政以賄成。官僚自視爲刀俎。其視小百姓爲魚肉者久矣。一旦忽革專制爲共和。易席豐履厚之公。則父台而爲公僕。此官僚之所最腐心切齒於民黨者也。誰爲爲之。孰令致之。官僚於此。其與民黨勢不兩立也。必矣。然而官僚者。有閱歷有經驗之徒也。雖有深謀積慮。於民黨必不狃狃然現之詞色。且必日舉國民福之說。以間執人口。且以之責備民黨之舉動。荒謬者辛亥革命而晚草率矣。革命之真實精神。不見。故民黨分子甚雜。維則不肖者多。舉動荒謬。違時時有之。官僚者遂利用此民黨不肖者。荒謬之點。播而揚之。使民黨盡失其信用。然後一舉而撲滅之。此癸丑民黨之所以失敗。

者皆由於壬子一年以來。民黨黨員太無擇別。以致憑借黨勢爲害鄉里。害馬敗軍。遂爲處心積慮之官僚所乘。而一敗塗地。官僚既無有對抗者。遂得威福自專。無所不爲。而突現其本來面目。袁世凱於是利川官僚者之黨心利祿也。又以爲民黨特工於暴動耳。莫予能毒也。遂急欲遂其帝制自爲之野心。

民黨之不能無不肖分子也。猶之官僚之不能無賢達分子也。惟近世之眼光對於民黨則責之甚苛。對於官僚則論之甚恕。故民黨之全體可以因三數不肖者而一概抹殺之。而官僚則以有經驗三個大字。遂足以涵蓋一切之罪惡。蓋官僚之罪惡已成爲一種習慣。見聞已熟。人遂不甚注意。又其罪惡無不以陰險狠毒出之。欲知其詳。發其覆。乃至不易。若民黨則爲近日之新人物。新人物自不當有不規則之舉動。又民黨中不肖者之行爲。無不叫囂。突共見共聞。故民黨最足以刺目而爲叢矢之的。平心論之。民黨中之不肖者。誠多而有罪。而賢達之民黨亦不得謂絕無其人。官僚不肖者不足道。卽賢達官僚其陳舊之頭腦。究不宜於

今後之平民政治也

加之辛亥革命所標揭之職志種族之意味多政治之意味少在當時以多數人民不解（政治爲何物）及（政治與己身關係之利害若何）之故不得不以滿漢不平等之現象與歷史以激起多數人民之公憤譁然羣起而覆清其成功也太易以致人有倖心以爲滿族既覆卽已國利民福矣其對於改良政治不甚措意官僚者遂擣虛抵隙而來盡取滿清時之敝政而一一復之處心積慮務以剷除異己之民黨爲事夫滿清政治之濁亂卽若輩官僚之所爲則無惑乎共和其名而（夠不上開明專制）之（半開明專制）其實於是釀而成癸丑民黨與官僚之大激戰其時多數人民以爲革命之後政治仍不良好不深察其爲換湯不換藥之官僚所爲而轉歸罪於革命傾心以向官僚於是官僚之結果爲大獲勝利野心之袁氏遂以爲民黨之技術不過爾爾益自信其能力足以左右天下又何必不帝制自爲於是乎民選之皇帝乃出現於共和之國

乃者民國再造。官僚民黨之競爭。又開始矣。但民黨年來所受之教訓。不一而足。貧賤
 憂患切於身。罵譏笑侮騰於人。彼不肖者。欲附庸之以規取利益。已爲不可能之事。則
 官僚者。欲利用不肖者之荒謬舉動。以根本剝除異己之民黨。則非慮心積慮運之又
 久。以觀釁焉。亦不可能也。則今民國之中。猶得有民黨焉。以立於官僚對抗之地位。則
 官僚其或猶有些微之忌憚。而不致有袁世凱第二者之出現乎。然而不敢必也。何者
 官僚者。最適於今世之生存者也。嘗之曰。腐敗則解之曰。有經驗。責之曰。不負責任。則
 解之曰。維持現狀。不得不然。若夫民黨也者。雖亦敬之曰。偉人。尊之曰。元勳。一旦官僚
 之勢力。足以制民黨者。但以亂黨暴徒種種字樣加之。足以了卻民黨矣。故今後之民
 國。有官僚政治而已。平民政治無從而發現也。故我之所慮者。官僚之權德。日益彰顯。
 平民之權利。日被侵奪。於是官僚政治。乃趨於極軌。雖不必有袁世凱第二者。其人出
 現。而袁世凱所厲行之半開明專制。則盡恢復矣。於是乎共和國體。乃名存而實亡。其
 極也。乃必至於民不聊生。土崩瓦解。爲強國所乘。使中國二字。永遠絕滅於地球之上。

豈不哀哉。嗚呼。民國再造。則誠再造矣。所願爲國者。當願民國之名。而思其義。凡人亦毋使民國二字。消滅於腦筋中。以爲國與我毫無關係也。則庶幾無亡國破家之慘乎。而不然者。則此中華民國也。我誠不敢知其。在歷史上。能佔有幾何日月也。凡我人民。其念之哉。其念之哉。

中華民國再造史目次

總論

第一編 中華帝國實現(民國中斷)時期

第一章 總統袁世凱叛國稱帝

第二章 駐華外交團對於帝制之警告

第三章 帝制之反動力與革命動機

第四章 袁世凱之防亂手段

第二編 雲南軍政府繼承民國時期

第一章 雲南獨立公推唐繼堯爲都督舉兵討袁

第二章 袁君臣詭謀抗義

第三章 雲南軍政府之組織與洪憲紀元

第四章 袁政府軍事計劃與袁軍不法

荼毒而袁氏遂可以一死卸責人又何所忌憚而不爲袁氏者至反側子之在今日權兵自衛者誠不乏人投鼠固應忌器然此種藩鎮部落之行爲豈能苟容於平民政治之下敷衍日深則爲害益烈將來袁世凱二者之出現必由若輩所擁戴而來蓋可知也豈得以追廢袁氏與議削六國激之使反者相提並論耶

故吾由優禮已死之袁氏之舉動而推測之乃不勝其慄慄危懼政潮變幻至不可測將來時移事異我所謂袁氏之罪惡人且以爲莫大之勛勞事變之來固非意料所能及也則是今日之日我輩猶得輯此民國再造史以稍稍論列袁氏之罪惡實爲不可多得之光陰故我將發揮我之見解於此

我咎袁氏則必先歸咎於辛亥革命蓋袁氏之所以敢於爲惡者實辛亥革命過於草率之故古來歷代改革之際必有一番大殺戮以洗政治及社會之罪惡辛亥革命無是也武臣傳中人物曾未有秉國之鈞者蓋使亡國大夫不得以其病民盡國之手段爲開國者梗也辛亥革命則又不然王子以來亡國大夫什九活動於政界於是前清

第十七章 護國軍軍勢復振

第十八章 袁世凱撤銷帝制之原因與其困難

第十九章 袁世凱燬滅逆證與參政院臨時會議

第二十章 徐世昌代袁乞和謀僭總統護國軍拒之

第二十一章 川湘停戰與龍濟光奉命獨立

第二十二章 海珠會議顧啓漢行兇

第二十三章 浙江獨立舉屈映光爲都督屈態度不明

第二十四章 馮國璋嚴守中立調停和議

第二十五章 護國軍聯合軍政府宣告總統缺位當以副總統黎元洪繼任

第二十六章 段祺瑞繼徐世昌爲國務卿組成帝黨內閣

第二十七章 劉冠雄統率海陸軍寇閩

第二十八章 桂粵聯合設立兩廣都司令部於肇慶舉岑春煊任都司令

第二十九章 浙江都督屈映光辭職呂公望繼之

第三編 軍務院代表民國政府時期

第一章 軍務院成立與其職權

第二章 段祺瑞以閣令停止中交兩銀行兌現

第三章 陳樹藩舉義三原陸建章出走陝西獨立

第四章 南京會議之內幕與其結果

第五章 革黨首領陳其美被刺

第六章 山東民軍起靳雲鵬勸袁退位袁奪其官

第七章 陳宦湯燕銘相繼獨立

第八章 袁世凱死副總統黎元洪正式就大總統職於北京

第九章 張勳組織徐州會議七省同盟

第十章 陝西都督陳樹藩以取消獨立繼中央軍務院爲最終之重官以定國

是

第十一章 段祺瑞不肯復舊約法上海海軍誓以獨立

第十二章 總統黎元洪以明令恢復約法召集國會

第十三章 段祺瑞組織共和內閣及其政績

第十四章 肇慶軍務院讓歸政權於北京政府南北統一

第十五章 川湘粵魯四省之紛擾及其善後

第十六章 國會重開民國再造

結 論

中華民國再造史目次終

中華民國再造史

第一編 中華帝國實現（民國中斷）時期

第一章 袁世凱叛國稱帝

民國四年春。總統袁世凱圖謀叛國。遣政治顧問有賀長雄歸日。與日政府密商。擬以日本所提解決懸案之五款。爲承認袁氏帝制之交換條件。嗣見輿論沸騰。薄海震然。內有所憚。事遂中止。僅承認首四款。將第五款仍留作懸案。爲承認帝制時舊案重提之計。交涉經過後。袁氏野心大張。同年八月十五。駐使楊度。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諸人。發起籌安會。以製造輿論。開始運動帝制。時人所號爲洪憲六君子者是也。九月十九日。駐使梁士詒等設立全國請願聯合會。推定沈雲沛爲正會長。張鎮芳。那彥圖爲副會長。向參政院呈遞請願帝制書。時參政院早奉命爲代行立法院。二十日。代行立法院咨送建議書於政府。請以國民會議爲解決國體機關。提前召集國民會議。其即行教令。定於本年十一月二十日舉行國民會議之覆選。既而又以國民會

議。依選舉程序。須遲至十二月。方能竣事。未免緩不濟急。遂更囑沈雲霽等。續行請願。由參政院建議。即用國民會議之初選人爲基礎。選出國民代表。組成國民代表大會。解決國體問題。十月七日。參政院將建議書咨達政府。並附以通過之國民代表大會組織法。次日袁即公布施行。

自此袁家法案公布後。各省將軍巡按使。即遵照袁氏拍發關於此項製造民意指授。秘密之密電辦理。選舉指揮投票。被選人須由官署指定。寫票須由官吏監視。十二月十一日。參政院以先後接准各省區國民代表大會文電。報送決定國體票數。並公同委託該院爲國民代表大會總代表。遂於是日上午九時。召集各參政。開會舉行全國國民代表大會。解決國體之總開票計。票數與人數相當。全國一致贊成。君主立憲。并無一票之反對者。當由楊度孫毓筠兩參政提議。謂（全國既然一致推戴袁大總統爲皇帝。並委託本院爲國民代表大會總代表。本院即宜以總代表名義。恭上推戴書。並據情咨報政府。）衆贊成。即請秘書廳起草。草就。秘書朗讀。全體贊成。通過。十一時。

牛。三呼皇帝萬歲帝國萬歲而散。即由秘書廳繕呈公府。其推戴書用奏摺體。無非天與人歸請俯順輿情早登大寶等語。同日即得袁咨覆。佯辭不受。將國民代表大會總代表推戴書及各省區國民代表推戴書一併咨還該院。於是參政院復於同日下午五時開會。經秘書報告袁氏咨文。孫毓筠等謂（推戴一事全國既屬一致。元首亦未便過拂輿情。理應由本院再以總代表名義呈遞。第二次推戴書方不負各省區委託。並仍推秘書廳起草。）衆贊成。退席休息。至五時十五分。竟擬成二千六百餘字之長文。復行列席。秘書朗讀。衆無異議。乃即繕遞書上。袁不復辭。次日（十二日）即發申令承認接收帝位。其文曰。

據全國國民代表大會總代表代行立法院奏稱。竊總代表前以來論僉同。合詞勸進。籲請早登大寶。本論推戴一舉。無任惶駭等因。仰見聖德淵衷。兢兢無與之至意。欽仰莫名。惟當此國情萬急之秋。人民歸嚮之誠。既已分湧沸騰。不可抑遏。我皇帝倘仍固執謙退辭而不居。全國生民。實有若墜深淵之懼。蓋大位久懸。則萬幾叢脞。

豈宜拘索小節。致國本於阽危。且明諭以爲天生民而立君。惟有功德者足以居之。而自謂功業道德信義諸端。皆有問心未安之處。此則我皇帝之虛懷若谷。而不知其搗冲途量者也。總代表具有耳目。敢昧識知。請先就功烈言之。當有清末造武備廢弛。師徒屢燬。國威之不振久矣。我皇帝創練陸軍。一授以文明國最精之兵法。剷除宿弊。變壘一新。手訂教條。洪纖畢備。募材選俊。紀律嚴明。魁奇傑特之才。多出於部下。不數年。遂布滿寰區。成效大彰。聲威丕著。當時外人之蒞觀者。莫不嘖嘖稱歎。而全國陸軍之制。由此權輿。厥後戡定四方。屢平大難。實利賴之。此功在經武者。一也。及巡撫山東。值拳匪煽亂。聯軍內侵。乘輿播遷。大局糜爛。惟我皇帝坐鎮中原。屹若長城之獨峙。匪亂爲之偈伏。客兵相戒不犯。東南半壁。賴以保障。以一省之治安。砥柱中流。故雖首都淪陷。海內騷然。卒得轉危爲安。金甌無缺。當斯時也。構難難曰亂民。而縱惡實由親貴。不懲禍始。無從媾和。強鄰有壓境之師。客軍無返旆之日。瓜分豆剖。禍迫眉睫。而元惡當國。莫敢發言。我皇帝密上彈章。請誅首罪。頑兇伏法。

中外翕然。和局始克告成。河山得免分裂。此功在匡國者。二也。尋授北洋大臣。其時風鶴猶驚。人心未靖。乃掃蕩會匪。荏苒絕迹。廓清積案。民教相安。收京津於浩劫之餘。返鑿輿於故宮之內。遂復高掌遠趾。厲行文明。諸新政。無不體大思精。兼營並舉。規模式廓。氣象萬千。論者謂我皇帝爲中國進化之先河。文明之淵海。洵符事實。非等虛詞。此功在開化者。三也。革命事起。風潮劇烈。不數月間。四方瓦解。皇室動搖。天意厭清。入心思亂。清孝定景皇后。知大勢之已去。滿族之孤危。痛哭臨朝。幾不知稅駕之何所。斯時我皇帝改步爲應。天順人之舉。躬自踐祚。以安四海。夫誰得而議之者。乃猶格恭臣節。艱難支柱。委曲維持。以一身當大難之衝。幾遭炸彈而不恤。孝定景皇后。乃舉組織共和政府之全權。與夫保全皇室之微意。悉挈而付託我皇帝。始有南北議和優待皇室之條件。人知清廷遜位之易。結局之良。而不知我皇帝之苦。心調劑固竭。其旋轉乾坤之力也。於是南北復歸於統一。清室獲保其安全。四萬萬之生靈。弗陷於塗炭。二萬里之疆國。得完其版圖。於風雨漂搖之中。而鎮攝奠安。卒

成共和四年之政局。國家得與人民休養生息。不至淪胥以盡。此功在靖難者四也。民國初建。暴民殃徒。攘臂四出。叫器乎政。黨議會。越突乎官署。戎行。挑撥感情。素弊行政。我皇帝海涵天覆。一以大度容之。彼輩野心弗賤。卒有熱寧之暴動。東南各省。再見沈淪。幸賴神算。早操三軍。致果未及旬月。而逆氛盡掃。如拉枯朽。遂得正式禮成。大業克躋。列邦交慶。彼輩毒無可逞。猶復勾結。獯匪。肆其跳梁。大兵一臨。渠魁授首。神州重奠。戈甲載變。卒使閭閻安堵。區宇敘寧。以臻此雍洽和熙之治。蓋自庚子拳匪之亂。辛亥革命之變。癸丑六省之擾。皆足以顛覆我中國。非我皇帝孰能保持鎮撫。使四千年神明之裔。食息茲土。不致淪亡。此則我皇帝之大有造於我中國。而我蒸黎子孫所共感而永矢弗諼也。此功在定亂者五也。不但此也。溯自通海以來。外交之失策。不可勝計。國際之聲譽。幾無可言。以積弱衰廢之國。孤立於羣雄角逐之間。託勢之危。莫此爲甚。而意外變局。又往往無先例之可援。措置偶一失宜。後患輒不堪設想。惟我皇帝睿智淵深。英謀靈奮。遇有困難之交涉。一運以精密之謀。飲

靡不立解糾紛。排除障礙。卒得有從容轉圜之餘地。而遠人之服膺感望。欽慕風采者。亦莫不輸誠結納。帖然交驩。弭禍燹於樽俎之間。締盟好於教樂之際。此功在實際者六也。凡此六者。皆國家命脉之所存。萬姓安危之所繫。若乃其餘政教之殷繁。悉由宵旰勤勞之指導。雖更僕數之。有不能盡。我皇帝之功烈。所以邁越百王也。請再就德行言之。我皇帝神功所推暨。何莫非盛德所滂流。蕩蕩巍巍。原無二致。至於一身行誼。則矩勳天隨。亦有非淺識所能測者。如今茲創業。踵跡先朝。不無更姓改物之嫌。似有新舊乘除之感。明諭引此以爲慚德。尤見我皇帝慈祥忠厚之深衷。而不自覺其慮之過也。夫廿載以來。往事歷歷可徵。我皇帝之盡瘁先朝。其於臣節。可謂至矣。無如清政不綱。晚季尤多替亂。庚子之難。一二童蒙。若侮啓戎。成千古未有之笑柄。覆宗滅祀。指顧可期。非賴我皇帝障蔽狂流。逆挽滔天之禍。則清社之隳。早已斯時。迨我皇帝位望益隆。所以爲清室策治安者。益忠且摯。患滿族之孱弱也。則首練旗兵。患貴胄之闇昧也。則請遣游歷。患稅政之弊擾也。則釐定官制。患舊俗之

綱蔽也。則訂立憲章。凡茲空前之偉畫。豈皆謀國之良圖。乃元輔見疏。忠慮不用。宗支干政。橫攬大權。黷貨玩戎。斷喪元氣。自皇帝退休三載。而朝局益不可爲矣。及武昌難作。被命於倉皇之際。受任於危亂之秋。猶股肱以扶持。哀詐爲念。詎意財力耗。叛亂紛乘。兵械兩竭於供。海陸盡失其險。都城以外。烽燧時驚。蒙蔽邊藩。相繼告警。而十九條宣誓之文。已自將君上之大權。盡行擄剝而不顧。誰實爲之。因非我皇帝所及料也。後雖入居內閣。而禍深患迫。已有岌岌莫保之虞。老成憂國之衷。至於廢寢思餐。拊膺涕泣。然而戰守俱困。險象環伏。卒苦於挽救之無術。向使冲人嗣統之初。不爲讒言所入。舉國政朝綱之大。一委諸元老之經營。將見綱舉目張。百廢俱舉。治平有象。亂萌不生。又何至有辛亥之事哉。至萬不得已。僅以特別條件。保其宗支陵寢於詐命已墜之餘。此中蓋有天命。非人力所能施。而我皇帝之所爲。極意調繆者。其始終對於清廷。洵屬仁至而義盡矣。夫歷數遷移。非關人事。曩則清室鑒於大勢。推其政權於國民。今則國民出於公意。戴我神聖之新君。時代兩更。星霜四易。

愛新覺羅之政權早失。自無故官禾黍之悲。中華帝國之首出有人。慶親漢官威儀之盛。廢興各有其運。絕續並不相蒙。况有虞賓恩禮之隆。彌見興朝覆育之量。千古鼎革之際。未有如是之光明正大者。而我皇帝尙兢兢以慚德爲言。其實文王之三分事殷。亦無以加此。而成湯之恐貽口實。固遠不逮茲。此我皇帝之德行所爲。自絕古初也。然則明論所謂無功薄德云云。誠爲謙抑之過言。而究未可以退抑人民之殷望也。至於前此之宣誓。有發揚共和之願言。此特民國元首循例之詞。僅與當時就職儀文之一。蓋當日之誓。根於元首之地位。而元首之地位。根於民國之國體。國體實定於國民之意。誓元首當視乎民意爲從。違民意。共和則誓詞隨國體爲有效。民意君憲則誓詞亦隨國體爲變遷。今日者國民厭棄共和。趨嚮君憲。則是民意已改。國體已變。民國元首之地位。已不復保存。民國元首之誓詞。當然消滅。凡此皆國民之所自爲。固於皇帝渺不相涉者也。我皇帝惟知以國家爲前提。以民意爲準的。初無趨避之成見。有何嫌疑之可言。而奚必遲遲守儀文之信誓也哉。要之我皇帝

功崇德茂。威信素孚。中國一人。責無旁貸。昊蒼眷佑。億兆歸心。天命不可以久。稽人
民不可以無主。伏冀摛衷。勉抑淵鑒。早回母儀。禮讓之虛儀。久曠上天之寶命。亟頒
明詔。宣示天下。正位登極。以慰薄海臣民喁喁之渴望。以鞏我中華帝國萬年有
道丕丕之鴻基。代表不勝歡欣鼓舞。懇款迫切之至。除將明令發還本國民代表大
會總代表推戴書。及各省區國民代表推戴書等件。仍行齎呈外。謹具摺上陳。伏乞
睿鑒施行等情。據此。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予之愛國。詎在人後。但億兆推戴責任重
大。應如何厚利民生。應如何振興國勢。應如何刷新政治。躋進文明。種種措置。豈予
薄德鮮能。所克負荷。前此拘誠陳述。本非故爲謙讓。實因惴惴交榮。有不能自己者
也。乃國民責備愈嚴。期望愈切。竟使予無以自解。並無可諉避。第創造宏基。事體繁
重。洵不可急遽舉行。致涉疏率。應飭各部院。就本管事務。會同詳細籌備。一俟籌備
完竣。再行呈請施行。凡我國民。各宜安心營業。共謀利福。切勿再存疑慮。妨阻職務。
各文武官吏。尤當靖共爾位。力保治安。以副本大總統軫念生民之至意。除將國民

代表大會總代表推戴書。及各省區國民代表推戴書。發交政事堂。并咨覆全國國民代表大會總代表代行立法院外合行宣示。俾衆週知此令。

張冥飛曰。立國於今世界中。至不易也。治內既需全副精神。對外又需全副精神。中國以積弱之餘。外交輒欲干涉內政。內政每恐妨礙外交。畏首畏尾。惴惴其不可終日也。乃者民國成立。而歐洲大戰爭起。列強自謀不暇。其處分中國之計畫。不得不暫時擱置。此誠中國整頓內政之絕好機會也。不謂此絕好機會。乃爲袁世凱利用之。以叛國稱帝。哀哉哀哉。中國其終於不振矣乎。

列強各以全力從事戰爭於歐洲。中國之所顧忌。一東鄰而已。袁世凱自計。非結好於東鄰而得其同意者。則帝制終不能成。故不惜喪權辱國。低首下心。以就其範圍。此石敬瑭張邦昌之舉動。古人有行之者。於袁世凱又何誅。

推戴書乃參政院之得意筆墨。每一閱之。輒使人膚生三日粟。而當其時。各參政之揚揚得意。自以爲勞苦功高。而袁世凱則半推半就。以倚門之倡而傲作許多。

處女嬌羞之態。其頑鈍無恥。若此。嗟呼。官僚之人格。蓋可知。而官僚政治。亦可想見矣。

第二章 駐京外交團對於帝制之警告

當帝制發動之初。駐京日英俄三國公使同至外交部。稱奉本國政府訓令。勸告我國政府。展緩變更國體。免起擾亂。數日間。意法兩國公使亦次第至外交部。稱與日英俄同意。迨至十一月中旬。帝制運動愈形激烈。五國公使又同至外交部質問我國政府。變更國體能否延期。是爲五國之第一次警告。當由外交部總長陸徵祥答稱：（中國政府並無欲速實行帝政之意。惟因全國人民已決意恢復。故政府不得已。順從民意。但由民國變爲帝政。其間須有許多預備。須經許多手續。將來實行帝政。政府自應慎重選擇一相當時機。照勸告所言。實爲中國與五國煩慮之要點。但設因變更國體發生擾亂。中政府自覺必能對付此事云云。）及袁氏毅然於十二月十二日稱帝。日使白濱益氏憤其欺詐。十三日乃單獨至外交部。面遞政府公文。要求袁政府。至十五日

爲誠意滿足之答覆。旋由外交部送答覆書於日本使署。略謂（中國政府今次改建帝國爲全國國民一致之主張。政府爲俯順輿情起見。自應照辦。所有種種關係。前已一再剖釋。至對於隱患禍亂。政府自有力維持。不使其發生。）十五日。日使偕同英俄法意各公使赴外交部。聲明（各國政府。決不願侵犯中國統治權及獨立。苟中政府自信能鎮定事變。擔負維持地方秩序之責任。此後各國對於帝制問題。當取監視態度。）是爲五國第二次之警告。而帝制派中人則言。此爲五國結束前次警告應有之手續。外交方面政府。近已極有把握。元旦登極。斷不致發生他種障礙等語。

張冥飛曰。五國警告日本爲首。其中是否含有他種作用。稍稍留心時事者。不難洞察而得。

民國四年五月九日簽定中日新條約之後。日本外交。可謂滿意之至。然而在野黨。抨擊內閣者。反謂交涉失敗。外相賣國。可知彼人之主張。不達到第五項之要求。不得爲滿意也。然則彼政府之肯將第五項作爲懸案者。何耶。

袁氏之欲以承認帝制爲第五項之交換條件。則固已有密約之成說者也。彼以爲第五項雖暫時懸擱。而袁氏俯就其範圍也。爲時必不久。故表面上不妨姑作讓步。在野黨不之知。是以抨擊內閣。或在野黨實知之。而欲掩人耳目也。則且抨擊內閣。以免第三國之猜忌者。蓋亦有之。

至是袁氏稱帝之時機已熟。故以警告者。激刺其記憶力。亦可免。第二次解決懸案。交涉之名。友邦之忠告。乎。敦促密約之成立而已。特以協約之關係。故遂聯合各國爲同一之警告。此則彼之無可如何之事也。苟其不然。周自齊之使。會何自而來耶。

第三章 帝制之反動力與革命動機

初袁氏之稱帝也。非不知公理在人民。民意否贊。特徃於癸丑倖勝。兩年來。橫征暴斂。殺人如麻。蚩蚩者氓。皆重足側目。噤同寒蟬。自謂今日自帝。縱有強項之徒。發言反抗。當亦爲力甚微。無如我何。故敢重冒不韙。毅然行之。然帝制之反動力。遂緣之而起。時期

在政府方面。忠順如黎元洪。則首先默示反對。心腹如段祺瑞。私交如徐世昌。趙爾巽。李經羲。則均以清室遺老。恥臣二姓。先後辭職。緩進派之首領如蔡鍔。梁啟超。湯化龍。戴戡等。亦皆託故遠遁。冀有所爲。在黨人方面。則首領黃興。在蔑地亞埠（美）聞袁氏稱帝於十二月十四。致電駐京美使。並乞轉達各國公使。協同執持公理。保守共和。贊助反對袁氏稱帝者。以維持東亞和平。嗣復致書海內友人。促其舉義。美國致公黨總會長唐瓊昌。亦於同日。代表華僑。上書美總統威爾遜。要其主持公道。助保民國。切勿承認袁氏稱帝。此外若留日學商界。電速各省討逆。留學生聯合會之宣布袁氏罪狀。種種舉動。固弗直接樹反對帝制之旗幟。間接爲革命發生之導線。其激烈派之犧牲性命以爲擁護共和之代價者。如十二月五日上海黨人聯絡海軍學生陳可鈞。奪獲肇和軍艦。駛入黃浦江。礮擊製造局。功雖不成。而足以寒袁氏（擔保國內不至發生亂事）之口。在各省方面。文武大吏表面上雖一致擁戴。而其內幕。或則籌備討逆之師。或則蘊蓄不軌之志。具痕跡之最昭著者。厥推雲南雲南僻處邊陲。地勢險阻。遣

則易攻。退亦可守。將軍唐繼堯革命元勳也。癸丑以還。各省造成共和者之新勢力。新人物。除浙江朱瑞。山西閻錫山。以媚附袁氏。得保故職外。餘則盡被袁氏剷除。易之以鷹犬爪牙。監視國民。惟唐將軍。得以沉默緘重。逃其忌嫉。且雲南自將軍以至下級軍官。均係學生出身。無不飽蓄國家思想。共和主義。加以退伍軍官黃毓成。羅佩金等。流寓滇中。乘機伺動。其不贊成帝制。勢所必然。黃前爲重慶鎮守使。二次革命。因嫌職（暗袒熊克武）對於袁氏之反復無常。恨之刺骨。當籌安會開幕之始。黃即勸唐討袁。唐辭以實力不足。稍俟時日。且未確知蔡鈞之意。嚮云何。而黃始無詞。故雲南討袁主義。已確定。祇舉事時間遲速之問題矣。

第四章 袁世凱之防亂手段

袁氏知雲南爲各省反對帝制之最。乃竭其生平唯一無二之法術。曰金錢。曰諛位。曰詭計。思有以豫止之。對於該省軍官。加給薪俸。由十月起算。年約需三十萬。按月由中央匯撥。並派侍從武官何國華爲專使。名爲授勳。實則暗挾重金來滇。佈置偵探。

何察動靜因沈師長汪度獨不簽名於（贊成君主之雲南）公電也。則鳩殺之。知張子貞劉祖武兩師長有重兵在握也。則爵餌之。威脅利誘無所不至。後因何國華告密。黃毓成曾有反對帝制言動。即開復其勳五位陸軍少將原官。調京候用。計以斧底抽薪之法。去黃於滇。黃得袁電。疑唐中變。唐矢無他。且代黃向袁力辭。謂抱病不能行。袁亦無如之何。是皆袁於收受帝位前。特別防滇之行爲也。自十二月十二日以後。購一面仿古來帝王籠絡人心之法。一面制爲峻刑嚴法。以威嚇國民。計十日間。而有以下諸措置。略舉之如次。

十二月十三日。申令變更國體。全出於國民公意。如有好亂之徒。造謠生事。當嚴法

懲處。

十五日。封黎元洪爲武義親王。黎辭不許。

十六日。申令清室優待條件。永不變更。

同日。申令迅速籌備立法院選舉事宜。准於來年以內召集。

同日申令。明年六月舉行文官考試。八月舉行文官甄用。

同日公布修正政事堂組織。從前大總統令。鈐大總統印者。改爲政事堂。

奉某令。下鈐政事堂印。國務卿副署。與前濟內閣奉。上諭同。

十八日申令。耆碩舊侶故人。均勿稱臣。

十九日申令。滿蒙回藏待遇條件。繼續有効。

同日批准國務卿奏請設立大典籌備處。籌備登極典禮。

同日申令。明年五月舉行學績試驗。

二十日申令。徐世昌趙爾巽李經羲張齊爲嵩山四友。各賜嵩山照景一幀。

二十一日(三)兩日。封各省將軍巡按使及統兵大員。五等封爵。及輕車都

尉計公爵七人。侯爵十人。伯爵十三人。子爵十二人。男爵八十六人。

一二等輕車都尉七十餘人。並追封趙秉鈞爲忠襄公。徐寶山爲昭

勇伯。

二十二日申令革除太監名稱宮內供役俱用女官。

袁氏意謂如此布置。可爲周密已至。則內亂無從發生。不難以國民公意。欺愚外人。促其承認。庶幾冤旒之榮。予取予求矣。

第二編 雲南軍政府繼承民國時期

第一章 雲南獨立公推唐繼堯爲都督舉兵討袁

民國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雲南宣布獨立。與袁政府斷絕關係。繼承本月十二日。中斷之民國。先是蔡鍔督滇。甚得人心。後蔡晉京。舉黔督唐繼堯以自代。唐在任二年。變故相乘滇中詰者。每思取而代之。百方傾軋。賴蔡力得不動。泊籌安會興。蔡知袁決心謀叛。遣使密言於唐。準備實力。以俟時變。唐乃蒐討軍實。廣儲將校。以爲之備。時蔡並與民黨要人書電相往返。袁微有所聞。遣人搜其宅。無所獲。詭言誤搜。殺偵者一人。以自謝。自是蔡遂沉湎酒色。不問政事。且聯絡軍人上書勸進。以疏其防。嗣即乘其不備。遁至津。託名養病。附輪適日。實則欲轉道扶桑。以適滇耳。蔡未至滇之先。曾遣王伯羣

齋專函至滇告唐並徧諭軍界要人以其所在及其所圖唐與各軍官私情公義一時迸發憤激異常決心舉義乃電邀前江西都督李烈鈞等來滇相助時李在香港也十二月十七日李偕熊克武龔振鵬方聲濤至十八日唐邀李烈鈞等與黃毓成趙復祥羅佩金鄧太中楊葵董鴻勳黃永社會議於忠烈祠討論軍事財政外交諸大端十九日遣兩混成旅出發二十日蔡偕戴戡劉雲峰殷承燾楊益謙至二十一日遣第三及第四旅出發同日並得南洋華僑助款六十萬與由安南運來槍砲多種二十二日晚開全體大會議決討袁二十三日乃用將軍唐繼堯巡按使任可澄名義電迫袁氏取消帝制誅除禍首文曰

自國體問題發生羣情惶駭重以列強干涉民氣益復騷然僉謂大總統兩次即位宣誓皆言恪遵約法擁護共和皇天后土實聞斯言億兆銘心萬邦傾耳記日與國人交止於信又曰民無信不立今食言背誓何以御民比者代表議決吏民勸進推戴之誠雖若一致然利誘威迫非出本心而變更國體之原動力實發自京師其首

難之人。皆大總統之股肱。心膂。蓋楊度等六人所倡之籌安會。煽動於最初。朱啓鈞等七人所發各省之通電（即指揮選舉之密電）促成於繼起。大總統知而不罪。民惑實滋。查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中令有云：「民主共和載在約法。邪詞惑衆。厥有常刑。嗣後如有造作謠言。紊亂國憲者。即照內亂罪從嚴懲辦。」等語。今楊度等之公然集會。朱啓鈞等之秘密電商。皆爲內亂重要罪犯。證據鑿然。應請大總統查照前項中令。立將楊度、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等六人。及朱啓鈞、段芝貴、周自齊、梁士詒、張鎮芳、雷震春、袁乃寬等七人。即日明正典刑。以謝天下。更爲擁護共和之約言。渙發帝制永除之明誓。庶幾民暑頓息。國本不搖。否則此間軍民痛憤久積。非得有中央擁護共和之實據。萬難鎮勦。以上所請。乞以二十四小時答覆。謹率三軍翹企待命。

此外並電各省一致討逆。是電也。科以條件。限以時日。直與國際間演用之真的美教書無異。願國家存亡。在此一舉。義難反顧。只得如此。非漢民之好亂。實袁逆之禍人耳。

電到京。袁氏未敢正式答覆。令政事堂電詢唐何以與前三日致統率辦事處參謀部及本堂電迥不相同。本堂決不信雲南有此事。但是否由他人捏造。代發應別具郵書親筆署名。唐任俱置不理。二十四日四川劉師長存厚伍旅長祥禎雷旅長馳貴州請軍使劉顯世廣西將軍陸榮廷等來電贊同討袁。適袁氏封唐氏侯爵。任氏子爵。張勳兩師長男爵之電令亦至。英法兩領事循例往賀。唐詰其故曰：「賀封爵。」唐曰：「予以爲賀。宣布討袁耳。封爵何賀爲？」兩領事大驚。因致詞曰：「袁氏假託民意。篡取皇冠。今已數月矣。未聞中國人有起而反抗者。嘗謂非亡國賤種。決不至此。今滇人能倡大義。方知中國非無人。」從此雲南不穩消息。乃一再證實於僑京外人之口中。而袁政府反嚴守秘密。故示鎮靜。嗾使御用報粉飾太平。初滇人本欲俟袁氏登極之日。發布討袁。則袁氏更無所用其狡展。不料五國警告後。袁氏對內則亟定君臣名義。對外則力行運動。列強承認。唐蔡等深恐袁氏卽真之日。卽利權喪盡之時。民國國家已墜於萬劫不復之地。始於是日晚。召集軍政兩界高級長官於軍署。開軍事會議。列席者

計五十二人。由蔡鐸李烈鈞等提議。將獨立日期提前發表。衆贊成。二十五日。遂由唐繼堯任可澄劉顯世戴戡等通電各省。宣告獨立。并組織護國軍。

護國軍三字初非冒昧而定。當獨立前數日。已屢事討論。有主張用共和軍。或滇黔聯台軍者。有主張用中華民國第一軍。或靖難軍者。卒以僉謂此次舉義。原係國民放逐獨夫。出於國民公意。從前政黨有共和之稱。今採用之。將啓世人疑竇。謂爲一部分人行動。且其他各名稱。非旗幟暗昧。卽範圍太隘。夫軍人以救國爲天職。今茲之舉。直接爲討袁問題。間接實救國問題。始取是稱。上冠中華民國四字。又以出征軍隊。須有一直接統率機關。或提議用元帥府。或臨時元帥府。蔡唐皆謂宜事謙抑。以待來者。遂用總司令三字。統率出征軍隊。嗣唐蔡二人。復以爭欲統兵殺敵。勉爲其難。俱不肯擔任雲南都督一職。相持不決。終賴多數主張不變。更現狀。而蔡出征。唐留守之議。於焉以定。計其當日所決定之軍額與統率人物及其任務分配。略如左。

中華民國護國第一軍總司令。蔡鐸向四川出發。取蜀。進圖湘鄂。

中華民國護國第二軍總司令李烈鈞向廣西出發。取粵。道湘粵。圖精。

中華民國護國第三軍總司令唐繼堯防守雲南本省。

雲南原有二師一旅。警備隊四十營。今悉編爲陸軍。共七師。分隸於三軍之下。第一第二兩軍各三師。餘一師爲第三軍。卽第七師是也。兵額之不足者。另設徵兵局。徵調新兵以補充之。至各軍之編制。則所轄各師。俱編爲梯團。一梯團之兵力。約一混成旅。故一軍中恆有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梯團之稱。壯聲勢也。

二十六日。雲南公民趙藩等公舉唐爲雲南都督。唐受之。卽一面布告人民。並通飭保護滇籍在外服職者之家屬財產。以重人道。一面開具條件。照會各國公使。暨領事文曰。

竊以中華民國政體。曾經世界友邦所公認。近因總統袁世凱違反約法。背棄誓言。乘歐戰未終之際。圖謀叛逆。覬覦帝制。迭承貴國駐京公使大臣一再勸告。乃竟冒天下之大不韙。悍然行之。既爲各友邦所共棄。復爲本國人民所不齒。本將軍巡按

使前受委任於中華民國政府。祇知効忠於民國。爰聯合各省。宣告擁護共和。繼續進行。念我中華民國。既蒙貴國政府承認於先。此次本將軍巡按使之討袁。純爲捍衛民國。維持國憲起見。當尤爲貴國政府所贊同。自應正式通告。以重邦交。所有本將軍巡按使對於貴國應繼續履行條件。及力求敦睦。應行辦理各事。相應開具條件備文照會。卽請查照。並乞轉達貴國政府。

一自宣告獨立日起。所有前清政府及中華民國政府前與各國締結之條約。及其他各項單行章程。均繼續有效。

一凡旅居本將軍巡按使勢力範圍以內之各國人民。其生命財產。本將軍巡按使均力任保護。

一自帝制發生後。袁世凱及其政府與各國所訂立之條約。契約。及借款等項。民國概不承認。

一各國官民及政府。如有助袁政府以戰時禁制品者。查出概行沒收。

一各國官商人民如有贊助袁政府妨害本將軍巡按使之行動者本將軍巡按使即仇視之。

一民國政府前因歐戰所公佈之中立條規凡在本將軍巡按使勢力範圍以內者仍切實履行之。

一今後民國與各國所有國際交涉即由本將軍巡按使派遣代表直接與各友邦公使暨領事交涉。

二十七日護國第一軍總司令部成立總司令蔡鈞參謀長羅佩金(前雲南民政長)參議處長殷承燾(前征藏總司令)秘書長李日垓(前西藏宣慰使)副官長何騰翔其他幕僚將校百餘人亦皆滇中名流是日蔡即令第一梯團長劉雲舉率領所部立向四川進發時第二軍司令部與衛戍司令部亦在組織中衛戍司令黃毓成受節制於唐即前稱之第三軍由第七師編成者也

第二章 袁君臣詭謀抗義

雲南護國軍舉義後。袁政府於豐澤園軍事會議廳。連開御前會議。籌議抗滇之策。有獻策者。謂須集中兵力於南部。以固結南部各省之傾向。力并防止南部各省之反對行爲。一面遏抑消息。據險扼守。緩其勢。散其助。使雲南處於孤立地位。如此則數週間。無庸實戰。滇亂自平。袁韙之。立飭曹錕率駐岳之陸軍第三師。開赴湘邊。扼要據守。候令征滇。馬繼增率第六師之第十一旅。自鄂赴岳。與曹換防。電四川將軍陳宦。迅簡得力軍隊。固守紱府。力拒滇兵北上。通諭郵電局。凡自雲南發出之函電。或與雲南事有關者。均嚴爲檢查。禁令拍發。二十六日。令政事堂。駁復雲南取消帝制之電。語意仍含規勸。略謂「政見不同。儘可討論。爲虎作倀。智者不爲。且列強勸言。並非干涉。總統誓言。視民意爲轉移。前參政院已一再剖解。何謂失信。今變更國體。既屬全國一致。雲南亦復同時贊同。如雲南又欲以少數人取消多數者所公決之法案。則事同兒戲。萬難俯就。」二十七日。政事堂復宣布關於雲南時事公文。以圖淆惑觀聽。謂「蔡錫唐繼堯初本贊成帝制。均有勸進書電爲證。但黨人以政府將許多特別權利給予外人。以

爲外人不反對帝制之報酬品等語。盡惑蔡氏。蔡不信。潛赴日本。名爲養病。暗行調查。其鄉人湯某以確實對蔡憤政府辱國私入雲南。以此消息佈告其舊部。唐繼堯人非強幹遠處邊疆非中央政府所能顧及。遂爲蔡鈞及一部軍人所挾持。迫其反對改革國體。並電請政府取銷帝制。政府因唐爲宵小所誘惑。故一面派員赴滇宣布大局狀況及告唐以政府並未將特別權利許予他國爲交換條件。一面派兵扼守險要以防事變。雲南地瘠民貧兵單餉乏。斷難久抗。不久當歸鎮撫深望。前向中國勸告之各國亦發表從未干涉中國內政。並未向中政府要求特別權利之宣言。同日袁令張敬堯率第七師自南苑赴鄂。二十九日袁據參政院二十五日之奏請。懲辦唐任謂「唐任有大罪三。一挑撥中外惡感。二違背國民公意。三污蔑國家元首。」始發令撤唐任。二人職並奪去爵位勳章。聽候查辦。一面加張子貞將軍銜。暫代督理雲南軍務。劉祖武少卿銜代理雲南巡按使。蓋張劉雖與唐蔡等同時舉義。但從未軍銜聲明反對帝制。袁欲離間之。使雲南內部自相攻擊。此卽辛亥奏派各獨立省都督爲宣慰使之故。

智也。無如張劉皆唐蔡舊僚。又係同志。不惟置之不復。且發電聲討。略謂「袁氏妄肆更張。僭爲帝制。民情不順。列強干涉。喪權辱國。億兆痛心。本省舉義。勢非得已。子貞等忝總師干。職責所在。愛國之心。詎落人後。近接京電。欲餌以利。要知子貞等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純係出於愛國之誠。既非威所能脅。亦豈利所可誘。」此外袁並運動英使朱邁典轉囑駐滇英領葛夫規勸雲南取消獨立。運動法使康悌由安南妨害雲南邊防。亦均無効。當是時也。縱欲弗戰而不能。

第三章 雲南軍政府組織與洪憲紀元

民國五年一月一日。雲南軍政府成立。罷除將軍巡按使名義。合併軍巡兩署。略照元二年舊制。組成都督府。都督爲唐繼堯。都督下設參贊二。左參贊爲戴戡。右參贊爲任可澄。下設參謀軍政。民政。財政。四廳。各廳長皆直接秉承都督。處理該廳事務。由張子貞。庾恩賜。陳廷策。籍忠寅等任之。是日即啓用中華民國雲南都督印信。用雲南護國軍政府名義。建五義。四不赦。檄告天下。文曰。

維中華民國五年元日。雲南中華民國護國軍政府都督唐繼堯第一軍司令官蔡鈞第二軍司令官李烈鈞檄曰。蓋聞輔世之德。篤於忠貞。長民之風。高於仁讓。使梟聲雄夫。野心狼子。逞城狐之兇姿。弄僭竊於高位。則我皇王孝孫。並世仁讓。誰承先烈。責護斯民。哀恫鬱紆。成茲憤疾。大義敦敷。誰能任之。國賊其世。既蠱曲村。賦性姦黠。少年放僻。失養正於童蒙。早歲狂遊。習鷄鳴於燕市。積其鳴吠之長。遂入高門之寶。合肥小李。驚其譎智。謂可任使。稍加提擢。遂蒙茸澤。身起爲雄。不意其浮夫近能。淺人侈志。味道憚學。聘馳失軫。遂使顛蹶東國。覆公餗以招虎狼。狡詐興戎。缺金甌以羞諸夏。適清廷昏昧。致逃刑戮。猶復包藏穢毒。不知愧恥。殫其暮夜之勞。妄竊虎符之重。黃金橫帶。竄屠主于權門。黑水滔天。引強敵以自重。雖奸逆著明。清廷知戒。猶潛伏羽勢。隱持朝野。降及辛亥。皇漢之義。如日中天。浩氣騰飛。噴薄宇宙。風雲滂沛。集興武漢之師。士馬精妍。遠響東南之鼓。造黃龍而會飲。納五族於共和。大勢坐集。指日可期。天不佑華。誕興賊子。恣彼滿室。引狼自庇。食乃憑藉。資。擊援時

會。僞作忠良。牢籠將卒。脅逼孤寡。奪據朝權。復僞和民聲。迷奪時賢。虛竊鬼神。信誓旦旦。懦夫懼戒。過情獎許。維時南軍渠帥。實亦豁達寡防。墮彼奸計。倒持太阿。參此兇逆。迨大邦既集。勢威益專。遂承資跋扈。肆行兇忒。賄奔虺蜮。橫布陰謀。毒害動良。謠惑衆志。造作威福。淆撼國基。背法畔民。破敗綱紀。癸丑之役。遂有討伐之師。人未悔禍。義聲失震。曾不警省。益復放橫。驕弄權威。脅肩廊廟。是以小人道長。凶德業征。私託外援。濫賣國權。弑害民會。私更法制。縱兵市朝。威持衆論。布散金璧。誘導官邪。冀以其積威積惡之餘。乘世風頹靡廉恥滅沒之後。得遂其倒行逆施。僭登九五之欲。故四載以還。天無常經。國無常法。民無定心。官無定制。丹素不終朝。功罪不盈月。遊探驕兵。睚眦路途。貪官污吏。瀆亂朝野。以致庶政敗弛。商工凋敝。猶復加抽房畝。朝夕斂征。假辭公債。比戶勒索。淫刑慘苛。民怨沸騰。兇孽所至。道路以目。此真世道凌夷之秋。天人閉隱之會。四兇所不敢爲。湯武所不能宥者矣。維皇漢九有。奠安東陸。時流漂盪。越在邈邈。緜維祖德。執政怠荒。復我邦家。義取自拯。故辛亥之役。化私

爲公志在匡時。道維共濟。袁乃睥睨神器。妄欲盜竊。內比姦邪。既多離德。外違屏翰。甘爲犬豚。是以四郊多壘。弗知慙悚。海陸空虛。弗思整訓。財用匱竭。弗事勸徠。健雄失養。弗興學藝。室如懸罄。野無青草。猶復養寇外蒙。削國萬里。失取東魯。屢墮巖窟。遂使滿蒙多離散之民。青徐有包羞之婦。扼我封疆。摧我心腹。皇皇大邦。苟爲侮。日蹙百里。媚茲一人。此尤我俠士雄夫所厲目。切齒驚懼。憂危而不可一朝居者也。夫天道健乾。義惟精一。在德則剛。制行爲純。故士不貳節。女不貳行。廢恥之失。曰賤淫。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自民族國家威灼五陸。雄風所扇。政驚其公。國競以事。是以乾德精剛。宜充斥里閭。洋溢衆庶。旁魄沆瀣。蔚爲駿雄。故辛亥之役。勳君崇民。揚公尊國。所以高隆人格。發揚衆志。義至精而理至順。故雖奮德老成。去君不失忠。改官不降節。袁氏身奉先朝。職爲臣僕。華山歸放。僅及四紀。載嘯陵關。爵宜肅恭。故主猶存。天良安在。顧藐然以槽櫪餘生。不自揣量。妄欲以其君之不可者而自爲其可。是何異飾馬牛之骨。揚溲勃之灰。以加臭乎吾民。以淫污乎當世。而令我名公先德。

皆爲其賤。浮。白。璧黃金。盡。洩其瑕穢。此尤我元戎巨帥良將。勳。本。碩。士。偉。人。所。同。羞。共。憤。深。惡。痛。絕。而。不。能。曲。爲。之。宥。者。也。嗟。此。種。種。袁。氏。之。惡。實。上。通。於。天。萬。死。不。赦。軍。府。奉。崇。大。義。慨。念。民。生。謹。託。我。黃。祖。威。靈。恭。行。天。罰。輒。宣。茲。義。辭。告。我。衆。士。招。我。同。德。今。將。歷。數。其。罪。我。國。民。其。悉。心。以。聽。夫。國。爲。重。器。神。嚴。尊。偉。覆。載。所。同。建。國。之。始。義。當。就。職。南。京。明。其。所。受。袁。乃。顧。影。自。慚。妄。懷。畏。懼。陰。縱。部。兵。稱。變。京。邑。用。以。要。嚇。國。人。遷。就。受。職。使。國。權。出。于。遙。受。玩。視。國。家。之。尊。嚴。其。罪。一。也。活。佛。稱。異。勢。等。毛。羽。新。國。既。成。鼓。我。朝。銳。相。機。撻。伐。舉。足。可。定。袁。乃。瞻。顧。私。權。妄。懷。疑。忌。全。國。請。討。置。不。聽。從。遷。延。養。敵。廢。時。失。幾。授。他。邦。以。陷。隙。縱。刃。之。間。失。主。權。于。外。力。糾。紛。之。後。遂。使。巨。腕。蚤。蟬。棄。此。南。金。萬。里。邊。城。躍。馬。可。入。貽。宗。邦。後。顧。之。殷。憂。損。五。族。雄。飛。之。資。望。其。罪。二。也。政。體。更。新。邊。滌。瑕。穢。私。門。政。習。首。宜。改。選。故。內。閣。部。首。須。獲。議。院。同。意。所以。樹。公。政。之。礎。明。衆。共。之。義。袁。乃。病。其。嚴。責。陰。圖。放。佚。於。第。一。次。內。閣。聯。閣。去。職。之。後。盡。登。嬖。寵。嗾。使。軍。警。團。逼。議。員。索。賚。同。意。用。以。示。威。國。人。開。武。力。政。治。之。漸。使。

民意機關。失其自由宣洩之用。其罪三也。國有大權。是曰法紀。信守不立。遂爲國難。亂政亟行。於焉作備。故侵官敗法。爲世大詬。袁爲元首。尤宜凜遵。乃受事未幾。卽不依法定程序。濫用政府威權。誣殺建國勳人張振武。使法律信用失其效能。國憲隨以動搖。政本因而銷鑠。其罪四也。國憲之立。係以三權共和之邦。主體在民。立法之府。誼尤尊顯。地方三級制實虛冗。建國除穢。亦旣罷黜。袁乃急欲市恩。妄復舊制。不俟公決。輒以令行。使議院立法。失其尊嚴。國權行使。因以紊亂。其罪五也。財政擔負。直累民福。外債侵逼。尤傷國權。議案成立。特事嚴謹。衆院贊可。憲尤著明。袁乃私立外約。斷送鹽稅。換借外債二千五百萬磅。屬民害國。不經衆院。曖昧揮霍。不事報聞。蔑視通憲。爲逆已甚。其罪六也。國有元首。政俗式憑。行係國壽。止爲民禍。袁乃知除異己。不自愛重。陰遣死士。狙殺國黨領袖宋教仁。以元首資格。爲謀殺兇犯。既辱國體。且貽外譏。國家威嚴。因以掃地。其罪七也。共和之國。建礎爲公民。意所在。亦曰神聖。百爾職司。義宜退聽。國會初立。人民望治。袁恐政制嚴明。不獲罔逞。乃私擬國帝。

肥養爪牙。收買議員。籠絡政客。用以陷辱國會。迷奪衆情。使議政要區。化爲搗亂之場。法案遷延。藉作獨裁之柄。其罪八也。元首登選。國有常經。揖讓謳歌。盛德因爾。抑共和定疑。國憲崇廢。悉於是覘。世法凜凜。斯爲第一。袁於臨時任滿。正式更選之際。鄙夫患失。至兵圍國會。因逼議員。使強選總統。以就已名。致元首尊官。成於劫奪。共和大憲。根本動搖。國是益以危疑。後進難乎爲繼。其罪九也。國民代表。職司立法。非還訴民意。毋得斷闕。袁於總統既獲。復慮旁擊。辜恩反噬。遽爲梟獍。乃假託危詞。羅織黨獄。濫用行政權。私削議員資格。用以酖殺國會。併吞立法部。使建國約法。由是推翻。元首生身。等于孽子。其罪十也。國家組織。法系嚴明。苟非選民。焉能造法。袁於戕殺國會之後。妄以私意召集官僚。開政治會議。約法會議。冒稱民意。更改約法。專擬君主。獨攬大權。使民國政制。蕩然無存。滌汙新邦。懸爲虛器。其罪十一也。民國肇造。本以圖存。時風所遷。民強則興。發揮羣能。騰達衆志。公私權利。宜獲敬尊。袁乃倒行逆施。黷民崇吏。既吞立法。復盡滅各級地方議會。密布遊探。誣板黨獄。良士俊民。

任意捕殺。人民權利全失保障。致羣生股栗。海內寒心。毒吏得以橫行。民業日以凋敝。民力壯盛。有如捕風。國勢頹隕。益以卑下。其罪十二也。國局始奠。海內虛耗。財用竭蹶。義宜根本整理。袁乃專事虛緣。日以借債政策。利誘他邦。爲私託外援之計。斷送利權。絕不顧惜。逐鹿爭臭。坐集廟朝。遂妄以北中二部。橫斷鐵道。分許外人。惹起國交之猜疑。增益宗邦之危難。其罪十三也。歐陸戰爭。義宜嚴守中立。及時奮進。袁乃內驕外諛。折衝無狀。既反覆狼狽。貽羞東魯。復徘徊雌伏。奚立要盟。失滿蒙礦權。至於九處。承他邦意旨。發布誓言。辱國辱民。傾海不滌。其罪十四也。民族虎爭。領土強食。外債毒國。既若飲鳩。竭澤厲民。何異自殺。袁于歐戰既發。外貨猝斷。乃專事措克內爲惡稅。房畝煙賭。一再搜括。復先後發行內國公債。額逾萬萬。按省配攤。捐額求盈。小吏承旨。比戶勒索。等於罰鍰。致富戶驚逃。閭里嗟怨。國民信愛。斷喪無餘。神州陸沉。殷憂可畏。其罪十五也。生利致用。民貴有恒。縱博浪遊。豈曰敗子。盜賊充斥。此爲厲階。修政明刑。首宜致謹。袁乃縱容粵吏。復弛賭禁。使南疆富庶之區。負重盜

如毛之痛。苛政猛虎。同惡相濟。清鄉勦殺。無時或已。政以福民。今爲陷阱。其罪十六也。煙害流離。久痼華族。張皇人道。僅獲禁烟。奮厲關絕。猶懼不亟。袁乃銛其厚積。倚以箕斂。龍登劣吏。設局專賣。重播官煙。飛揚淫毒。失信害民。辱國貽譏。其罪十七也。民權改治。積流成海。國家公有。炳若日星。世室舊家。且讓茲盛誼。汲汲改進。華族後起。方發皇古訓。追縱世法。斷脰流血。久而後得。大義旣伸。迕則不忠。喬木旣登。返則不智。袁乃身爲豪奴。叛國稱帝。監誘飾非。無然求是。狐假虎威。因以反噬。使凶德播流。戾氣橫溢。妖孽喪邦。甘爲禍首。其罪十八也。易象系天。筮曰无妄。聖學傳經。龍唯存誠。故忠信篤敬。保爲民彝。衍爲世德。袁乃機械變詐。崇事怪詭。貌爲恭謹。潛藏禍謀。秘電飛詞。轉輿衆口。塗鴉引鹿。指稱民意。欺世盜名。載鬼盈車。背食誓言。日月外件。使道德信義。全爲廢詞。民質國華。盡量消失。其罪十九也。維我當世耆德。草野名賢。或手握兵符。風雲在抱。或權領方牧。虎步龍驤。或道繫鄉閭。鶴鳴鳳雛。細理倫。橫流若此。起瞻國家。悲憫何如。凡屬衣冠之倫。幸及斯文未喪。等是邦家之主。胡堪

義憤填膺。護彼昏逆。洵應髮指。修我矛戟。盡賦同仇。書到都府。勳者便合。聚衆興師。郡邑子弟。各整戎馬。選爾車徒。同我六師。隨集義廳。共扶社稷。崑崙山下。誰非黃帝子孫。涿鹿中原。會洗蚩尤。兵甲軍府。則總攝機宜。折衝外內。張皇國是。爲茲要約。凡屬中華民國之國民。其恪遵成憲。翊衛共和。誓除國賊。義一。改造中央政府。由軍府召集正式國會。更選元首。以代表中華民國。義二。罷除一切陰謀政治。所發生不經國會。違反民意之法律。與國人更始。義三。發揮民權政治之精神。實行代議制度。尊重各級地方議會之權能。期策進民力。求上下一心。全刀外應之效。義四。採用聯邦制度。省長民選。組織活潑有爲之地方政府。以觀磨新治。維護國基。義五。建此五義。奉以綱維。普天率土。罔或貳忒。軍府則又爲軍中之約曰。凡外官吏。粵若軍民。受事公朝。皆爲同德。義師所指。戮在一人。元惡旣除。勿有所問。其有黨惡朋姦。甘爲逆羽。殺無赦。爲間諜。殺無赦。抗義行。殺無赦。故違軍法。殺無赦。如律令。布告天下。迄於滿蒙回藏青海伊犁之域。

同日唐都督並親至校場舉行誓師式。文曰：

維中華民國五年元旦。繼堯謹以犧牲醴酒。昭告皇天后土。而誓于師曰。嗚呼民貴。君輕萬邦是式。賊仁賊義。一夫可誅。矧國是之久成。何逆謀之可宥。魯連蹈海。尙恥帝秦。管寧適遼。不甘臣魏。豈有國步方艱。羣情望治。遂乃妄侈邊幅。效井底之鳴蛙。夷我華宗。戴塚中之枯骨者哉。粵自武昌首義。各省雲從。五族一家。億姓同德。掃除專制。創建共和。應世界之文明。爲友邦所承認。乃者袁逆世凱。謀叛民國。復興帝制。黃屋大纛。遽興非分之思。砥山帶河。無復未寒之約。侈鐘虜于反掌。家天下局勢已成。輸金幣以尋盟。小朝廷面目安在。亟子孫萬世之私計。誤國家百年之遠圖。本都督服役民國。作鎮滇疆。痛國家之將沉。恨獨夫之不剪。爰整義旅。恭行天討。擊祖寇。渡江之楫。誓清中原。問新莽指斗之杓。能持幾日。嗟爾有衆。尙其弼予。嗚呼。爾惟克奮厥武。實乃無疆之庥。予亦允報汝功。永有不次之賚。嗟爾有衆。尙欽念哉。

時雲南軍警紳商各界。自二十七日。即聯合籌備。擬於五年元旦舉辦護國紀念三日。

是日男女學生咸服禮服齊集督署手持鮮花慶祝共和歡呼民國萬歲之聲徹於數里外與北京歡呼皇帝萬歲之聲遙相應答先是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袁云一據大典籌備處奏請建元着以民國五年改爲洪憲元年「夫民國政府當專用民國正朔袁氏既自建年號表示與民國斷絕關係則民國政府之資格當然由是用民國正朔之雲南接收洪憲元年元旦即民國五年一月一日袁家國務卿兼外交總長陸徵祥率領農商總長周自齊內務總長朱啓鈴陸軍總長王士珍代理參謀總長唐在禮等入總統府排班朝賀三呼皇帝萬歲袁繞寶座三匝略致謙讓諸臣遂鼓舞而散同日改稱總統府爲新華宮府內收文處爲秘書處府內總指揮處爲大內總指揮處次日規復壇廟制度並將袁氏歷代祖塋改爲陵寢惟元旦登極之禮未得實行爲憾事耳然洪憲年號除官家文告遵用外各地商民多不奉行警察強迫頗形騷擾迨以對外又招侮辱凡投遞各使署及領事署之文件如書洪憲元年及帶國字樣者均被斥退袁不得已仍以民國總統名義行之月之三十一日即飭大典籌備處通諭各機關對外

仍稱民國。或用西曆。對內則書洪憲元年。暫不加帝國字樣。袁自是對外則自稱總統。對內則自稱皇帝。外總統而內皇帝。西報譏之曰：皇帝總統。

張冥飛曰：歷觀中外歷史。曾未有無恥若袁世凱者。蓋顏厚肉麻之事。爲袁氏一人做絕矣。斯真可謂橫絕古今之無恥之尤。

民國五年之間。其以實力尊孔者。未有若袁世凱者也。然而禮義廉恥。則由袁世凱斷喪殆盡。今之口頭尊孔而行事。則全出乎禮義廉恥之外者。是又學袁世凱而未成者也。

袁氏防備黨人。可謂無所不用其極。故其答復五國警告也。自信必無亂事發生。故肇和一役。功雖不成。實足以關其口。而奪之氣。及雲南起義。則更無以自圓其說矣。

第四章 袁政府軍事計劃與袁軍不法

袁氏知雲南獨立。非函電口舌所得而止也。一月四日。於統率辦事處。召集軍事會議。

決定積極用兵爲開國聖武紀念。其預定計劃如左。

一戒嚴區域。戒嚴區域規定爲三等。由百色、泗城、經興義、威寧及瀘州、寧遠爲緊急區。由桂林、經貴陽、及重慶爲臨時區。由雷瓊、經辰、沅、荆、襄及漢中爲預備區。

一攻擊方略。分進合擊。用清康熙帝平三藩遺策。川一路、湘一路、桂邊一路、三面進兵。川湘兩路軍隊暫由第三師全部、第六師、第七師各一部編成之。以曹錕爲總司令。馬繼增爲第一路司令。根據地在常德。分駐于辰、沅、寶慶間。附以飛機兩架。秦國鏞統之。乘機由湖南經貴州向雲南進攻。張敬堯爲第二路司令。附以飛機四架。王鶚統之。根據地在重慶。乘機由四川向雲南前進。但川路又分爲三支。須在重慶、敘州間守衛自流井及成渝大路。或抵禦敘州附近之敵軍。一支須於瀘州境內之合江、納溪間抗拒敵人。一支須在綦江方面抵禦由黔而來之敵。桂邊一路之軍隊由粵桂兩軍合組之。以龍覲光爲總司令。根據地在南寧。自廣西百色向雲南廣南之剝隘施行攻擊。

計定。五日袁申令云。一蔡鈞之流。權利薰心。造謠煽亂。顛覆祖國。予以薄懲。忝受推戴。惟有速戡反側。以謝國人。爾軍民其慎別順逆。各安生業。勿受誘惑。致禍身家。一同日並電近滇各省。對於雲南一體嚴防。令馬繼增率所部與張敬堯率第七師之一旅防堵湘西。七日令龍濟光張勳馮國璋陸榮廷段芝貴趙倜湯壽銘李純倪嗣冲等簡拔精銳聽候調用。令龍觀光率所部由桂入滇。令曹錕率第三師全部及第七師之一旅改道入川。令馬繼增急行繼進。令駐鄂陸軍第二師之一部來岳州換防。八日于漢口設立軍事運輸局。以王占元（湖北將軍）爲督辦。採買輸送征滇軍隊所需之餉械。夫袁軍素無教育。其與兵丁直接之軍官。非來自田間。自不識丁。卽出身盜竊。暴亂成性。而曹錕所部之第三師。又皆其當年舊部。當民國初載。袁氏不欲就職南京。乃嗾之譚變。焚都市。姦婦女。爲中國兵變之發明人。事後不惟未加懲處。反悉行招還。予以擢升。至第七師第六師亦無不於湖口之役。沈毒南中。今奉命征滇。以皇帝之爪牙。踐兩邦之文物。固其分耳。其兵其官。蓋無不抱「管大餉」之熱望。以故湘鄂一帶淫殺擄搶。無

所不爲。行旅役斃于運搬。樓閣焦夷于祝融。草木不生。鷄犬不留。慘但之狀。轉竹難述。肅政廳莊蘊寬等據以上聞。十日袁以官樣文官敷衍之。申令征漢軍隊嚴守紀律。

張冥飛曰。袁氏行軍計畫。縝密之至。實非易與者。然而卒至於獲敗者。關於失地利者。什之三。關於失人心者。什之七也。

袁軍豈知有紀律者。况袁世凱正利用其不知紀律。以殘害人民。使人民咸知皇帝之威爲不可犯耳。

以升官發財誘軍官。以奸淫擄搶誘兵士。此袁氏之所以知兵也。

第五章 周賈國使自齊使日日人拒之

袁自密謀稱帝以來。首先運動各國承認。卒來五國之警告。使帝制受一大打擊。就中日本之態度。尤爲強硬。蓋自歐戰發生。國際間顯分協約同盟兩派。以個數論。在華勢力。協約國自較同盟國爲優。且各國均方累於西歐戰局。不暇東顧。慮置中國問題。當然讓日本獲優先之發言權。去歲十一月初旬。袁即擬派前外交總長孫寶琦爲大使。

與日政府面商承認問題。適協約國中有引誘中國加入戰團之事。真以爲較善。孫不果行。嗣因未得日本同意。引誘無効。遂再從梁士詒之請。施最後之運動。先使人與日使在北京爲非正式的交涉。願以中日間懸案之第五款。稍予讓步。作爲承認帝制之交換條件。

一 吉林全省割歸日本

二 奉天司法權讓於日本

三 津浦鐵路北段割歸日本

四 天津山東沿海海權割歸日本

五 中國財政聘日人爲顧問

六 中國軍隊歸日人教練

七 中國槍礮廠由中日合辦

並電駐日使陸宗輿運動日本實業家。鼓吹承認帝制。促進兩國睦誼之說。以爲策應。日政府初本不爲所動。因中日交涉。重傷華民感情。事後頗受國民之非議。大隈內閣鑒於前非。知袁氏稱帝純非國民公意。故不敢輕率從事。一味持重。然日本對華政策。原分兩派。曰文治派。曰武功派。文治派之主張。在漸次發展其勢力於中國。得實利而

不生惡感。武功派之主張在實行其侵略主義。繼續犧牲一切而不惜。現時文治派之領袖。卽伯爵大隈重信。武功派之領袖卽元帥山縣有朋。山縣氏以袁氏自帝爲日本千載一時之機。蓋懼中國共和政體久將波及日本。不利於君憲。如信袁氏爲他。則直接可爲中國播內亂之種子。藉口西侵。間接可在東亞剝共和之根柢。鞏固帝國。以是山縣與大隈之政見頗形齟齬。顧日本之武功派。素稱強橫。其勢力迥非文治派所能敵。袁氏知山縣氏有所服大隈氏之力。遂重幣甘言。以其見拒於大隈者。求償於山縣氏。而大隈氏之主張乃屈。漸入於游移之境。於是袁氏乃派農商總長周自齊爲專使。名爲慶賀加冕。送高等勳章於日皇。實則攜有秘密重要喪權賣國之使命。周之行期已定。擬於二十四日至東京。其隨行之農商視察團。則先期出發。已抵朝鮮。十四日日清益公使尙宴餞周於北京使署。而十六日日使忽照會外交部云：『現因有若干之情致。日本天皇不便於此際接待中國專使。故帝國政府請中華民國政府將周專使自齊之行期暫爲展緩。』一時議者糾紛。咸謂國際間鮮見其例。拒絕袁政府之專使。

無異取消袁政府國際上之人格。其中必有重大原因。足資研究者。其時共有三說：（一）謂俄日協約正在磋商中。無暇接待。（二）謂因日本天皇離京。不便招待。（三）謂大隈氏被刺。保護難周。就中以第三說爲較確。蓋日本民黨之有力者。謂其政府有接待中國賣國專使磋商承認帝制之意。知其引起中國國民之惡感。當較中日交涉爲尤甚。思有以阻止之。而未得。繼念施行暗殺。或稍簡捷。一月十二日。大隈氏受命陪宴俄太公佐治密哈羅佛區於豐明殿。歸邸時。途經山次町。忽有人以炸彈二枚。鎗之。幸未中。刺客亦逸（聞主使者爲頭山滿氏見西報）大隈氏傷於民意。雖犯。始堅持其前日之主張。毅然拒絕周使。

張翼飛曰。賣國專使周自齊之被拒於日本也。以予所聞。則其中更有絕大之秘密在焉。今揭之以告我國民。使知謀我者。大有人在。在此飄搖之民國。非袁諸公爭權利。鬧意見時也。

袁氏之以承認題案第五款。爲承認帝制之交換條件也。民國四年之冬。固已以

秘密談判得彼人之同意。於是洪憲元年第一事。即爲派周自齊出使。彼國也享厚利。而無投手舉足之勞。袁氏更將利用之。以介紹於各國之未肯承認帝制者。此一舉也。雙方之滿意可知也。

中國者非地球上獨立之國度。而在列強均勢下儉生苟活之國度也。故各國之對於中國。咸欲擴張其勢力。而苦於互相猜忌。互相監視。卒莫能單獨以獲特別之權利。今之袁氏賣國條件。則出於單獨行動。此各國之所最忌者也。特以戰事方亟。無暇東顧。未便提出利益均沾之要求。又未便橫身干預。阻撓之以失利於與國。而絕東方之援助。於是對於此項交換條件。雖微有所聞。而絕不肯少動聲色。輒思別出他途。以破壞之。是以有勸誘加入戰團之事。詎知袁氏乃無此膽量。不敢開罪於同盟國。方面甯喪失主權於近鄰。無何而專使之命令發表。事急矣。某某強國者。勢不容已。乃揮斥巨金（蓋四十萬或曰六十萬）以購求此項秘密交換條件之內容。竟獲得原稿。遂以之爲質問之證據。而周自齊乃突然被拒矣。

故此拒絕大使之舉動爲兩國交際從來所未有其毫無顧慮居然出此者一則以爲此秘密自袁氏洩之深憤其外交狡滑絕無誠意一則以莫大之權利遲遲數月已到手矣忽一旦喪失之仍苦於不能明言其遷怒於袁氏也宜矣袁氏賣國今則倖而免矣原不必重提但以列強之對待中國若此中國之危可知也願我國民放開眼光一察世界全局毋徒狼狽然勞精疲神專競鴉島之得失也

第六章 新華宮暗殺案

一月十九日袁氏所居之新華宮忽發現暗殺之陰謀其主動者爲袁英而沈祖憲克明與焉袁英字仲德別號不同新皇族袁乃寬之次子也袁乃寬本十三太保之一籍河南而與袁氏不同宗歷充袁氏幕僚甚得信任嗣卽認爲同宗此次帝制發源其人頗有傳播之力其子袁英自癸丑以來日日倡言革命不諱常佩七路火車常期覓票往來於各省並曾至日與黨人接洽聞人言在京師事革命當從警察入手遂購其

父應充京師警察督察長。因係貴族。故無人注意及之。一月前。以書致各省將軍。約期舉事。內有致張作霖一函。張得書。惶駭異常。即告知段芝貴。段連原函密奏至京。同時並發現其以血書運動模範團之事。而案遂發。時袁英方潛赴津。某黨人機關之約。當由天津警察廳長楊以德於十三日。將其緝獲。執送其父。袁乃寬達呈明袁氏。交軍政執法處訊治。袁英入獄後。宮中太肆搜查。查獲炸彈五十餘枚。據袁英供云。一係備新皇登極用者。先割斷宮中電綫。復放炸彈。一只。因此項危險物之輸入宮中。與內史沈祖憲內尉翟克明有關。十八日午。前步軍統領江朝宗拘執沈翟。并於二人宅中。逮捕十餘人。搜出證據多種。內有盟單一紙。共百餘名。均係京內外軍政兩界要人。尚有五六名。匿居交通次長麥信堅宅內。江親至麥寓。向麥要素歸案。此外司法次長江庸之弟爾鶚亦受捕執。一併解交軍政執政處懲辦。大獄既造。人心惶惶。平民憚於誣指。官吏不安其位。北京政府。幾將倒閉。當局戒心。如芒在背。

沈本北洋幕賓。相隨二十餘載。瞿自十六歲。投袁府為家丁。亦二十餘年。其母妻並均

在宮中服役。變出蕭牆。令人莫測。軍政執法處處長雷震春對於袁沈瞿三人。略行訊問。知株連甚衆。有礙政局。怒江朝宗邀功太急。牽動全體。掌其頰。江還以足。二人大啓衝突。時肅政史傅增湘並上封事。言「官吏人民。非有法律上之證據。不可逮捕。檢查家宅。此後須遵循文明手續。斷不宜任聽兵役。肆意蹂躪。致人心國計。俱受影響。」並指江朝宗搜查沈瞿居宅而言也。袁氏懼政府動搖。飭雷寬辦。以安人心。二十一日。雷釋沈瞿。及其他嫌疑犯。暫留袁二於拘留所。此案遂結。但沈內史自恃無確鑿證據。堅不出獄。太子袁克定手函勸導。不從。迨袁氏遣人慰問。始歸。翌日京津御用報云。沈瞿一案與袁二無涉。沈瞿係有人誣指。其有嫌疑情事。遂行傳詢。並非被捕。現已訊明。無他故。卽於昨日釋放。至袁二公子。素有荒唐之目。時與劉積學相往來。其致函某將軍煽亂一事。查係劉某筆跡。迨經執法處訪緝劉某。早已遠颺。既無佐證。故政府對於袁二亦不復究。但均非犯上作亂云。此係僞詞。蓋爲袁政府諱也。

張冥飛曰。袁二與沈瞿之事。係二案。非一案。御用報之言并不誤。

袁二之是否以圖謀革命被捕。今不必下斷語。但與沈君一案。卻不相干。蓋君克明。即出賣外交秘密之正犯。沈祖憲。則嫌疑犯也。

周自齊被拒之後。袁氏追究洩露外交秘密者。沈爲內史。有露言之資格。雖爲內尉。有竊取文件之資格。江朝宗乃捕交軍政執法處。雷震春訊知沈無關係。而則供詞牽涉多人。蓋皇妃皇子。皇子之奶媽人等。咸分有出賣秘密之代價。皇后或亦染指焉。則此案不獨不能辦。且無以收科。故憤極而批江氏之頰。江即實奉有袁氏之命者。故哭訴於大皇帝之前焉。故此案之陰消。罪之釋放。皆袁氏不可奈何之事。則無怪沈祖憲必待袁氏致書陪禮。而後肯出獄也。

第七章 廣東及綏遠之不靖與敘州克復

廣東民智開通。財力豐富。地勢險要。可戰可守。黨人必爭之地也。雲南獨立後。廣東共和軍紛紛於一月七日左右舉義。雖其間黨派林立。或標名護國。或大書革命。而勢力最雄厚者。則爲陳炯明一部。陳字競存。粵之惠州人也。民國二年。繼胡漢民爲粵督。旋

隨續討袁。敗走。四年中日交涉案提出時。曾與黃興李烈鈞等。聯名表示。不在交涉期內。圖謀革命。俾袁專心對外。嗣袁甘心賣國。交涉失敗。乃急謀革命。倒袁救國。會同柏文蔚林虎鈕永建李烈鈞熊克武龔振鵬譚人鳳李根源冷適耿毅等。設立機關於新嘉坡。以水利速成社名義。向南洋各埠募集款項。卽定西南諸省爲發難地。中北部各省響應之。派人分途布置。陳擔任經營粵省。迨籌安會興。將軍唐繼堯等遣使來相商。於是九省同盟之說。但各省係完全兵隊。朝下命令。夕卽出師。而粵則爲龍濟光所盤據。悍無人理。須以武力推倒之。始能與各省同步。陳遂自任都督。竭力籌措。真先由各地獨立。會攻惠州。根據既堅。再聯結港澳。進窺省會。共分十路十八支隊。一月六日。第十二支隊司令陳成章克博羅。防軍降。知事逸。第八支隊司令劉濟權克河源。統領曹鼎鐘降。同日。並佔領順德。屯白等縣。七日。廣州城內發現都督陳廉論。省會戒嚴。同日。李懷清張化餘克龍川。第五支隊司令黃伯羣。第六支隊司令葉匡克淡水。十一日。黨人以炸彈轟擊廣州電燈廠未中。十二日。克復信宜。潮汕亦告急於龍。而新安寶安。

開平、曲江、番禺均被圍。東江副司令林海山方調集各路支隊。攻擊惠州。城破在旦夕。清鄉督辦李嘉品一日六次請救。而龍軍適至。以衆寡不敵。民軍稍失利。龍遂電各省告捷。袁加龍郡王銜封李嘉品一等男。龍於是有南海龍王之目。然而商民之自省來香港避難者仍紛紛也。

綏遠爲晉北重鎮。轄十二縣。民國二年前。綏遠將軍張紹曾請改之爲特別行政區域。三年四月。潘矩楹代張爲都統。經政府將興和、涼城、豐鎮、陶林四縣改隸察哈爾。故所轄只八縣。屬呂薩拉齊縣內有包頭鎮。西濱黃河。與陝西之府谷、神木隔一帶之水。迤西可直達甘肅、寧夏。北當內蒙入晉之衝。軍事上商務上均占重要位置。但地係曠莽。又極遼闊。每屆冬際。蒙回游匪。時相出沒。雖有一旅駐防。其間頗係舊巡防隊改編而成。中多游勇。往往叛變。去年十一月。袁逆謀篡時。當地蒙回居民。或痛共和國體之失墜。或懼待遇條件之變更。無不疾首蹙額。交相訾議。適有大股馬賊。飄忽而至。振臂一呼。防軍內應。而薩拉齊遂失。又有土默特旗員玉祿（祿於民國二年曾率旗兵一營。

叛歸庫倫於內外蒙交界處滋擾。嗣庫倫不與餉。將自潰。潘矩楹收撫之。勸商民出金若干供給之。將其所部改編成軍。令駐原處。率所部與匪合。於是托克托和林格爾、東勝、五原、清水河、武川相繼失陷。只歸綏一縣。尙歸潘守。一月十七日。玉峰等由包東竄進窺張家口。各地土匪乘之。掠商旅。割電線。綏包交通爲之斷絕。勦匪司令馮占元率軍往勦。亦失利。而晉北大震。晉北鎮守使孔庚綏遠都統潘矩楹連電告急政府。乃派第二十師之一部自奉天赴張家口以防之。

滇軍之北伐也。以全力攻川。分三路以進。一軍由昭通向敘州前進。一軍由畢節進窺瀘州。一軍由遵義直取重慶。十六日由昭通前進之滇軍第一梯團長劉雲峯同第二支隊長楊綦第一支隊長鄧太中與川軍第四旅交綏於滇川交界之新場。川軍司令爲伍祥禎。伍固與滇約爲內應者也。佯敗而退。十七日滇軍抵燕子坡。十八日抵橫江。川軍渡江向安邊鎮退却。十九日滇軍分兩路進攻。直搗安邊鎮。二十日追擊川軍至柏樹溪。敵棄敘州。分向自流井及瀘州潰走。二十一日佔領敘州。進取南溪自流井等。

處。敘州者重慶瀘州之門戶也。滇軍之意蓋在取重慶以阻北京成都間之直接交通耳。

第八章 貴州獨立與護國軍之發展

貴州與雲南疆界相毗連。形同犄角。但亢卑異勢。自滇入黔。仰若登天。由黔攻滇。順若流水。故雲南未獨立之前。時與貴州通聲氣。冀免東顧之憂。護軍使劉顯世已表示贊成。此雲南獨立之通電。所以有劉名列入也。惟以黔省兵力薄弱。全省陸軍只五千五百人。且逼近湖南。易受北軍之攻擊。一旦決裂。驟難抵禦。故暫守中立態度。分電北京及雲南。要求兩方均勿派兵入境。實則滇中軍隊仍秘密來黔。貴州亦於此時竭力佈置。十二月二十九日。軍巡合電政府暨各省。主張另行召集國民會議。表決國體。表面上似爲祈求和平。實際上無異傾向雲南。一月十二日。派兵分向四川湖南邊界出發。防守要隘。時黔人雖知北軍允不入境。然仍慮其乘機侵襲。頗形恐慌。官吏尤懼貴州不穩。與己弗利。紛紛求退。十三日。巡按使龍建章電袁請假三月。歸視母疾。十五日。袁

責其有意規避。付高等文官懲戒會懲戒。令劉顯潛署其職。十六日晨龍巖口出逃。離貴陽。政務廳長及黔中鎮遠兩道尹繼之出走。十八日公民一千七百餘人開大會於貴陽。表決請劉護軍使爲都督。宣布獨立。劉力辭。允以現職維持治安。並電袁要求軍費三十萬。以便進軍攻滇。袁許之。二十四日戴戡率滇步兵一營砲兵一隊。行抵貴陽。二十五日袁匯軍費至。而蔡鈞所率之入川軍亦於是日行經黔境成軍。於是貴州聲勢較壯。且布置亦已完備。遂於二十七日宣布獨立。舉劉顯世爲都督。即日委任戴戡爲中華民國護國第一軍右翼總司令。與滇軍相聯合。受節制於蔡鈞。率兵出征。以拒北軍。自是滇軍之出征紆州者。卽稱爲左翼。

戴戡受命後。卽率步兵六團。由遵義趨重慶。駐於松坎。分兵進攻川湘。是爲黔軍。黔軍之人。湘者不過一支隊。兵力約兩團。由第一團長王文華。第三團長吳嘯鸞率之。以圖牽制袁軍入川之兵力。不謂攻入湘邊。處處得手。其由鎮遠而出者。二月三日克晃州。其由黎平出者。五日克黔陽。六日克洪江。卽於十三日會攻沅州。鏖戰一晝夜。十四日

下之時由銅仁而出之支隊亦於十六日克麻陽遂合力攻芷江十七日克之遣軍徇下鳳凰乾州乘勝進逼辰谿因守芷軍敗竄後退守辰谿也更以奇兵出寶慶取道安化直趨常德並於十八日攻克永順略取保靖綏甯等縣而馬繼增之援軍適至兩軍遂相持於辰沅寶慶間黔軍之入川者由熊其勳（團長）率之兵力亦兩團即第五及第六團也逼雪山窺綦江十四日佔據川邊要塞九盤子青羊寺等處別以一支隊克南川十七日佔據分水嶺乘勝直抵橋溪河十九日與自南川來者合力攻綦江克之進而轉攻涪陵至蔡鐸所率自黔入川之滇軍亦於一月三十一日經畢節抵川邊永寧永寧者四川第二師長劉存厚之駐在所也劉原駐瀘州將軍陳宦聞其暗與雲南通消息調之離瀘蔡至劉棄永寧退赴瀘州二月一日行至納溪藉滇軍之援助宣布獨立自稱護國軍四川總司令五日築砲壘於瀘州對面之高原反攻瀘州時防瀘司令馮玉祥援紱敗績歸劉截擊之於江安馮軍降因克江安與南溪六日劉會同滇軍第二梯團長董鴻勳渡江攻瀘鑿戰於藍田壩克復瀘州而熊克武舊部且因熊之入

川羣起於富順、隆昌、永川、內江、嘉定、涪州、鄂都、萬縣、歸州等處。與湘西之永順相呼應。或爭城略地。作滇軍之先鋒。或劫糧奪械。絕北軍之生路。於是湘西、川南。幾非袁有而護國軍之聲勢大振。

第九章 袁世凱查辦滇黔

貴州獨立。袁初不信。迨湘邊官吏連電告警。始以爲真。二月七日。令李長泰率第八師。卽日出京。入川入湘。至鄂候令。旋飭其赴川。令湖南將軍湯壽銘巡按使沈金鑑查明劉顯世蹤跡。奏報候核。並協同馬繼增調撥軍隊。分途痛勦。署貴州巡按使劉顯潛設法撫綏。除暴安良。八日。解劉顯世職。聽候查辦。以唐爾錕督理貴州軍務。唐爾錕者劉之部下也。顯潛則與顯世爲昆仲。袁之此策。仍與對付雲南無異。冀其自相攻擊。同日又特任龍覲光爲臨武將軍。雲南查辦使。假道廣西攻入雲南。除帶領所部外。卽在南寧招兵十營。以擴軍額。並飭陸榮廷亦速募二十營。協龍攻滇。餉械均由中央接濟。龍覲光者龍濟光之兄。與陸有婚姻之誼。袁聞陸表同情於雲南。懼其有變。故有此舉。蓋

欲以龍制陸。且勸陸也。實則龍已早奉袁之密令。於一月二十三日自粵起程。先赴南寧矣。然建此策者爲龍。建章龍自一月中旬自黔出走後。途中聞貴州獨立。即獻策於袁。電請以桂粵兵平滇黔。謂滇黔山岳險阻。北軍人地不宜云。袁可其議。

第十章 蔣雁行監視馮國璋

二月十三日。蔣雁行忽奉命至南京。調查防務。實監視馮國璋也。馮與前陸軍總長段祺瑞爲袁氏左右手。談北洋系者咸稱之曰袁馮段。袁之得據有總統也。馮段之力居多。蓋焚劫漢口。馮慙暴戾。而民軍俯就和議。聯名勸退段罪。逼君而清室讓歸政。權至若贛寧之役。尤仰馮段內外翊贊。得歸平定。願袁性忌而苛薄功臣。懼段之政柄太重。或將不利於己。設立統率辦事處。創辦模範團。以奪其權。於是陸軍部等於虛設。段憤而辭總長之職。馮惡傷類。方悲免死。適恢復帝制之說傳播至甯。馮督京。竊其意。袁答以（如國人強相迫。則掛冠作倫敦遊）馮信之。籌安會與馮據以諫袁。拂其意。各省勸進。馮復獨後。袁疑益甚。時中外方盛傳馮反對帝制。將舉兵甯垣。袁大恐。思設法排

除之。猶憚操之過切。或生變故。乃假換防名義。調陸軍第四師第十師屯駐上海。陸軍第五師之一旅。駐紮蘇州。安武軍之第一路駐紮南京。以備馮。近復以行軍總司令諄諄相屬。冀使離任。馮力辭。而袁去馮之心愈切。自一月中旬。即歷電馮。告以派專員駐甯協辦防務。今果施行。蔣至。馮請假養疴。袁許之。暫以南京鎮守使王廷楨代理其職。欲因以轉授蔣也。江西將軍李純。山東將軍靳雲鵬等。聞之。電袁留馮。意言馮保障東南。功在國家。將以一人之去留。牽及國家之安危。袁知馮不可動。而蔣亦畏難不敢取而代之。計遂寢。馮假滿。即令視事。

第十一章 袁世凱之猜防將士與窮兵黷武

馮之外。袁氏所疑忌者。則爲張勳。次之湯壽潛。次之靳雲鵬。湯之見疑也。由於九省同盟之風傳。然而北軍重壓境內。力難反抗。靳之見疑也。由於其爲段之夾袋中人。段去而靳失其奧援。轉附馮以自固。然而本省無自有之強勁軍隊。（第五師直隸中央備第四十九旅歸本省所有）號召非易。袁故暫置之。至徐州張勳本一粗武鄙夫。頭腦

簡軍自南京敗竄而後。卽盤據徐州以爲己有。軍隊不受檢閱。編制意爲訂定。私任官吏勒收稅款。近稱爲辦子將軍者。是也。國家法律理不宜容此。元惡巨慝。盜兵竊土。貪氏利其仇視。共和反復。遇之於是。張爲袁用。蹂躪南京。橫行津浦。顧其爲人。始終不忘故君。足令鼠首兩端之前。清遺老愧死。羞死。當漢事之初起。張忽以四大不忍。諷袁謂縱容長子。謀復帝制。密電豈能戡亂。國本因而動搖。不忍一。續寧亂後。元氣虧損。無問誠布公之治。關奸佞嘗試之門。貪圖尊榮。孤注國家。不忍二。雲南不靖。兄弟鬩牆。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生靈墮於塗炭。地方夷爲灰燼。國家養兵。反而自禍。不忍三。宣統帝號依然存在。妄自稱尊。慙負隆裕。生不齒於世人。殞受誅於春秋。不忍四。袁親之。慄懼異常。蓋固知其決不革命。第惟恐或倡言復辟耳。二月十六日。派阮忠樞赴徐州會商抽調軍隊。并以添設長江上游巡閱使。求張同意。十九日。附設臨時軍務處於統率辦事處。遙行指揮戰事。共分六股。以專責成。參謀股。唐在禮任之。征滇股。唐寶潮任之。征黔股。蔣雁行任之。江防股。李準任之。軍需股。曹銳任之。蒙邊股。帕勒塔任之。集軍糧於一

人也。二十日電調兵丁組織征滇第二軍。計駐鄂第九師全部。張勳倪嗣冲各出十營。駐魯第五師步兵一團砲兵一營。駐陝軍出一混成旅。駐奉第二十及第二十七第二十八師各出一混成旅。餘由他省選調騎兵數營。限月終簡拔完竣。徑報中央。各省之兵柄也。此外并調皖軍赴贛。贛軍西上。鄂軍防湘。豫軍防鄂。分割其師旅。更調其將官。既不合乎編制。又無利于戰術。私心憧憧。專欲其互相牽制。用命於一人。顧各省奉電後。咸辭以防務緊急。兵不敷用。職守所在。礙難違命。否則本省之內。發生危險。不負責任。張勳並謂（余之軍隊。素不服他人節制。）至是。袁乃變其調兵政策。爲募兵主義。決由直隸山東河南募兵二萬。尅日成軍。嗣以招募新兵。急難成伍。且值財政困難。費用太鉅。遂停止招募新兵。應募者以前清解散之綠營及巡防營爲限。或就現有之巡防營隊。改編而訓練之。要必達其迅速成軍。縱兵戡民之目的而後已。

第十二章 帝制延期

登極之期。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大典籌備處集議時。曾指爲次年元旦。嗣因雲南獨

立奉諭展緩。是爲帝制延期。而帝制元勳。急於佐命新朝。承受皇恩。乃播爲內亂發動。咎在不登極之說。欲享昇平。當速卽真。參政院徇其意。一月十日。奏請速正大位。袁交籌備處從速議奏。于是有二月六日九日或二十日三日登極之議。尤以六日之說爲盛。蓋陽曆二月六日。適爲陰曆正月初四。大地回春（初二立春）萬象更新。取其吉也。時日人未拒周自齊。並揚言專使未歸以前。決不登極。真博日人之歡心。願外交團之承認帝制與否。咸視內亂之程度爲轉移。二十二日。各使會議于瓦岡飯店。所議者卽此事也。二月十七日。外交團質問外交部云（中政府平定內亂。是否有期）陸國卿答以政府豫計。不出六個月以外。迨川湘要地相繼失守。北軍富有抵抗力者之第八師。亦自十一日抵合江而後。僅足固守。難期勝利。十九日。英法俄三使。忽至日使署。秘密集議。約一時之久。其一爲鹽稅善後問題。因滇川鹽稅之徵收。已操諸護國軍也。其二對於雙方。須執同一公平態度。因某國前曾歧視護國軍也。袁氏度德量力。平亂無期。外人質問。愆無可覆。而又迫於臣僚籲請。厭其滋擾。於是。有二十三日。申令令

曰。滇黔倡亂。驚擾閭閻。痛念吾民。難安寢饋。加以奸人造謠。無奇不有。以予敕國教民之初心。轉資爭利。爭權之藉口。遽正大位。何以自安。予意已決。必當緩行。此後爾等早正大位。各文電。均不許呈遞。是爲帝制之無期。延期。然其心終未絕。帝王之念也。

第十三章 川湘間南北軍之兵力與戰局

自正月中旬迄三月初。袁軍之來川湘抗義者。約十萬左右。分誌如下。

曹錕軍（第三師約八千五百人）

張敬堯軍（第七師約六千人）

李長泰軍（第八師約七千八百人）

周駿軍（四川第一師旋改編爲第十五師約六千人）

伍祥禎軍（第四混成旅約四千人）

馮玉祥軍（第十六混成旅約四千人）

馬繼增軍（第六師約萬人）

在川中者

曹錕軍（第三師約二千人）

唐天喜軍（第七混成旅約四千人）

李長泰軍（第八師約三千人）

范國璋軍（第二十師約四千人）

張作霖軍（第二十七師約三四千人）

倪毓棻軍（安武軍十五營約三四千人）

王金鏡軍（第二師約四千人）

胡叔麒軍（湖南混成旅約四千人）

盧金山軍（湖北獨立旅約四千人）

自滇黔護國軍深入川湘後。以綏州爲起點。經瀘州、重慶、萬縣、夔州。以至湖北之宜昌。再折而南。經湖南之常德、沅州、寶慶。戰線之長。約二千餘里。袁軍處於守勢。自不得不於重要地點。重兵相防。故戰線中之作戰軍隊。數僅五萬。即川中二萬餘。湘中三萬一。

時有五萬袁軍。歷川湘之稱。然以較護國軍。猶爲六與四之比例。夫寡不敵衆勢也。亦理也。但近世戰爭。不在以蠻力相角逐。而在以學術相關。觀四川方面。既爲袁軍集中之地。以最悍厲之防湘軍。兼程入川。另調他軍。以防湘西黔軍必出之途。蔡鈞等知其將以死力爭。紂。瀝。勢。旣。不。敵。徒。死。戰。有。傷。士。卒。而。已。又。其。時。彈。藥。匱。乏。戰。必。不。能。持。久。乃。聯。合。黔。軍。變。攻。爲。守。一。退。至。永。寧。一。退。入。黔。邊。於是熊祥生告克澧州。曹錕告克蕪江。馮玉祥告克敘州。二月二日。張敬堯告克納溪。七日。劉湘（張之部下）告克江安。與南溪。袁政府封爵。援勳之令。紛如雨下。錄戰功也。川中攻守之局。爲之大變。至攻湘黔軍。亦因劉督顯世撤其一部。歸守黎平。停止進擊。蓋其時。桂未獨立。劉懼兵力單弱。邊防有疏也。馬繼增聞黔軍退却。方思乘機恢復前所失地。忽暴斃於辰州營次。二月二十六日。主帥易人。將士驚疑。數日中。未遑計戰。而湘西兵革。爲之停頓。

張冥飛曰。袁氏襲癸丑之故智。繼使爪牙。思以兵力削平雲貴義軍。謀畫之精密。勢力之雄厚。較之無餉無械之義軍。直石與卵之比例耳。然而癸丑之役。袁氏叛

國之罪。初未彰明較著。黎宋卿又極力擁護中央。人民觀聽。不免爲之轉移。是以民黨摧敗。不可終日。及其恢復帝制。著著進行。叛國之罪已成。人民恨之刺骨。故雖日以利祿。驅策驕兵悍將。使殘殺人。民擁護帝制。而卒莫能以泰山之力。壓卵使碎。則是名不正言不順之故也。

第十四章 洪憲內國公債之發行

據政府公報所載。袁政府之洪憲元年預算案。收入爲四萬一千七百九十四萬六千七百一十元。支出爲四萬七千一百五十一萬九千五百三十六元。出入相抵。不敷五千三百五十七萬二千八百二十六元。滇軍發生。袁軍之作戰於南中者。既如上述。分計之。月需軍餉一百五十萬。彈藥器械及軍需品三百萬。各項雜費五十萬。共約有五百萬元之譜。其用兵期限。卽以六個月核算。尙需三千萬元。合前不敷之數目。而支出之超過收入。已達八千萬元之多。故前項預算案。遂從根本打消。然考其收入項目。不外下列三種。

一 各省之經常解款

二 中央直接收入之煙酒印花驗契所得等稅

三 鹽款盈餘之交付

而其支出項目。則因實行幣制問題。增加大典籌備費。與軍費兩種。大典籌備費。預計額爲兩千萬元。財部現款。幾盡經其支用。以是籌措軍費。頗覺無着。二月十六日。財政部建議。由中央地方分行擔負。除中央於各稅中。劃出二百萬作軍費外。餘三百萬。責令各省每月攤派。計直隸山東江蘇浙江各二十五萬。河南湖北湖南廣東各二十萬。安徽江西福建四川各十五萬。奉天吉林黑龍江山西陝西各十萬。迨電知各省。應者寥寥。且多藉防務需款爲詞。硬留解款。致中央經常收入爲之減少。而川湘桂粵除停止解款外。並向中央要求接濟。袁不得已。於財政部中設一解款綜核處。專辦各省解款事宜。較其多寡。分別懲勸。然除山東河南江蘇江西奉天浙江。先後有少數解款到京。餘仍延擱不理。至鹽款盈餘。交付與否。及其交付之多寡。權操外人。中央不得過問。

且自二月份交付四百萬後，銀行團已因中外人士之激烈反對，決議暫停交付。二月十九日日人主持，是中央之臨時軍費，因戰事而增其經常收入，亦因戰事而減也。顧袁世凱者流氓也，其臣子亦皆流氓也。斂財殺人本其擅長之技，初擬於羅掘俱窮之際，訂借外債以濟燃眉之急。蓋借債殺人，民國二年二千五百萬磅之借款已行之有效矣。於是右天津瑞記洋行借債之議，債額二百萬，以崇文門稅關收入為擔保品。有向美國某資本家借債之議，債額四百萬，以漢口水電公司為抵押。有向日本三井銀行借債之議，債額二千萬，以某省礦產為抵押。均以債權人知其名為實業，暗充軍費。將因借款招華人之惡感，拒絕其求而不果。最後梁士詒更運動美國國際興業協會經理葛漢章，以煙酒公賣稅為抵押，訂借一千萬，亦因擔保品之不優與契約中年月紀載（民國與洪憲）之爭執而失敗。繼乃決行募集內債，以裕軍需。債額二十萬元，定名曰洪憲元年國內六厘公債。於三月十日公布其條例，以四月為實行期。並同時頒布公債獎勵辦法三條：（一）能足額及尅期籌繳者，給予獎敘；（二）能逾額及

先期匯繳者。准予特開保案。(三)不能足額或匯繳愆期者。以誤公論。意在誘脅官吏。厲行勒派也。此外則仍援從前成案。由各省先期認定額數。後由中央分配。凡服公職者。均按其薪俸之多寡。分級搭放。對於國民。則聽其自由認購。袁並先自出私財認購五十萬。以爲之倡。然此種以殺人爲目的之公債。國民明知將借其資財。殺其父兄。凡有心人。俱不忍爲。惟全國官吏與半官性之局所銀行等。迫於淫威。勉強承募。以是洪憲公債又名官僚公債。

第十五章 龍觀光投誠

龍觀光之子運乾。廣西將軍陸榮廷之壻也。陸通謀於滇。遣使往說龍濟光。龍氏兄弟。袁黨也。密以告袁。袁飭陸征滇。以探其意。陸辭以餉械不足。袁令龍觀光入桂相助。陸知龍不可拒。戒其輕騎滅從。時濟光亦以粵中黨人環伺。不能多出兵。故觀光所率滇籍粵軍入桂之日。祇四千餘人。派陸軍第二旅第三團長李文富爲先鋒。虎門要塞司令黃恩錫爲前敵司令。先後出發。期在桂邊之百色鎮集合。共携備六味哩八無煙槍。

九千五百枝七生的克虜伯開花砲六尊機關槍三十五架子彈稱是。餉銀一百五十萬元龍則以衛隊數十人潛乘廣利兵輪至北海登岸赴廉縣於一月三十日至南寧見陸語及軍情陸辭以病命與巡按使王祖同相議龍居南寧將兩旬僅募桂兵四千新舊合組共二十營號稱一萬二千分爲五路令李文富率兵千五百名爲前鋒出百色進攻滇之剝隘黃恩錫率兵千五百名間道出滇之廣南以遏援剝之師並分兵會攻剝隘以袁所簡任之軍官劉洪順統之所有官兵多屬龍舊部是爲粵軍。令張耀山呂春綰各率兵兩千爲前兩路後援以其弟之子體乾統之是爲第三第四隊兵屬桂人張呂亦陸所薦是爲桂軍另遣朱朝英率兵千人寇黔邊阻黔軍援滇均於二月二十日出發三月二日李文富抵剝隘猛行攻擊時滇大軍守土富州距剝四日程不及援守剝兵僅兩連力戰死軍官一人軍士百餘卒不支而潰李據剝隘剝隘者地形險阻爲滇要塞由桂入滇最繁盛之商埠也捷報入袁授李勳四位龍體乾亦潛入滇境勾結土匪運動土司（龍之上司名嶺土司）於七八兩日圍攻蒙自佔據箇舊并分兵

圍臨安。九日袁電獎一龍親光調度有方。各將士忠勇愛國。一於是龍軍益奮。龍並移駐百色。指揮進攻。李亦自剝隘轉戰而前。數日馳至距土富州三十里之處。將越期與滇大軍會戰。是時龍尙謂與陸有婚媾之好。現陸亦忠哀。離省征黔。當無他議。故對於桂之籌備獨立毫無覺察。殊不知陳炳焜已令馬濟率遊擊隊六千赴百色。陽假征滇之名。陰斷龍軍之後。時黃毓成則率滇軍繞道黔境興義。經泗城。於七日潛入西林。將攻龍軍於其右。李烈鈞令張開儒率第一梯團。迫龍軍於其前。十二日滇桂兩軍密約。先以滇軍攻擊龍軍。而桂軍應之。龍軍方應戰。而馬濟忽令營長黃自新反戈相攻。斃龍軍三百餘人。馬濟更率砲兵至。議重創之。龍前後受敵。一日五六電。求救於陸。陳不應。使其子轉電陸妻譚夫人。譚以語陳。陳始令陸裕光轉知滇桂兩軍停戰。逼令龍軍撤械。龍猶懇存衛隊。駁壳槍三百不允。於是龍軍投誠。計收穫之戰利品。機關槍四十四架。砲十四尊。步槍五千枝。現金二十萬元。軍官遣回原籍。兵丁另行改編。隸於馬濟部下。而臨武將軍遂爲降將軍矣。龍降後。廣西旋獨立。龍尙在百色。百色商民逼龍爲讓。

檄文龍捧之。汗流浹背。戰慄失色。

第十六章 廣西獨立舉陸榮廷爲都督陸出征以陳炳煊護理之

三月十五日廣西獨立廣西之獨立也。多出自陸將軍榮廷主持。陸號幹卿。桂人也。善兵法。精騎射。俠烈自喜。徵時常以氣誼。結集團。里豪傑。人多服之。嘗之龍州。爲法人所辱。恥之。率衆入安南。據有北圻數省。越人篤愛陸。而法人苦之。提督蘇元春聞其能。聘爲管帶。岑春煊督粵。復升爲幫統。坐鎮邊關。爲清室屏蔽。南藩者垂二十年。時國事日非。陸知清廷無能。爲與海外志士相接近。鎮南關之役。清廷責陸進勦。陸馳函告黨人。謂天下大勢。當從川鄂入手。桂省距京遠。中央兵力尙強。徒苦邊民。於事無濟。此後舉事。須爲迅雷不及掩耳之計。黨人然之。退出砲臺。陸以克復報清廷。信用陸。升爲廣西提督。民國成立。本省全體推爲廣西都督。陸慈祥愷惻。待人以誠。桂人愛之若父母。其逆秉政。陸頗不以爲然。宋案發生後。民黨躍躍欲動。陸以時機未至。極力抑止之。有運動其獨立者。陸陽欲捕之。而陰資之使行。及鞫審定後。其逆跋扈日甚。陸恆鬱鬱向人。

曰：「昔與黎元洪等十四省聯名保障共和。今共和已瀕危境。而前此之力任保障者。時勢推移。或變初衷。或遭排擠。其岷然未改者。獨吾與唐安慶耳。然吾荷此仔肩。終必有以答一二次革命死義諸傑之靈。」袁廉知其梗概。特派張鳴岐長桂民政。謀奪陸兵權。脅之去。張向爲桂人所惡。計不得逞。乃運動他調。於是以張巡粵。而以王祖同巡桂。王久官桂中。素爲袁氏鷹犬。其卑鄙齷齪。蓋與龍建章張鳴岐等。袁特假王以會辦軍務之銜。以監察陸。凡致陸之函電。多被拆閱。或竊發之。而軍署秘書長唐鏗財政廳長田承斌亦爲袁氏買收。與王表裏爲奸。會帝制議起。陸獨守緘默。請假兩月以養病。當時議者多疑陸爲反對帝制之一人。及銷假後。態度忽變。迭電袁氏。頗多鞠躬盡瘁語。長子裕勳質於京。充袁侍衛武官。蓋自民國二年後。袁氏對於各省將軍。頗多疑忌。須以家人相質。而後得保全祿位也。陸請令其子來桂侍病。裕勳亦力懇歸省。袁知不可留。命人伴送。優禮有加。行至漢口。遽毒斃之。而以暴卒聞。袁遂連電勸慰。僞致哀悼。陸再三稱謝。故於喪子之痛。若毫弗聞知也者。嘗有以帝制遊說者。陸喟然曰：「予日

觀時局。其覺無聊。頗思自戕。以了此生。但念廣西爲吾桑梓之鄉。予死。桂必大亂。是以遲遲。一故陸對於選舉投票事。辦理極速。惟不許慶賀封爵。滇中謀發難。遣人說陸。陸極端贊同。但以財賦無可恃。允暫守中立。要滇勿輕犯桂境。致滋袁疑。並遣使人滇與謀。滇既舉兵。袁氏征服之舉。刻不容緩。所擬征滇計劃。原分四路。以借騰越路爲最上。取道廣西次之。取道湖南與貴州又次之。而以取道四川爲最下。騰越一路。法人不允。湘黔一路。黔人反對。二月二十二日。陸亦會同王祖同電袁。託商會損害商業爲辭。不允北兵入桂。並要求軍餉百萬。小統五千枝。因袁前曾飭陸募兵征滇也。袁半予之時。龍覲光已入桂。逗遛南甯。遲遲不前。陸察其意不佳。教促其行。龍辭以兵少。電袁請陸相助。陸不得已。遣其子裕光統兵與龍偕。而自告奮勇。請以獨力征黔。並言前所要求之餉械。非如數。斷不效用。袁予之。三月七日。袁授陸爲貴州宣撫使。以第一師長陳炳焜護理軍務。速陸行。蓋意調陸離省。以他人督理軍務。必至激成變端。授龍以除陸之嫌也。陸未出發。先召集軍事會議。陳炳焜於大庭中。數陸三事。謂一事新君則不忠。肯

主則不義。(時岑春煊致陸書勸其獨立)不念裕勳則不慈。一陸誓於衆曰：「皇天后土鑒臨廷等一德一心驅逐國賊。保衛民生。如有違異。飲彈而死。」誓畢。率師十二營。移駐柳州。以示攻黔。實欲取道桂林。踰都龐嶺。進窺湖南永州也。十三日。龍軍已於百色繳械。湯觀亦先梁啓超至桂。湯者陸預邀與梁偕來主持民政者也。遂由陸梁陳三人電袁請其辭職。十五日。正式宣布獨立。略謂：「廣西認雲貴兩省維持共和之主張爲正當。北京政府既拒絕雲貴之請。廣西省用卽宣告與雲貴取同一行動。與北京政府斷絕關係。」全省軍民遂一致推陸榮廷爲都督。卽於南寧設立都督府。照會各國領事。謂所有交涉仍依條約辦理。並收管梧州南寧龍州等處海關。外人亦未拒抗。但陸仍駐柳州。藉便出征。而以陳炳焜護理都督。時龍逆觀光王逆祖同猶居桂中。陸懼有不測。力行保衛。龍王堅欲他去。陸僉以禮儀護送出境。龍王二逆遂得保全首領。聞者無不嘆美。陸之宅心寬厚。而謂護國軍將領咸與袁黨行爲成反比例云。

桂未獨立之先。王祖同曾陸續報告桂情。末並言(十一日)「陸離南寧。桂將生變。」

同時龍濟光亦勸袁。『設桂有要求。萬望許可。』故袁於桂事。早有所聞。但以其詞意均未明瞭。而疑信參半。會陸之獨立通電。係用袁授新密碼。未爲粵滬檢查員所阻。直達袁前。十六日。袁出電與要人集議對付之策。或主戰。或主和。發言盈庭。日中不決。袁弗知所從。惟令王祖同龍濟光就近宣布中央威福。勸陸善自爲計。謂「四川湖南均已擊破逆軍。一部不逞之徒。維持共和。究難濟事。」蓋當陸梁勳袁辭職之日。援湘北軍又曾攻克麻陽也。次日。更集親近者與議。楊士琦（政事堂左丞）主張和解。仍力嗣王龍復命。謂「陸計已熟。無可挽回。祈中央善自爲之。」袁無可如何。乃令龍濟光嚴守粵疆。並須集中兵力於西江。由肇羅鎮守使李耀漢率兵十五營。節節設防。令李純扼要拒守桂贛交界。令湯壽銘移屯精兵於永州。卽日宣布戒嚴。令馮國璋倪嗣冲李純分軍赴衡岳。以厚湖南兵力。其於龍濟光也。尤倚爲心腹。一日間往返電商。多至七次。冀促其率兵攻桂。然終不可得。

第十七章 護國軍軍勢復振

三月初旬。護國軍於川南。因變更戰略。爲之稍挫。迨兵力休養既足。左翼滇軍。遂於十七日。再行進攻。相繼恢復江安。南川。納溪。佔據彭水。抄攻綦江。將乘勝進取瀘州。而張敬堯。伍祥禎。馮玉祥等。所部死傷大半。幾不成軍。袁電旅長王汝勤。援瀘。王辭以砲兵未至。二十日。雲南第二師長劉祖武。亦克箇舊。肅清臨安。蒙自。龍匪。二十二日。廣西都督陸榮廷。率兵三十營。東指下柳江。入潯江。馳抵梧州。以廣西第一師第二旅長莫榮新。爲先鋒。進臨肇慶。遣廣西第二師長譚浩明。直趨欽廉。命秦步衡。率第一師之步一旅。砲一營。北出永州。與佔領寶慶之黔軍。會取衡州。並令雲南護國第二軍總司令李烈鈞。率張開儒（第一梯團長）方聲濤（第二梯團長）何國鈞（第三梯團長兼總參謀）馬文仲（第四梯團長）等東上。會師北伐。於是護國軍之軍勢復振。大有沿珠江流域。進取長江之勢。然桂之攻粵。非陸本意。初廣西之獨立也。陸以桂粵利害。關係甚切。遣使說龍獨立。龍不從。反密告袁。請派軍艦來粵助防。並盛兵封鎖欽廉之間。以抵禦桂軍。陸怒。始東下。順抵梧。而後對於龍。濟光。張鳴岐。仍弗忍。驟以干戈相見。乃先致

袁的美教書於廣東。文曰。

一前大總統袁世凱謀逆叛國。神人共憤。滇黔首義。湘蜀奏功。輿情所趨。昭然可見。本都督曾會同本軍總參謀。聯名電勸袁氏退位。以謝天下。乃袁氏怙惡不悛。頑勇見答。今已徇軍民之請。出師討賊。粵桂比鄰。誼同唇齒。伏望兩公董率所屬。載歌同袍。不勝欣幸。軍機迫切。乞以十二小時內賜覆。

張冥飛曰。方雲貴護國軍之被挫於川湘桂三省之邊界也。帝制妖孽。氣燄復張。不謂旬日之間。桂省忽以獨立聞。大局爲之一變。袁氏自計。以爲民軍終不可勝。不得已而有取消帝制之布告。於是乎護國軍卒竟擁護共和之志。而成大功。則是陸幹卿以廣西獨立之力也。

廣西僻小貧瘠。此陸幹卿之所以遲迴審慎。不敢輕於發難也。及川湘桂袁軍之勢力張。乃不得不挺而走險。不能更策及萬全矣。

袁氏何嘗不知陸幹卿之要獨立。又何嘗不計及廣西獨立後之處置。然且慮與

委蛇以求廣西之不獨立者。非懼廣西也。懼其牽及長江各省也。又懼六個月前平內亂之說不能對外國人踐此言也。斯其所以忍氣吞聲而取消帝制矣。

第十八章 撤銷帝制之原因與其困難

三月二十二日。政事堂奉申令曰。民國肇建。變故紛乘。溥德如予。躬膺鉅艱。憂國之士。悚於禍至之無日。多主恢復帝制。以絕爭端而策久安。癸丑以來。言不絕耳。予屢加呵斥。至爲嚴峻。自上年時異勢殊。幾不可遏。僉謂中國國體。非實行君主立憲。決不足以圖存。倘有葡墨之爭。必爲越緬之續。遂有多數人主張恢復帝制。言之成理。將吏士庶。同此惴惴。文電紛陳。迫切呼籲。予以原有之地位。應有維持之責。一再宣言。人不之諒。嗣經代行立法院議定。由國民代表大會。解決國體。各省區國民代表。一致贊成君主立憲。並合詞推戴。中國主權。本於國民全體。既經國民代表大會全體表決。予更無討論之餘地。然終以驟躋大位。背棄誓詞。道德信義。無以自解。拘誠辭讓。以表素懷。乃該院堅謂元首誓詞。根於地位。當隨民意爲從。違責備彌周。已至無可諉避。始以籌備爲

詞藉塞衆望。並未實行。及滇黔變故。明令決計從緩。凡勳進之文。均不許呈遞。旋即提前召集立法院。以期早日開會。二月二十八日。袁令以國民會議覆選當選人爲立法院覆選當選人。以五月一日爲召集期。徵求意見。以俟轉圖。予本憂患餘生。無心問世。遜跡涇上。理亂不知。辛亥事起。謬爲衆論所推。勉出維持。力持危局。但知救國。不知其他。中國數千年來。史冊所載。帝王子孫之禍。歷歷可徵。予獨何心。貪戀高位。迺國民代表。既不諒其辭讓之誠。而一部分之人心。又疑爲權利思想。性情閹隔。釀爲厲階。誠不足以感人。明不足以燭物。實予不德於人。何尤。苦我生靈。勞我將士。以致衆情惶惑。商業凋零。撫衷內省。良用斐然。屈已從人。予何惜焉。代行立法院轉陳推戴事件。予仍認爲不合事宜。着將上年十二月十一日承認帝位之案。即行撤銷。由政事堂將各省區推戴書。一律發還參政院代行立法院。轉發銷燬。所有籌備事宜。立即停止。庶希古人罪己之誠。以洽上天好生之德。洗心滌慮。息事甯人。蓋在主張帝制者。本圖鞏固國基。然愛國非其道。轉足以害國。其反對帝制者。亦爲發抒政見。然斷不至矯枉過正。

危及國家。務各激發天良。捐除意見。同心協力。共濟時艱。使我神州華裔。免同室操戈之禍。化乖戾爲祥和。總之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今承認之案。業已撤銷。如有擾亂地方。自貽口實。則禍福皆由自召。本大總統。本有統治全國之責。亦不能坐視淪胥而不顧也。方今閭閻困苦。綱紀凌夷。吏治不修。真才未進。言念及此。中夜以興。長此因循。將何以國。嗣後文武百官。務當痛除積習。黽勉圖功。凡應興應革諸大端。各盡職守。實力進行。毋託空言。毋存私見。予惟以綜覈名實。信賞必罰。爲制治之大綱。我將吏軍民。尙其共體茲意。云云。是爲撤銷帝制之明文。自上年十二月十三日承認帝位起。稱帝不過百日。

帝制撤銷之原因有五。(一)外交上之困難。南方亂事。不能指日削平。日公使又提出外交意見書。謂奉政府訓令。以中國內亂蔓延甚廣。北京政府。既無平亂能力。而漢口桂方面。且係維持共和。不得視爲亂黨。帝國政府現已承認其爲交戰團體等語。是時並喧傳日人已假名保護商民。進兵魯奉。卽駐京他使。亦自十八日以來。屢赴外部。質

問亂事。若撤銷帝制，則困難或可解除。(一)財政上之籌備軍費浩繁。司農仰屋。職事延長。更窮於羅掘。袁政府前向美商籌借巨款。條件議妥。只礙於洪憲年號。致難成立。若撤銷帝制，則此項借款當可如約進行。(二)五將軍之勳告。各省將軍對於帝制，原分三派。一贊成派。直隸朱家寶。奉天段芝貴。安徽倪嗣冲。湖北王占元。河南趙倜。陝西陸建章。廣東龍濟光。福建李厚基。是也。一反對派。雲南唐繼堯。貴州劉顯世。廣西陸榮廷。是也。一中立派。江蘇馮國璋。山東靳雲鵬。江西李純。浙江朱瑞。山西閻錫山。湖南湯壽潛。是也。此三派之中。尤以中立派之舉動。最爲人所注目。二十一日。馮李靳朱與張勳。忽電勸袁氏。『速行取消帝制。以安人心。對於廣西務勿用武力解決。等語。』若撤銷帝制。則五將軍猶可收爲己用。(四)便於調停廣西事變。既難勝以武力。欲事調停。又憂無從入手。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海內人望也。均以帝制棄遺袁氏。若撤銷帝制。則三人當樂爲効命。出力調停。(五)消除口實。護國軍軍勢之所以日益雄厚者。源在國民傾向共和。廣西獨立。各地方勸取消帝制之書函益復連翩而至。若撤銷帝制。則

人心自平。反對者無所藉口。然其主因。則爲廣西獨立。蓋廣西獨立之警告。初至袁即詢諸臣以應否。取消帝制。諸臣皇然不知所對。惟朱啓鈴、梁士詒力諫。謂「如此則威信俱墜。示人以弱。而地位難保。」以是中止。未幾而五將軍之勸告至。袁再集私人。重提前議。帝制派多俛首無辭。而張一麀厲聲言曰：「帝制發生。與其事者。皆一時之人望。微末如某。何敢妄參末議。致干未便。茲西南大勢。十去八九。元首悔禍。懼及大難。惟有下詔罪己。嚴懲首要。或足收拾人心。挽回萬一。倘帝制取消。黨人不卽罷兵。則破壞之咎。在彼而不在我。況口實旣除。煽惑無自。亂事不至擴大。外人警告如願。國民諒其苦心。當不至過爲己甚。」元首昔不嘗言甘願犧牲子孫以救國救民乎。今奈何戀此區區帝位耶。袁肆其議。命草撤銷命令。並手函邀徐段入宮。取決大計。次晨會議。除袁氏親臨主座外。列席者爲各部總長。及各顧問官。而徐世昌、段祺瑞、楊士琦、曹汝霖均與焉。袁氏卽說明帝國甫經肇造。不得已而旋歸消滅之理由。言時。厥聲微顛。若不勝其憤惋者。繼出草令。交衆傳觀。當以文中多責督帝制元勳語。並無大總統三字。經袁氏手

加修正。餘令王式通阮忠樞徐世昌。皆爲潤色。並於席前力請徐段重入樞府。夫挽危局。適倪嗣冲以事入宮。袁召其與議。倪就席。聞取消之議已決。勃然變色。避席而言曰。君主政體。中國行之已千萬年。嗟彼羣醜。輒敢以取消爲要挾。臣不敏。願率部下百練之師。滅此朝食。云云。一登色俱厲。憤慨溢於眉睫。袁顧謂之曰。一予二日來。晝夜籌思。始鄭重而定此策。予願汝勿復固執初見也。一倪始無語。而煌煌繳銷帝制之明令。乃克毅然宣示。其產生之困難。有如是也。同日並發令召集代行立法院臨時會。以二十三日爲開會期。解國務卿陸徵祥職。以徐世昌代之。次日又任段祺瑞爲參謀總長。張冥飛曰。袁氏之敢於謀叛者。一恃軍隊。一恃外援。故其自信力之強。迥非禍福利害之說所能奪也。及大使被拒。外交失敗。到底粵西獨立。最忠順之龍軍。不能爲力。於是乎不得不忍氣吞聲。取消帝制。此其所以有一世英名。付諸流水之歎也。奸雄至此。可笑亦復可哀。

前此各參政擁戴之文。及袁氏承認帝位之令。均不能說出充分的理由。可見袁

家人才。并劇秦、美新之莽、大夫而亦無之。至此編撤消帝制之文。則更不能自圓其說。祇益見其膽大臉厚。令人肉麻而已。

第十九章 袁世凱燬滅逆證與參政院臨時會議

帝制撤銷令下。袁政府復開聯席會議。決定善後辦法三：（一）電知駐外各使轉告各國政府駐京外使。由曹汝霖特行面達。（二）責令警廳諭示國民。（三）通令各省大吏。銷燬推戴書及代表名冊。並徵求其最後意見。限二十四小時答覆。翌日各省答案。詞皆和平。馮國璋且謂「一撤銷帝制。乃現時救急之良法。嗣後長江一帶。可保無虞。」惟奉天段芝質湖北王占元辭意憤憤。一有我皇一生威信。付之東流等語。曹汝霖亦歷訪各使。奉訴撤銷情由。略謂「帝制本屬吾國內政。惟勞各友邦眷念。已非一日。現中政府體列強友誼。業經撤銷。此為革軍及各友邦所唯一希望之事。從此中國大局自必穩固如常。各友邦諒必滿意。」各使稱善。惟至日署。曹雖逞其如簧之舌。雄辯半句鐘。日使僅頷首而已。同日並廢止洪憲年號。規復民國五年。收回洪憲公債。改爲五

年公債。諭禁各御川報。不得再稱皇帝聖上。自稱臣僕奴才。計自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起。至現時止。洪憲之生存於中國也。僅八十三日。二十五日。令朱啓鈴。退還推戴書。於代行立法院。監燬宮中帝制文件。（多至八百四十通）除借用清庭者發還。檀香寶座。（價四十萬）登極御襪。（價六十元）萬歲牌。大典處匾額。留置古物陳列所作紀念外。凡大典籌備處預備之各項御用品。一併燬滅。百日皇帝。南柯一夢。然而大典籌備報銷二千萬元之多。是日參政院始開臨時會。出席總數僅四十六名。參政院者。袁世凱之機械也。謬附民意機關。甘作他人傀儡。袁氏召集臨時會議之意。在使該院代為分過。願該院參政。素分四派。（一）純粹帝制派。為帝制之發起人者。（二）反對帝制。因帝制而辭職者。（三）心非帝制。未敢顯然反對者。（四）伴食主義。隨聲附和者。自帝制發生。屬於第二派者。多挂冠而去。泊帝制撤銷。屬於第一派者。自無願出席。故二十三日之會期。遂以人數不足而散。延至二十五日。始勉強成議。時徐世昌代表袁逆出席。首述時局危急。務請各參政為國宣勞之意。而帝制元勳。洪憲功臣。聲共和。誣賊袁。

無面目聲。解散聲。全體辭職聲。忽相繼而起。喧嚷擾攘。如登劇場。適其時之出席者。多屬於末二派。頗以前次勸進爲冒昧。爲無恥也。經帝制分子溥倫梁士詒王印川陳漢第江瀚汪有齡施愚胡鈞等竭力維持。冀達政府詭託民意以自解脫之目的。建議者建議討論者討論。竟一日之力。幸獲議決三案。

一 咨請政府撤銷國民代表大會公決之君主立憲案

二 取消參政院爲國民代表大會總代表名義案

三 咨請政府恢復因帝制失其效力之民國法令案

是時各參政神志沮喪。纍纍若喪家之犬。較之表決推戴時。如判天淵。

第二十章 徐世昌代表袁乞和謀僭總統護國軍拒之

袁逆作帝不成退而欲竊總統。但接收帝位。係出自宸斷。而撤銷帝制。則迫於戰禍。苟不經護國軍之承認而自進自退。縱獲尸位。自問亦太無根據。於是調停需人。而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遂爲袁氏所倚重。已如上述。內史阮忠樞袁所畜之銳士也。凡遇疑

難。恒資其三寸之舌。得行排釋。命往說黎。任以要職。黎辭以不願置身政界。此後除副總統外。無論何職。縱強相授。概不承允。阮復懇其調停南北。黎謂：「二次革命。予對於贛皖等省。力言帝制不得再現。敢爲共和之保障。身任弭亂之重責。及今回贛。報願向人信用已失。調停無效。」往說徐段。徐段因與袁有特別關係。允之。但段自受任爲參謀總長後（三月二十二日）仍未視事。而徐則夙興夜寐。爲袁氏宣力。自二十三日受任國務卿。卽無日不前。席借箸爲袁籌策。始則與黎段聯銜電致蔡鈞。唐繼堯。陸榮廷。諸人。謂「帝制取消。公等目的已達。務望先收干戈。共圖善後。」不覆。繼復懇康有爲。伍廷芳。唐紹儀。湯化龍等。調停戰事。並函康轉勸梁啓超。顧全大局。首倡和議。附以議和條件。如次：（一）滇黔桂三省取消獨立。（二）責令三省維持地方治安。（三）三省添募新兵。一律解散。（四）三省戰地之兵。退至原駐地點。（五）卽日起。三省之兵。不准與官軍交戰。（六）三省各派代表一人。來京籌商善後。冀梁轉向滇黔提出。又令龍濟光與陸榮廷婉商。其爲袁氏謀事之忠。較諸爲清室宣勞。不啻倍蓰。龍奉命後。先與陸議

停職。蓋陸曾致袁的美敦書於龍。龍懼其以桂攻粵也。陸復言可商。龍乃遣而求和。乞陸力任調人。陸本無和意。迫龍請。勉詢滇黔。唐繼堯劉顯世毅然拒之。因與陸協電北京。要求數事。

(一) 袁世凱於一定期限內退位。可貸其一死。但須驅逐至國外。

(二) 依雲南起義時之要求。殊戮附逆之楊度段芝貴等十三人。以謝天下。

(三) 關於帝制之籌備費及此次軍費約六千萬。應抄沒袁世凱及附逆十三人家產賠償。

(四) 袁世凱之子孫。三世剝奪公權。

(五) 袁世凱退位後。即按約法以黎副總統元洪繼任。

(六) 文武官吏。除國務員外。一律仍舊供職。但軍隊駐紮地點。須聽護國軍都督之指令。

並聲明。袁世凱一日不退位。和議一日難以就範。一時三月二十六日。也電至。下午

七時。袁於懷仁堂召集會議。冀圖轉圜。擬向參政院提出一掩人耳目之辭職書。再由該院強姦民意。代爲挽留。次日傳見參政院長溥倫。參政汪有齡等備述前意。令於院中預爲疏通。以免臨時發生意外。而各參政中亦有廉恥未喪者。謂前次冒昧勸進。已爲國人所鄙棄。若復依樣挽留。徒蒙污辱。難昭大信。又以陳漢第已提出建議案。咨達政府。謂本院信用已失。臨時會議事件。祇能以回復民國有效之法律爲限。以故袁氏之辭職文章未獲提出。時有以現今元首仍在未滿期之總統任內。理應繼任之說。遺者哀歎然而竊以爲是。乃一面散布請假養病。命黎元洪代理國務之說。使商民悚於壬子春間之兵變。出而挽留。同時又挽顧問莫理遜（英人）倡爲非袁氏不足以收拾時局之議。暗爲擁護。並向未獨立各省捏造護國軍將舉岑春煊爲總統。岑若被舉各省大吏將皆罷斥。預由府中擬具推戴袁氏復任總統之電文。交各省將軍巡按候令拍發。特派阮忠樞至南京。懇馮國璋聯合各省首倡挽留。馮不肯。阮轉乞張勳。張允之。詢之各省相應者。僅朱家寶倪嗣冲二人。餘皆寂寂無聞。於是袁之運動合同推戴。又

歸失敗而京中一部分之頑固帝黨遂又主張武力解決倪嗣冲段芝貴等且自請出征袁命其候令進止並密諭曹錕等謂「蔡唐陸劉梁迫予退位予念各將士隨予多年富貴與共自問相待不薄望各激發天良共圖生存萬一不幸予之地位不能維持爾等身家俱將不保現時亂軍要求甚苛政府均未承認各將士慎勿輕信謠傳墜人術中務必準備軍事猛奮進攻」適馮國璋陳宦電請停戰馮言「南軍希望其奢僅僅取消帝制實不足以服其心就余愚見政府方面須於取消而外從速爲根本的解決再者余自帝制初起卽信其必釀亂階始終反對惟間于譏邪之口言不見用且恐獨抒己見疑爲煽動望政府迴想往事立即再進一步以救現局」陳言北軍在川士氣不振軍火供給困難已極張敬堯之軍素稱精練近亦敗多勝少死亡頗夥入月以來益無進步武力解決良非易元首向以愛國愛民爲心其望犧牲一身以救危局四川已與革軍商議停戰似可辦到請卽通令前敵司令卽日罷兵籌商和議「湯壽銘亦自湘請「速行和解以蘇民命」袁默察各省形勢知武力已不可恃乃令馮陳

與護國軍婉商於是馮聯十七省請滇黔桂罷兵。謂公等實處困難地位。或別有難言。隱衷彼此原屬同舟。不妨開誠相告。國璋等亦當協力籌議。不使公等窘於處置。一而陳亦遵命與蔡鈞商訂停戰和議問題。於是開始。

第二十一章 川湘停戰與龍濟光奉命獨立

停戰之議以四川發動爲最早。蓋滇軍入川之初。四川將軍陳宦頗思盡忠袁氏。肆力抗義。繼以累次挫折。民軍蠢起。陳以一人孤守成都。幾如甕中之鼈。乃幡然變計。與馮玉祥伍祥禎議決。挽西人湯根魯特兩醫士與滇言和。湯往見蔡鈞。魯則往謁劉存厚。請停敘州攻擊。蔡劉兩司令允之。三月二十三日。兩軍代表復同魯氏至蔡處協商。略有眉目。陳據以入告。要袁停戰。袁可其議。陳再派雷廳劉一清分往永寧瀘州。與蔡劉交涉。二人於四月三日至瀘。蔡初允停戰一星期。繼允兩週。後更延長爲一月。蔡亦遣特使陳光勳往蜀。與陳商訂停戰條約。(一)互守現在戰區。不得侵越。及有窺伺行爲。(二)各於區內防勦匪亂。(三)各負維持地方治安責任。(四)各保護外人生命財產。

自此兩軍使命絡繹於道。但此停戰條約，護國軍方面祇能於川湘履行。蓋各省北軍，莫尙得以僭稱之陸海軍大元帥名義，指揮之。而護國軍則由數省組合而成。且未加入護國軍之各地民軍。蔡劉既無勒令停戰之權，而未獨立各省中之民黨護國軍，益無阻止其獨立運動之能力也。然在停戰期中，各省黨人之圖謀獨立者，尤以廣東爲活動爲激烈。其間名目繁多，派別各異。有所謂護國軍派者，有所謂革命軍派者。護國軍派卽南洋派。革命軍派卽東洋派。合之卽昔日之國民黨也。癸丑失敗，裂而爲二。前者以黃興爲主，軍人屬之。總機關在南洋羣島。後者以孫文爲主，政客屬之。總機關在日本。雲南舉義，南洋派與有力焉。故又名護國軍派。而廣東之護國軍派中，又析爲三。曰徐勤，護國軍。曰陳炯明，護國軍。曰獨立之護國軍。各不相屬。統計革命人物之潛伏粵境者，約有十數。曰岑春煊。曰陳炯明。曰林虎。曰魏邦平。曰徐勤。曰朱執信。曰鄧鏗。曰葉夏聲。曰何海鳴。或已揭竿起事，或尙秘密進行。廣西獨立，民軍益復奮激。何海鳴聯絡陸軍團長莫擎宇於三月二十七日，獨立於潮汕。道尹馮相榮協同鎮守使陸世儀。

於三月二十八日獨立於欽廉列而舉之。如欽廉、潮梅、廣州之增城、新會、香山、寶安、台山、清遠、順德、花縣、肇慶之開平、鶴山、新興、高明、恩平、惠州之惠陽、博羅、韶州之曲江、英德、高州之電白等處。凡邊疆要地均入民軍掌握。龍氏權力祇及廣州城內。而廣西都督陸榮廷並派桂軍十營壓入欽廉。致袁的美敦書於龍濟光。龍勢窮力蹙。向陸乞和。奉袁命也。陸速其獨立。允認向滇黔担保。其現在位置及龍氏一族之生命財產。龍懼。素日殘殺黨人積仇已深。獨立後不克見容。又阻於蔡乃煌。凌福彭、李翰芬等之脅制。乃一面僞與陸協商。中立一面密與蔡乃煌請袁速派勁旅赴粵。協防袁令駐滬第十師馳援。而以駐南苑第十二師赴滬接防。行有日矣。旅滬粵人聞之大憤。電龍立止北軍入粵。殺蔡乃煌以謝粵人。粵中軍民亦恨龍氏招客軍塗毒桑梓。四月四日寄碇省河之寶璧江。大兩軍艦忽自駛附民軍。翌日魏邦平統率艦隊馳抵海珠。預備攻城。軍隊亦鼓譟獨立。高懸旗幟。上書聽候龍濟光張鳴岐宣布獨立。同時又有黨人於各處起事。龍知民怒已甚。旦夕待發。請示機宜於袁。袁覆以六字。曰獨立擁護。中央龍因於

六日下午三時。召集官紳商民。於觀音山。會議獨立事宜。先由龍張宣布各界請願書。互抒意見。各界推龍爲廣東都督。龍即日宣布獨立。李翰芬凌福彭潛逃。蔡乃煌被拘。

第二十二章 海珠會議願啓漢行兇

龍濟光宣佈獨立文曰。『現據廣東紳商學各界公呈。粵省連年災患。地方已極凋零。近來各省。多已反對袁氏。宣布獨立。粵省危機四伏。糜爛堪虞。各界全體。爲保持全省人民生命財產起見。集衆公議。聯請龍上將軍爲廣東都督。以原有職權。保衛地方。維持秩序。此係擁護共和天經地義。請卽剛斷執行等情。查閱來呈。持議甚健。本都督身任地方。自以維持治安爲前提。刻經通電各機關。各團體。及本省各屬地方文武。卽日宣布獨立。所有各地方商民人等。及各國旅粵官商。統歸本都督率領。所屬文武担任保護。務須照常安居樂業。毋庸驚疑。如有不逞之徒。假託民衆。藉端擾害治安。卽爲人民公敵。本都督定當嚴拿重辦。盡情處治。』云云。既無指斥袁逆之文。又不表同情於護國軍。已爲民黨所不滿意。且獨立而後。對於前日捕獲之國事犯。均未釋放。全粵切

齒之蔡乃煌未加誅戮。日與袁氏密電相往還。民黨察其爲意在以獨立規避民軍攻擊。爲袁逆保有廣東。於是責言紛至。要龍退位。陳炯明朱執信等並發言勸令龍軍繳械。徐勤部之護國軍攻城司令魏邦屏本已駛回北江。與龍言和。見事機急迫。乃勸龍離粵。而龍置弗恤。反令各路統領嚴防民軍。拒絕其進城。於是魏亦請龍是否真誠獨立。限三十分鐘答覆。龍詭言俟陸榮廷梁啓超至。即卸職他去。現爲維持地方治安起見。暫不許民軍入城。時馬白三水兩軍已生衝突。人心惶恐萬分。各界紛電陸榮廷來粵調停。梁自桂電勸徐勤言龍之獨立係出真意。都督問題可俟陸岑至粵再爲解決。徐與梁均康有爲之高足也。情誼素洽。志同道合。尤其所請。於是廣州城內各界代表當陸榮廷未至之先。於四月八日集議海珠。由王廣齡譚學夔主席。議決臨時規約數條。一、粵省須聯合滇黔桂一致行動。力迫袁氏退位。二、粵省新舊各黨互泯意見。各息紛爭。三、起義軍隊不得再行招募。並不得擅自來省。或對於原有海陸軍警有繳船繳械行爲。四、如有冒稱民軍擅自來省。或滋擾地方者。以盜匪論。五、暫舉龍濟

光爲廣東都督。(六)善後事宜。俟陸榮廷梁啓超岑春煊至省。再爲解決。旋由各界人士速徐勤自港歸省。磋商一切。十日徐至。寓於海珠。十一日湯毅代表陸。至自桂。十二日兩方代表復集議於海珠。是爲海珠會議。與議者。陸榮廷代表湯毅。護國軍總司令徐勤。海軍總司令譚學夔。警察廳長王廣齡。警衛軍統領顏啓漢。潘斯鎧。賀文彪。蔡春華。李福林之代表何營長。商會團長岑伯著。及陳子貞。李戒欺。王偉。呂仲明等。然顏啓漢等均預挾短兵。附以衛卒十數。荷槍擁侍。午後三時開議。徐勤首言。民軍與原有軍隊。須妥籌聯絡支配之法。以免衝突。賀文彪。潘斯鎧。即厲聲相向。謂須以民軍編入警衛軍(即龍軍)內。顏蔡繼之。議論紛起。顏啓漢忽手握徐勤入他室。少頃出。顏以槍擊徐。徐佯死而脫。衛卒應之。槍聲隆隆。尸橫議場。湯毅譚學夔當時斃命。王廣齡。呂仲明。岑伯著。因傷繼死。王偉受微傷。自此龍濟光與民軍之仇隙。益復難解。

張冥飛曰。袁氏之迫不得已。而撤銷帝制也。猶欲保有其總統之地位。以俟時而動。故悉其卑劣無恥之手腕。挑撥所屬之軍人。及一般貪戀飯碗之官僚。使爲已

助故最初造謠謂岑春煊要做總統及護國軍方面提出根據約法以袁元洪繼任總統之議袁氏所造之謠失其效力於是變易宗旨將倒行逆施以爲兩敗俱傷之計海珠事變則亦袁氏陰謀之一也

其時各報所傳謂袁將引狼入室舉全國而犧牲之此在帝制妖孽固必有此一種計畫但袁氏欲舉全國作爲禮物以送人此禮物過於隆重受者有所不敢接收耳

第二十三章 浙江獨立屈映光爲都督屈態度不明

長江橫斷南北有左右中國大局之勢廣西獨立傳至上海民黨要人相率入浙密與旅長童保暄等圖謀獨立以爲進窺長江之根據蓋長江流域各省蘇皖贛鄂均爲小站舊部所盤據欲由將軍宣布抗袁勢既不能而川湘更爲北軍所牽制陳宦湯壽潜即有意亦驟難實現如坐俟南軍北伐則袁氏積訟民生塗炭當不可以歲月計故欲擴張民軍勢力祇得從浙江着手但浙江將軍朱瑞巡按使屈映光志在富貴味於公

義。帝制之初。朱已首先稱臣。認解職費。屈則更形踴躍。代黎元洪稱臣。平浙江上下級軍官。多係朱屈之鄉鄰親舊。故籌安會發現之日。浙軍有全體贊成帝制之說也。然而少數廉恥未喪之人。其心中反對朱屈之爲人。亦自此始。朱亦知之。乃悉調遣其可疑者。使移駐城外。更從其鄉海鹽。添募四連以實城內。軍署四圍。深溝高壘。門前密布機關槍。儼若大敵將至。時駐杭浙軍爲童保暄與葉煥華二旅。朱所調移者。卽二人所部也。朱仍懼浙軍不可恃。密電請北軍入浙。於是第十師第十二師自滬蒞杭之議。竟成事實。浙人大恐。紛行電阻。適廣東獨立之耗。飛墮浙中。童保暄等乃偕至軍署。要朱獨立。參謀長金華林。力行反對。師長葉頌清。旅長葉煥華。附和。金說童等堅持不易。朱不得已。聲言中立。四月十一日。金華林與朱謀。擬召童等入署殺之。謀洩。童知事急。卽於是夜率第二十四二十三兩團。入城攻軍署。軍署守衛未戰先潰。朱瑞易服。險垣而遁。金華林葉頌清葉煥華俱失蹤。頃之事定。童乃會集各長官議立都督。久之不決。則日逾午矣。遂推屈映光爲臨時都督。童爲總司令。遂以(十二日)正式宣布獨立。旋由童

屈會銜電知周鳳岐呂公望張載揚等。而甯紹嘉湖台州等處亦即日宣告與袁政府斷絕關係。惟屈映光乘勢擢得都督後仍獻媚袁氏。於獨立之第二日用浙江巡按使兼總司令名義密電北京力述其迫不獲已之情。並於文告中單稱總司令鳳首兩端。所以自爲謀者極巧。詎袁氏突於十四日特發申令。令曰：「本日據浙江巡按使屈映光電稱。四月十一日夜四時。突有軍民擁至軍署。將軍失眠。當經密派警隊防護本署。次早軍官士紳以地方秩序關係強迫映光爲都督。誓死不從。往復數四。午後旋有各機關官長暨紳商領袖合詞籲懇。最後即請以巡按使名義兼浙江總司令。藉以維持地方秩序。固辭不獲。於今日下午始行承諾。以維軍民而保治安。現在人心已定。秩序如恆。等語。該使識略冠時。才堪應變。軍民翕服。全浙安然。功在國家。極堪嘉尚。著加將軍銜。兼署督理浙江軍務。當此時勢艱危。該使毅力熱心。顧全大局。既已聲望昭彰。務當始終維持。共策匡定。」云云。是令發表後。輿論大譁。尋袁氏遣人賁送屈關防一顆。文曰：「浙江將軍兼巡按使督理軍務之關防。」屈正式拜命。並直接統率葉頌清之

部下擁以自衛。浙人對屈愈懷疑懼。周鳳岐首自甯紹反對。電屈曰：「省城甯紹先後獨立。大心懼怖。秩序井然。今公復沿舊稱。羣情迷惑。甯紹衆志成城。誓死討逆。萬無反覆餘地。務即明白賜覆。嚴陣以待。」云云。又由浙省國會議員飛電宣布其舉狀。略謂：「屈以巡按使兼總司令。布告中外。非驢非馬。驚駭萬狀。論屈在浙四載。唯知竭民脂膏。以固一己榮寵。旋復俯首稱臣。首先勸進。滇黔事起。各省中立。獨屈籌餉括款。進供恐後。禍害民國。厥罪甚深。若復戴爲本省長官。實足令我三千萬浙人無面目以見天下。且通電輸誠。僞命嘉獎。既誓死于獨夫。奚忠誠于民國。反側堪虞。粵事可鑒。宜速斥逐。勿俾貽禍。」云云。屈知所爲不理。于衆口適浙省參議會亦以變易名稱爲請。屈乃於四月十七日復稱都督。

張冥飛曰：浙江地勢平衍。軍隊驕惰。戰守兩無可恃。以大義言於袁氏。未撤鎗。帝制以前。則其獨立尙有價值。若四月十二日之舉。則直是出風頭而已。故其時浙人之譁者。以謂非獨立也。趕猪而已。是以趕猪而後欲舉都督。則各不相下。磋商。

終朝不得不仍推屈映光。乃至演成最奇妙之怪劇。屈映光苟體無恥不足責也。然而不得謂非浙省之污點。豈不惜哉。

第二十四章 馮國璋嚴守中立及調停和議

江蘇爲長江鎖鑰。上海爲黨人淵藪。以形勝之地。爲叢矢之的。守之良非易易。帝制發生之初。民黨要人如陳其美。鈕永建。柏文蔚。李平書。冷遁。章梓。耿毅等。先後至滬。爭欲圖謀江蘇。響應西南。聞將軍馮國璋之反對帝制也。百計促之。終弗爲動。願亦弗仇視黨人。蓋擁護共和之公義。與右袒袁氏之私恩。交戰於中。而莫能自決也。黨人知由馮宣布獨立之無望。乃密謀於蘇屬各地起事。以激發馮。於是蘇常滬甯均有黨人足跡。浙江獨立而後。運動益急。四月十四日。鎮江先告警。黨人謀刺要塞司令龔齊雲。未中。而事洩。擾攘竟夜。始去。十六日。江陰宣布獨立。逐走旅長方更生。公推尤民爲護國軍總司令。蕭光禮爲要塞司令。是爲江蘇省內獨立之第一聲。江陰者。長江之第二重門戶也。內有要塞砲八十尊。機關砲四尊。砲兵千名。守備兵一旅一團。江中要塞列爲第

一。警耗至。馮頗焦急。即日召集紳商。宣言「蘇省當保持固有態度。共維治安。暫時不
便宣布獨立。」遂遣重兵。往攻江陰。時江陰內部。方生內訌。蓋司令尤民。遷居時。即以
綠林資格。依違於護國軍。革命軍兩派之間。恣爲敲詐。隨時邀致無所適從。使兩派爭
執名義。坐誤戎機。馮軍至。數日克之。當馮之謀復江陰也。頗以軍權不專。應付幾窮。憤
而直電袁氏。斥其集權之非策。略謂「比年以來。樞府採用集權政策。無論兵力財力。
均歸中央遙制。疆吏或有施設。動爲權限所阨。卽以軍隊言。各省自有之兵。一律裁減。
至再至三。既欲節省餉需。不免削足適履。防務得力與否。無暇兼顧。並籌無事之時。尙
可勉強分布。一旦發生變故。統系不一。調遣爲難。於是將軍巡按使之實權。幾主限於
一城。不能更及省外。蘇省秩序。雖稱甯謐。浙耗傳來。人心浮動。倘國是久不解決。則星
火或竟燎原。國璋縱欲盡守土之責。亦恐力不從心。惟懇亟從根本上着手。爲除舊布
新之謀。及今尊重名義。推讓治權。開誠布公。昭告中外。對於未變各省。不必抽派軍隊。
致啓猜疑。前敵戰事已停。亦宜規畫收縮。毋庸加增兵備。示天下以無煩兵革。」云云。

日袁答以「集權之說採自東鄰。法律專家言之成理。願以施行未善。利少害多。夫琴瑟不調。則改絃而更張之。現命國務卿徐世昌參謀總長段祺瑞與各部院會訂政府組織令。委任國務卿組織政府以爲責任內閣之初基。他如國會省會以及中央地方政治分權。亦正討論方法。竭力進行。所謂根本著手。除舊布新者。當無過於此。現在停戰期內。亟應早日解決。息事寧人。務望會商各省。迅籌調停之法。以救顛危之局。」云云。徐段並電馮謂蔡鐸已向陳宥提出議和條件。仍戴袁大總統爲總統。馮即據以提出調停意見八條：（一）應遵照清室交付組織共和政府全權原旨。承認袁大總統仍居民國大總統地位。（二）慎選議員。重開國會。但須排除激烈分子。（三）懲辦奸人。（四）各省軍隊。須以全國軍隊按次編號。不分畛域。並實行徵兵制。（五）明定憲法。憲法未定以前。用民國元年約法。（六）民國四年冬各省之將軍巡按使一律仍舊。（七）滇事發生後。派來川湘之軍隊。一律撤回原地。（八）大赦黨人。是爲八大綱。所謂條電者是也。並言「以上各項均爲力息紛爭。奠安全局起見。既可免京畿之震動。又可杜

外人之干涉。實一舉而數善皆備。業經逕向中央建議。並商之四川陳將軍。囑其與滇黔設法接洽。頃接徐國卿段總長來電。中央對於此議。極爲許可。陳將軍已與前途協商。並得蔡松坡君同意。一實則徐段之言。僞也。陳宦向蔡鈞求和時。力懇蔡將袁氏留任一條。加入議和條件。蔡重違其請。允向唐劉兩督商榷。陳入告徐段。轉以語馮。殊不知滇黔對於議和一節。仍持前議。舍袁氏退位外。殆無商榷餘地。迨蔡轉以告陳。陳知和解無望。又以籌備未完。不敢公然迫退。乃於十八日。電告黎徐段三人。謂「宦前派劉一清雷廳赴永甯。與蔡鈞磋商和平解決。大端辦法。以維持現政府爲主。節據稟報。蔡鈞照議提出條件。後滇黔兩省電復。於第一條。仍承認大總統一節。未能滿意。桂粵兩省。並因電阻。迄未據復。似此意見龐雜。和解無期。後恐何堪設想。宦望淺言輕。實難獨膺艱鉅。再四思維。惟有聯合寧皖贛鄂湘魯各省。共同擔承。再與滇黔等省。婉切協商善後。乃事關全局。應懇中央迅賜主持。指定適中地點。分電各該省軍巡長官派員赴議。」云云。陳之意。蓋欲規避調停。考察各省大吏之心理也。馮見陳電。疑爲中央愚

已意殊怏怏。轉而勸退。謂「國璋耿直性成。未能隨時俯仰。他人肆其醜。搆不免浸潤日深。遂至因間生疏。因疏生忌。倚若心腹。而密勿不盡。與聞責以事功。而舉動復多掣肘。減其軍費。削其實權。全省兵力四分。統系不一。滬上一隅。復與中央直接。使急難之頃。舍國璋向日舊部外。無一可用之兵。設非平昔信義能孚。則今日江蘇已爲粵浙之續。言念及此。感觸何如。願國璋方以政府電知川省協議和平。用意既復略同。敢弗贊助。以故力任調人。冀回劫運。乃報載陳將軍致中央電。聲明蔡鈞提出條件後。滇黔於第一條。未能滿意。桂粵迄未見復。而此間接到堂轉陳電。似將首段刪去。益此舉機危迫。猶不肯相見。以誠調人。關於內容。將從何處着手。現雖照電川省商論開議事宜。雙方未得疏通。正恐煞費周折。默察國民心理。怨誹猶多。語以和平。殊難冀望。實緣威信既墜。人心已渙。縱挾萬鈞之力。難爲驅馬之追。保存地位。良非易易。若察時度理。已見無術挽回。無寧敵腥。尊榮亟籌自全之策。庶幾令聞可復。危殆無虞。」云云。

第二十五章 護國軍四省聯合軍政府宣告總統缺位由副總統黎元洪繼

任與袁世凱僞自倡退

勸退之文。不自馮始。馮電其最也。馮爲袁氏故舊。猶且勸退。足見公理在人。先於馮者。外之爲各國僑商留學界。內之爲護國軍領袖。兩院議員。各省公民。國內名流。如唐紹儀、伍廷芳、康有爲等。均認袁氏爲背誓叛國之獨夫。無復有退爲總統之資格。亟當離職以讓賢路。函電紛馳。急如風雨。然迫者自迫。勸者自勸。而袁氏仍自稱其本大總統。毫無慚報。一面要求停戰延遲歲月。一面籌備戰事。以退爲進。護國軍聯合軍政府都督唐繼堯、劉顯世、陸榮廷、龍濟光等。偵知其議和。非誠。退位無期。爰於十九日。有左列兩種之宣言。

(一)前大總統袁世凱。受民委託。爲國魁首。不思奉公守法。福國利民。反蓄逆謀。圖覆國命。嗾使黨徒。設立籌安名目。紊亂國憲。公然倡亂。又陰唆政府大員。密發函電。勒逼各省軍民長官。干涉選舉。矯誣民意。其密電多至五十餘通。皆有政事堂密碼。及官印原紙可憑。當國體投票尙未舉行之前。已在總統府內。設立

大典籌備處預備登極。卒乃公然下令。自居皇帝。其種種謀叛實據。已由本軍政府別有臚舉。宣示在案。查總統謀叛。應受彈劾。裁判載在約法。今袁世凱謀叛罪之成立。現已昭然。即將帝制撤銷已成之罪。固在特以約法上之彈劾機關。久被蹂躪。不能行其職權。致使逍遙法外。除由本軍政府督率大軍。務將該犯圍捕。待將來召集國會。依法彈劾。組織法庭。依法裁判外。特此宣言。前大總統袁世凱。因犯謀叛大罪。自民國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下令稱帝。以後所有民國大總統之資格。當然消滅。

二、前大總統袁世凱。因犯謀叛大罪。所有大總統資格。當然消滅。經本軍政府根據約法。宣言在案。查民國二年九月。國會參眾兩院議決。公布之大總統選舉法。第三條云。大總統任期六年。第五條云。大總統缺位時。由副總統繼任。至本任大總統期滿之日。止。等因。前大總統既已犯罪缺位。所遺未滿之任期。當然由副總統繼任。本軍政府謹依法宣言。恭承現任副總統黎公元洪。為中華民國

國大總統領陸海軍大元帥其遞遺副總統一職。俟將來國會召集時更依法選舉。

俾中外咸曉然於法律之所在。是時袁氏亦知民意難侮。僞自倡退謂退位一事關係重大。稍有疏忽。卽生危險。俟籌備妥帖。便請副總統代行職務。宣布辭職。實則暗藉陳宦聯合粵魯等省。共商善後之請。將退位問題。令馮國璋籌備。召集南京會議。付交各省代表取決。謀復盤踞。冀獲挽留。然彙集其倡退主因。約略如下。

一 獨立各省。粵浙滇桂黔均堅持退位。爲議和標的。

二 未獨立各省及一般名流。與袁氏心腹。均力行動退。藉息兵革。

三 各省稅金之途。杜絕。內債難募。外債如美波士頓理希格真信公司借款。已經簽字交款。又經國會議員通電反對。停止交付。以致軍費無着。

四 外交團聲明。如北京再有庚子壬子事變。須由袁一人負責。不得再蹈故轍。詭爲統兵將領。約束不嚴。

五前敵軍士。因帝制撤消。均無鬪志。迨派倪嗣冲率安武軍入湘助戰。復被湯壽潛銘拒絕。

六所籌各種陰險政策。均被國人揭破。

第二十六章 段祺瑞繼徐世昌爲國務卿。帝黨內閣成立。

袁氏初擬藉徐世昌收拾時局。故任徐爲國務卿。徐亦頗自負。及和議久不成。徐勸袁規復內閣制。以回民志。袁允之。徐先擬定閣員。陸軍蔡鈞。內務載斌。農商張謇。教育湯化龍。司法梁啓超。財政熊希齡。而自認總理。商之南中數日。不覆。嗣又敦請熊希齡。轉國鈞。張謇。伍廷芳。唐紹儀。汪大燮。范源濂。蔡元培。王寵惠。王正廷。晉京。商組內閣。亦弗應。徐自知信用喪失。急欲引退。袁亦以自身已成惡府。總攬政權。障礙殊多。乃於二十一日。公布政府組織令。委任國務卿。擔負政務。名之曰責任內閣。以示脫去總統制。因段祺瑞尙負時望。二十二日。委段爲國務卿。組織內閣。翌日發表閣員如左。

外交

陸徵祥

財政

孫寶琦

內務 王揖唐 海軍 劉冠雄

交通 曹汝霖 教育 張國淦

農商 金邦平 司法 章宗祥

陸軍 段祺瑞

一般帝制遺孽紛登舞臺。於是帝黨內閣成立。故政治之局面雖改。仍是換湯不換藥之方劑。究其內幕。蓋由梁士詒暗中主持。梁允以財政全力贊助段氏。故閣員之擇定。半出諸梁氏之意。曹汝霖孫寶琦梁黨也。梁欲破壞中國金融。礙於周學熙非粵系。故以孫代之。自是中國交通財政兩大權均爲梁氏一人所把持。而軍權又操之統率辦事處。堅未交付。故段氏內閣中所負之責任。惟調停南北留袁竊位而已。無異於徐之作傀儡也。然段就職後猶電致獨立省。闡發其內閣之性質與義務。(一)確保過渡性質。非軍權性質。(二)對於南北均負責任。(三)既負責任。即有特別政權。不受總統及他方牽制。(四)非拋棄國會。實以國會倉卒間未能成立。(五)南方要人。不肯來京。因

暫由在京者遴選閣員。

張冥飛曰袁氏見和議不成總統地位終不能保不得已而有責任內閣之組織以表示其總統制之已經消滅則此徒擁虛名而無實權之總統諒護國軍必可姑予之也情見勢絀而仍戀戀於高位可見其人之野心未盡死也然而狼狽至此以較前此威福自專言莫予違時則誠不堪回首矣。

徐世昌當此時尙欲保全袁氏總統之地位爲友謀則忠矣毋乃太不明事理乎徐既知難而退段祺瑞却又出來替抗木梢友誼之瓜可以風世矣特不知清夜捫心亦嘗替小百姓想想否耶。

第二十七章 劉冠雄統率海陸軍道寇海關運船新裕號沉沒兵士溺死

袁先以廣東形勢危迫欲用招商局輪船裝兵赴粵爲旅滬粵商偵悉羣起反對招商局基金本以粵人附股爲多遂用股東名義向該局總董王存善質問竭力阻止會廣東獨立其事遂寢袁又欲令赴粵之兵赴浙浙亦獨立且旅滬浙商虞利德等先已發

電反對。故其事又寢。浙既獨立。滬與浙相毗連。防務吃緊。前擬調赴粵浙之第十師。不宜更動。嗣袁聞廣東發生內訌。以爲有隙可乘。適閩事告急。袁乃別調他軍。令海軍總長劉冠雄率之。由海道赴閩。備防且以寇粵。時招商局輪船新康、新裕、新銘、愛仁號。方停泊於天津。悉被扣留。以爲裝兵之用。劉閩人也。旅滬閩人沈瑜慶等連電阻止。勸劉顧全桑梓。無效。乃於四月十五、十六、十七等日。先後自塘沽起碇。以海容、海圻兩軍艦爲掩護。艦四月二十日。行至浙江溫州洋面。值大霧。海容與新裕忽相碰撞。十餘分鐘。新裕即沉沒。計死團長、團附各一。海軍部科員三。兵士七百四十人。機師、水手、伙夫二十四人。損失軍餉十萬元。機關槍四架。山砲六尊。彈藥五十萬粒。軍衣軍械無數。袁聞之。長歎而已。二十三日。劉率餘兵至閩。與福建護軍使李厚基布置防務。時廣東龍濟光已與桂言和。寇粵之計。又不果行。

第二十八章 蔡乃燦正法於粵。桂粵聯合舉岑春煊爲兩廣都司令。設立都司令部於肇慶。

海珠慘變後粵中大局益形紛擾商旅不通省垣幾至絕食輿論亦以海珠禍首願將漢係龍軍統領謂龍濟光實與其謀鋤龍之豎不絕於耳時陸梁方以調停粵局故自南寧起程於四月十三日抵梧州龍大懼翌日即遣張鳴歧至梧州辯海珠之變與己無關陸梁弗信張復言『願以身爲質懇速東下利解粵局龍濟光決無異心』云云先是陸梁決心以武力解決粵事經張一再剖解復證之調查所得張言尙屬不誣遂對龍提出七款（一）交出蔡乃煌顏啓漢（二）分調警衛軍出省（三）整頓濟軍軍紀解散偵探（四）陸到省之寓所臨時酌定龍來陸所會晤陸不至觀音山（龍所居也）

五 濟軍將來以一半留龍自衛一半隨護國軍征贛（六）指定東園爲桂軍屯所（七）龍如承諾上列六款即維持其現有地位龍全部承諾并向當地民軍提出臨時善後條件四（一）查辦海珠禍首以明心跡（二）敦促陸梁來省維持粵局（三）電請護國軍總司令徐勤通飭各路護國軍暫停進行以待解決（四）嚴辦土匪以靖地方粵中局面因之暫定惟願啓漢已先期遁至滬矣第一項條件等語虛設陸梁乃率桂

軍前赴肇慶。囑龍轉諭粵軍將士。謂「重兵來粵。意在會師北伐。係出龍督電請。與粵之內部交涉。毫無關係。」不圖抵肇後。馳電反對龍濟光督粵者。幾於應接不暇。就中尤以魏邦屏李耀漢陸蘭清爲最力。而張鳴岐復以事借譚學衡中斡。陸謂張曰。堅白欲事調停。何不勸子誠北伐。而以都督界西林乎。張曰。他俱可商。欲交卸粵督。萬難相承。陸曰。子誠號令已不能越雷池一步。欲強粵地民軍。歸其節制。夫豈口舌所能爭。張曰。何妨由廣西節制粵中民軍。俾子誠領受廣東都督。縱實際上備有廣州一城。亦無不可。陸梁難之。且曰。似此寧非兒戲和平。終難望。豈真愛子誠者所爲乎。張曰。姑試與子誠言之。成否難必。予不負責。張歸而反對龍者。仍紛至沓來。陸梁乃直接以前意告龍。并飭莫榮新率桂軍五千。馳三水。和局幾瀕於危。嗣龍知不敵於十九日。躬謁陸梁於肇。協議決定下列五項：(一)廣東暫留龍濟光爲都督。(二)肇慶設立兩廣總司令。部舉岑春煊任總司令。(三)處蔡乃煌以死刑。(四)從速實行北伐。(五)各地民軍。俟岑入粵。設法撫綏。並自三水劃清防界。由馬口及其西南以上歸魏邦屏李耀漢陸蘭

清擔任防守由馬口及其西南以下。歸龍分派巡船防守。兩方均不得逾界。致起衝突。如有地方已爲民軍駐紮者。應否調移。須由龍電請陸梁酌奪轉告。翌日龍歸。卽委段爾源爲廣東護國第一軍司令。馬存發李鴻祥爲廣東護國第二第三兩軍司令。揚言北伐。二十四日。將蔡乃煌交由譚學衡於長堤處決。蔡者廣東福建江西江蘇四省之禁煙督辦也。袁謀稱帝。困於財政。蔡以徵收煙稅之策獻。卽令鴉片商預付極巨報効。金請貼印花。公然設局出售於四省。而政府收其稅名爲煙稅。於是四省煙禁遂開。而蔡乃由封禁報館之能手。再進爲黑籍大王。益爲全國所不齒。繼而廣西獨立。粵中軍巡兩署以粵軍多係滇桂籍。懼有動搖。請款募新軍萬人。以衛本省。袁允募二十營。款卽由煙稅項下撥充。並派蔡乃煌凌福彭李翰芬幫辦廣東防務。善長龍濟光張鳴岐通款於廣西。使蔡等監視之也。蔡以財權在握。跋扈殊甚。於是蔡乃又爲龍張所疾視。蔡死。人心稱快。未幾岑春煊亦自港蒞粵。設立兩廣司令部於肇慶。於五月一日。通告成立。其職員如左。

都司令 岑春煊

都參謀 梁啓超 副參謀 李根源 參謀九人 部附一人

秘書廳長 章士釗（秘書十人 文羣 吳貫 因 容 伯 挺 等）

外交局長 溫宗堯

財政廳長 楊永泰（內設鹽務餉械兩局）

副官處長 唐紹慈 副官九人

將校團長 孔昭度

兩廣都司令部成立後。而桂粵聯合遂成實事。岑都司令即日誓師曰：「袁世凱生則春煊必死。春煊生則袁世凱必死。」桂粵兩軍聞之。士氣大振。

第二十九章 浙江都督屈映光辭職 呂公望繼之

浙江巡按使屈映光之取銷巡按使兼總司令名義。而改稱都督也。同日並電請袁氏退位。以圖掩飾。浙人雖悉其僞。但爲暫弭政爭維持治安起見。允屈留任。藉覓替人。蓋

MA 400 21 19 54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以誤大局。茲於五月六日正式就任。區區之意。誓在蒐討義旅。爲國驅驅。期與諸公東西策應。雖萬險在所弗辭。事屬同仇。義無反顧。翻雲覆雨。竊所痛心。停戰遷延。尤非所望。諸公首義。必宏遠謨。幸錫南針。共圖北首。並委王文慶爲民政長。莫永貞爲財政廳長。張載揚爲嘉興鎮守使。周鳳岐爲第二十五師師長。童保暉爲第六師師長。夏超爲警務處處長。兼省會警察廳廳長。鄭文易爲錢塘道。道尹范賢方爲高等審判廳廳長。於是浙省之獨立。始無疑義。

張冥飛曰。龍濟光於獨立前。電袁請示。得其許可。而後發表。屈映光於獨立後。電袁自訴其迫不得已。極力表明心迹。我於是乃知做他人之走狗。正自有術而益。歎官僚之經驗之不可及也。慎斯術也。以往於希榮固寵之道。思過半矣。龍在廣東。可以懸棧不行。屈在浙江。不能不騎豬而竄。則以龍有兵而屈無兵也。是以今日之擁兵自衛者。是爲保全富貴之第一要訣。蓋官僚於此。又得一經驗矣。

第二編 軍務院代表民國政府時期

第一章 軍務院成立與其職權

中華民國五年五月八日軍務院成立。軍務院者。各獨立省之臨時統一機關也。易詞言之。卽護國軍之聯合軍政府也。倡此議者爲梁啓超氏。梁至桂。卽與陸榮廷謀結合各省。以與袁氏抗時。廣東未下。未遑計及。繼而兩廣聯合事成。岑春煊陸榮廷梁啓超等。乃藉兩廣爲根據。進而與滇黔相商。唐繼堯劉顯世均表贊成。惟未獲龍濟光同意。五月六日。梁爲解決廣東內政。故應龍邀。偕張鳴岐李根源程子楷至廣州。與龍語及軍務院。龍亦以爲然。於是乃互相商訂。制定軍務院組織條例。依條例以唐繼堯劉顯世陸榮廷龍濟光岑春煊梁啓超蔡鈞李烈鈞陳炳焜呂公望爲撫軍。由各撫軍公推唐繼堯爲撫軍長。岑春煊副之。梁啓超領政務委員長。唐撫軍長因事未能就職。由岑副撫軍長攝行其職權。並委唐紹儀爲外交專使。溫宗堯王寵惠副之。駐滬辦理外交事宜。設立軍務院於肇慶。布告成立。其宣言曰。『中華民國大總統領海陸軍大元帥

一職。依法應由副總統黎元洪繼任。已由本軍政府宣言在案。但黎公今方陷賊圍。未克躬親職務。查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第二項云。大總統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以副總統代理之。副總統同時缺位。由國務院攝行其職。今大總統身猶蒙難。副總統職尙虛懸。國務院又非俟大總統任命。經國會同意後。不能組織。而軍事正亟。既當求統一之方。且國運方新。尤宜作通籌之計。今由繼堯等往復電商。特暫設一軍務院。直隸大總統。指揮全國軍政籌辦善後。軍務院置撫軍若干人。用合議制。裁決庶政。其對外交涉對內命令。皆以本院名義行之。俟國務院成立時。本院即當裁撤。附軍務院組織條例於後。

軍務院組織條例

第一條 軍務院直隸於大總統。統一籌辦全國之軍機並作戰事宜。及其他善後一切之政務。

第二條 大總統不能親臨軍務院所在地時。一切軍政民政。並對外對內之事項。以

軍務院之名義行之。

第三條 軍務院設撫軍。以其決議或同意行其權限以內之事。撫軍以各省都督代理都督二省以上之都司令參謀。及各獨立省分現實之軍有二師以上之總司令等充任之。新得前項之資格。卽有撫軍之資格。撫軍無定額。

第四條 軍務院由撫軍中互選撫軍長副撫軍長各一員。撫軍長得撫軍之決議或同意。施行政事。副撫軍長佐撫軍長協議處辦一切職務。撫軍長有事故時。由副撫軍長代理之。正副撫軍長均有事故時。由撫軍中互選一員代理撫軍長職務。

第五條 軍務院設政務委員會。由撫軍中互選政務委員會委員長一員。委員長以下設各種委員。分掌外交財政法制等各股政務。委員無定額。

第六條 軍務院設各省代表會。由各都督各派代表二員。應政務之諮詢。

第七條 軍務院設秘書若干員。受正副撫軍長及政務委員長之命令。掌管機密事項。

第八條 軍務院有對內對外特別事故時。由撫軍會議。又經其同意。得任命專使。處理其事。

第九條 軍務院所屬之各種委員會。及各省代表會之細則。以院令另定之。

第十條 軍務院俟正式國務院成立時撤銷。

袁君臣聞之。惶恐異常。日謀抵制。未獲其策。十日夜深。袁召希制。要人楊度。朱啓鈴。周自齊。梁士詒。袁乃寬等。至府。組織特別會議。入坐後。寂無人語。惟聞紙筆聲。旋卽付炬。翌日。袁忽電致駐外各使。轉告各國政府。勿遽承認南軍政府。並向未獨立各省。提出意見數條。(一)北京政府依法成立。豈少數革命首領所能廢除。(二)首都乃由國會決定。各國駐使所在地。載之約章。豈得擅易。(三)大總統地位。係按照大總統選舉法選舉。豈能指派。末謂「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如有意見。逕向甯垣。請馮張倪會同各代表討論。」云云。蓋以馮國璋等爲後援也。然亦無如軍務院何。

第二章 段祺瑞以閣令停止中交兩銀行兌現商民大受其害

袁家國務卿段祺瑞秉政而後亦碌碌無所短長。與徐世昌等語其成績。惟取消政事堂。復稱國務院。名前之機要局爲秘書廳。主計局爲統計局。修正大總統公程式。政府公文程式。數種不急之務而已。復於五月十二日。將順袁惡以閣令停止中交兩行兌現。致惹起全國經濟界之大恐慌。猶幸上海中國銀行首先抗命。經商界附股者以股東名義竭力維持。仍舊兌現。南京漢口九江太原濟南等仿而行之。至粵浙各獨立省已於經濟上有特別規定。自不至受其波及。故被害者僅燕豫皖一帶商民。惟交通銀行則因爲梁士詒私黨所把持。內容已不可問。挽救無術。累及全國。蓋梁士詒者實之計臣也。善握籌與鑽營。以財神號於當時。自袁氏當國以來。所有敏財計劃與夫不法借款。無弗賴其經營。袁抗義。窘於財。梁以交通銀行款又苦不足。欲從中行補而益之。該行總裁李士偉非粵系也。不受命。袁怒其強項。揮而去之。以薩福恩爲中行總裁。周自齊爲中行督辦。並乘段氏組織內閣。使孫寶琦代周學熙爲財政總長。凡非粵系盡摺之經濟界之外。藉便梁氏指揮。於是中交兩行幾同袁家私庫。基金現款任意支

提復濫發紙幣以吸收現金。至逾常額數倍。而忽懼人民知其底蘊。相率兌現。無款應付。乃有停止兌現之議。段國務卿上制於袁。下累於力。不敢梁與閣員之附和。縱思拒絕而不得。始毅然頒發閣令。破壞金融。致使奸商漁利。良民受損。而段氏之經濟政策。遂永久爲吾國民所紀念。

第三章 陳樹藩舉義 三原將軍陸建章讓出西安陝西獨立

秦人性素強悍。刀客遍地。將軍陸建章施政乖戾。常以清鄉爲名。騷擾閭閻。沒收煙土。則私有之。而運售於魯豫。秦人素嗜煙。知其故。愬之。四月四日。郃陽韓城間。忽有刀客百餘名。呼聚攻城。未克而去。無幾。黨人王義山曹士英郭堅楊介焦子靜等。據有朝邑。宜川。白水。富平。同宮。宜君。洛川等處。招集土豪。勒以軍律。舉李岐山爲司令。樹幟討袁。陝西大震。陸遺陝北鎮守使陳樹藩討之。陳秦人也。辛亥起義。與張飭齊名於關中。原任陝南鎮守使。駐漢中。滇事起。陸懼其生變。調任陝北。駐榆林。而以賈耀漢代陳。陳所部半皆刀客也。五月九日。部下以反正請。陳許之。於三原宣告獨立。自稱陝西護國軍。

總司令分軍會攻西安。陸子承武率兵兩營迎擊之，戰於富平。承武被擒，陸懼陳殺其子，遣使至陳所乞和，允任繳納軍械，退出陝西，而以保護其父子家人生命財產爲要求。戰事息。十五日，陳至西安。十六日，議成。十七日，陳陸合銜致電袁氏曰：「秦人反對帝制甚烈，數月以來討袁討逆各軍蜂起雲湧，樹藩因欲縮短中原戰禍，減少陝西破壞區域，業於九日以陝西護國軍名義宣言獨立，一面請求建章改稱都督，與中央脫離關係。建章念項城廿載相知之雅，則斷不敢贊同。念陝西八百萬生民所關，則又不忍反對。現擬各行其是，由樹藩以都督兼民政長名義，擔負全省治安。建章卽當滿返都門，束身待罪，以明心跡。」云云。陳卽以都督名義委陸承武爲護國軍總司令。編所有軍隊爲二師，以曹士英爲第一師師長，李歧山爲第二師師長。未幾陸退出西安，陳派兵護送之。甫出東門，陸之衛隊與陳軍忽互相衝突，陸之輜重百餘輛，妻妾子女數十人咸被劫，悖而入者，悖而出矣。

第四章 南京會議之內幕與其結果

和議問題。既以退位留位之爭持不能解決。而袁氏又堅持不欲退位。思藉各未獨立省爲其後盾。馮國璋亦不願以個人任調停之責。四月二十六日。馮電各省曰：「滇黔桂粵意見尙持極端。安能開議。計惟籌一提前辦法。先與各省聯絡。各保疆土。共維治安。責任同肩。擴充實力。對於四省中央。可以左右爲輕重。然後依據法律。審度國情。安定正當方針。樹立強國根本。再行發言建議。融洽雙方。四省若違衆論。自當視爲公敵。政府如有異議。亦宜一致爭持等語。」各省應曰：「可。此南京會議之主因也。」五月一日。馮再就前日提出之八大綱。略加變更。亦分八條：（一）總統問題。袁受清廷委託。組織民國政府。今因帝制發生。民國中斷。大總統業已消滅。副總統名義。亦當同歸於廢。代行職權不成問題。（二）國會問題。參酌組織及選舉法。提前籌辦。議定資格。嚴防流弊。凡以金錢運動及政黨中暴烈分子。一概不許屬入。（三）憲法問題。憲法未定以前。得以民國元年公布約法爲標準。先將適用各條。提出宣布。餘應斟酌修改。便利推行。（四）經濟問題。由中央將近來收支情形。明白宣布。應辦善後之滇黔二省。亦宜聲明。

需用實數。設法勾撥。(五)軍隊問題。原有各軍調回舊日駐防地點。漢事起後。各方面添招軍隊。一律取消。以紓財力。(六)官吏問題。民國服務之人。資格一律存在。四省將軍巡按使均當仍舊供職。一切官制官規亦宜暫守舊章。以免紛亂。(七)編首問題。編度等諸人妄逞臆說。應先削除國籍。候國會成立後。宣布罪狀。依法判決。(八)黨人問題。由政府審查原案。咨送國會討論。俟得同意。宣布大赦。通示各省。謂「以上八條。如以爲可行。卽由敝處主稿。聯銜分電。滇黔各獨立省。並達中央。審時度勢。務策萬全。」此南京會議之預示題目也。各省答曰。然而梁啓超唐紹儀等。責言交至。對於第一條尤抨擊無遺。五日。馮至蚌埠。見倪嗣冲翌日偕之至徐州。會晤張勳。卽由馮國璋張勳倪嗣冲三人。發起南京會議。通告各省曰。『我輩既以調停自任。必先固結團體。然後可以共策進行。言出爲公。事求有濟。請各派全權代表一人。於十五日以前。至甯開會。協議一。嗣倪嗣冲恐馮臨時提議勸退。於十一日。乘利濟軍艦。至甯。與馮協決。會議大綱四則。(一)以國家存亡爲第一問題。(二)以袁氏退位與否爲第二問題。(三)袁退

位而中國存則主退（四）袁驟退而中國危則暫主不退。然自召集會議之通告發出後各省遠者就近指委近者徑自遣使十五日左右陸續至甯。惟陝西因亂未覆四川代表張聯棻張軫援尙在途。十七日南京會議開成立會。馮主席各省代表列席者約二十餘人。甘肅王楨廷黑龍江張文生安徽萬繩斌巡閱使李慶璋直隸劉錫鈞吳廉吉林張恕戴藝賈山東孫家林丁世嶧湖北馮質山西李駿河南葉濟江西陳國傑綏遠陳開光等是也。至中央特派員蔣雁行海軍司令饒懷文參謀長師景文等則均列席聽席無發言權。首議第一問題除否認副總統一節因各處反對不置議外而主持袁氏退位者頗多。馮言關係太大另日續議。即晚電告中央請其自作正當判斷。謂「各代表多主消極」。時李慶璋已告急於徐矣。翌日倪嗣冲忽率兵三營至甯。駐節安武軍第一路統領部內。十九日開第二次會。倪代表安徽蒞會。宣言「總統退位問題關係全局安危操之過急恐軍政上財政上均發生重大危險不如稍假時日徐求繼位之人較爲妥當」。並提出挽留袁總統留任。應用何種方法要求討論。山東代表丁世

嶧孫家林起而抗議。江西、湖南、湖北三代表贊成。丁孫說倪仍主職。其主義。因議及兵力財力二問題。察哈爾、綏遠、黑龍江三處言無餘力。魯、贛、湘仍舊反對。鄂則詞意游移。上海則云服從馮將軍之主張。只燕、奉、吉、閩、甯、夏與倪同意。少數仍未決。二十日開第三次會。以罷戰議和爲指歸。擬將總統問題付國會表決。衆贊成。馮電告其曰：「會議前電商獨立各省加派代表均被拒絕。今開議已數日矣。以現勢考之。恐留任一說終不能邀各代表同意。但未知政府對此是否另有相當辦法。以國璋愚見。倘能預行宣布退位或尙有手續可循。卽退位後之一切保障問題亦均可負責。」是一變格之動。退文也。次日開第四次會。仍無結果。李慶璋卽硬自主稿。以全體名義再請獨立省派代表與會。宣告閉會。靜候南中回音。二十二日倪偕李慶璋去甯。鄂、贛、魯、吉並有添派代表之事。而張勳已電責魯、鄂、湘、贛等省。謂其所派代表主張退位實屬不顧大局害羣之馬。尤當鳴鼓而攻。於是各省代表或去或留。嗣雖續開第五次會議。其無結果如故也。

第五章 革黨首領陳其美被刺於上海

陳其美者。民黨之激烈分子也。袁氏稱帝。陳受中華革命黨魁孫文命。由日本回滬。設立機關。圖謀革命。滬上黨人機關雖林立。其勢力之雄厚。黨徒之衆多。均不及陳。然陳尤反對護國軍。斥其舉動近官僚。而護國軍亦詬陳爲流氓。以是上海護國軍革命軍兩派黨人。儼若仇敵。見既相左。謀恒相妨。而江蘇獨立之運動。爲之沉寂。蓋革命軍之主張。在破壞現狀。改造國家。護國軍之目的。在就原有狀態。獨立討袁也。廣東山東兩省獨立軍。亦均因此互相對峙。惟不若滬中之甚耳。嗣孫文主申。雖一再宣言犧牲黨見。共圖倒袁。然兩派之痕跡。仍舊不滅。顧陳者。一革命健兒也。富智力。饒忍耐。其革命手腕之活動。超於各派黨人之上。去臘肇和軍艦之巨變。四月中旬江陰之獨立。五月五日策電警艦之襲擊。陳皆以一人爲其主動。陳不死。則江蘇不安。五月十八日袁政府忽遣偵探暗殺之。於是革命健將又弱一個。先是該偵探許谷蘭等。租賃華屋於法界。門外懸以鴻豐煤礦公司之銅牌。常與民黨相往來。聲言願以該公司股票抵押。

巨款。輔助民黨起義。抵押事已有成議矣。惟日商某行。因無妥實證人。不簽字。黨人李海秋。信之爲之紹介於陳。其美亦信之。謂『押礦願作保。實礦則弗爲。』談判數日。遂定於十八日午後簽字交款。許谷蘭等先往陳之寓所。與陳會晤。未幾突向陳開槍轟擊。陳中數彈。即時殞命。旋經法捕房將許谷蘭宿振芳兩犯捕獲。交法庭嚴訊。聞主使者爲南京某軍官云。

第六章 山東民軍起將軍靳雲鵬勸袁退位袁奪新官

直隸山東河南處於袁氏積威之下。防軍密布。舉事之難。倍於他省。而其間尤以山東當南北之衝。黨人與袁所共注意之區也。民國五年四月中。華革命黨黨魁孫文由日本遣居正回國。謀山東。偕行者吳大洲等。時日本以恨袁氏。故正表同情於黨人。乃得沿膠濟鐵路線。分途進攻。五月初旬。居正入濰縣。呂子仁入高密。是爲中華革命軍東北軍。吳大洲入周村。自稱護國軍山東都督。旋會攻濟南。濟南一夕數驚。山東將軍靳雲鵬遣使與民軍議和。五月十九日勸袁退位。袁知新將不利於己。速其來京。而陳魯

事。斬行甫。抵津。袁卽奪其官。以張懷芝代之。既而又使段芝貴至魯。將以武力驅除民軍。會袁死。段奔喪去。俄而黎氏繼任總統。民軍與張懷芝均按兵不動。以俟中央解決。張冥飛曰。革命死事也。不獨犧牲生命。抑且犧牲名譽。故與其爲民黨從事革命。生命與名譽均付諸流水。誠不若爲卑鄙無恥之官僚所犧牲者。但有名譽而已。固猶得全軀保妻子。且使世世子孫作富家翁也。

當袁氏帝慾狂肆。氣燄薰天之時。民黨之犧牲生命以與之抗者多矣。然或則以爲民黨爲此無非欲競爭一部份之權利也。我誠不敢曰從事革命之人絕無競爭權利之思想。但必以一二不肖者之所爲而一概抹殺。民黨則我實亦不敢謂然。我於當時則亦反對袁氏之分子之一。然而自問卻夠不上叫做民黨。故我今日敢說此話。否者人必謂我挾有黨見也。

革命非易事也。革命於袁氏勢力範圍之省分。則其非易事尤可知也。革命必要之物。曰人。曰錢。曰槍械。非三者具備。不可以有爲。然必三者具備而後言革命。則

終古不復有革命之事。而袁氏之帝位。或且傳之子。又傳之孫矣。

山東民軍之不滿人意。播之人口。載之報章。其指居正吳大洲而概括罵之。我則耳熟能詳矣。但事理之是非曲直。自有真象。實在居正之行爲若何。吳大洲之行爲若何。事久則人心可見。不可謂二者漫無分別也。今姑不具論。而專論其革命。革命非一手一足之烈。則必有多數人焉。山東則袁氏勢力範圍中之省分也。試問此多數之人。苟不出於臨時之召募。則將從何處訓練數千之軍人。以爲革命之用。以言召募。則紅鬍子也。盜賊也。無賴也。安得而不剋足。其間分子。既難斯不免有搶掠擄票之行爲。（據當日報紙袁軍不能免此情形。近日報紙即滇軍亦不能免此情形）是在治軍者之能用軍法與否而已。（然居正殺一搶掠擄票之杜仲三。而新青年雜誌之投稿者某君。謂其忌功仇殺。然則軍法亦不可用也。）故以人言民黨之爲世詬病者一矣。

革命既需人矣。則不得無糧餉。糧餉則非財不可者也。民黨之財。從何處而來。勢

不得不出於借外債。與就地籌款之兩途。可斷言也。然而借外債矣。則必曰。是喪失主權。其必私以某某作抵押品也。就地籌款矣。則必曰。竭澤而漁。是其賊削百姓之脂膏也。故以財言。民黨之爲世詬病者。又一矣。

革命不能徒手以搏也。則必需槍械。因革命而求槍械。其必不能不向外國購買也。然向外國購買槍械。則有種種之困難。(一)外國政府能否不干涉。(二)起運之時能否不爲關津所阻。(三)財力能否購置大批軍火。(四)大批軍火能否以一次運送而來。(五)軍機緊急。能否待至軍火齊備。乃始發動。凡此種種。滯礙均爲革命者槍械不能充足之原因。故有時不得不以炸彈手槍從事。然以炸彈手槍與長槍巨砲戰。則宜乎民黨之又爲世所詬病矣。

故以人與財與槍械而論。革命之舉動。乃有謂其近於兒戲者。僅僅以工於搗亂。工於暴動。目民黨猶爲恕詞。我知今後將永不復有革命之事跡。出見蓋一則民黨之心已灰。二則官僚之經驗已富。防備愈更密也。此亦頌言和平者之所最滿。

意之事乎。然而今之政治。乃若此。吾恐革命之事。雖可免。而亡國之禍。則必不能免也。哀哉。

第七章 四川將軍陳宦湖南將軍湯壽銘相繼獨立

陳宦之與蔡錫議和也。表面上擁戴袁氏。要求留任。實則暗中連絡停戰條約。外另有秘密條件。大旨以袁氏退位爲主。否則獨立。一俟布置就緒。卽行宣布。至五月初旬。部署已妥。乃於三日。十二日。疊電勸退袁。皆支吾以答。二十二日。遂致電袁氏。宣告獨立。文曰：「宦以庸愚。治軍巴蜀。痛念今日國事。非內部速弭爭端。則外人必坐收漁人之利。亡國痛史。思之寒心。川省當滇黔兵戰之衝。人民所受痛苦極鉅。瘡痍滿目。村落爲墟。憂時之彥。愛國之英。皆希望項城早日退位。庶大局可得和平解決。宦既念時局之艱難。又悚於人民之呼籲。因於江日。徑電項城。懇其退位。爲第一次之忠告。原冀其鑒此忱悃。迴易視聽。當機立斷。解此糾紛。乃覆電傳來。則以妥籌善後之言。爲因循延宕之地。宦竊不自量。復於文日。爲第二次之忠告。謂退位爲一事。善後爲一事。二者不可

併爲一談。請即日宣布退位。示天下以大信。嗣得復電。則謂已交馮華甫在南京會議時提議。是項城所謂退位之言。決非出於誠意。或爲左右羣小所挾持。宦爲川民請命。項城虛與委蛇。是項城先自絕於川省。宦不能不代表川人。與項城告絕。自今日始。四川省與袁氏個人絕斷關係。袁氏在任一日。其以政府名義處分川事者。川省皆視爲無效。至於地方秩序。宦有守土之責。謹當爲國家盡力維持。俟新任大總統選出。卽奉土地以聽命。並卽解兵柄以歸田。此則區區素志。於私於公。以求無負者也。事聞。袁下令解陳職。以周駿督理四川軍務。曹錕督辦四川防務。張敬堯幫辦四川防務。時已距四川獨立二日矣。

繼四川而獨立者爲湖南。湖南將軍湯壽銘其四圍形勢之困難。甚於陳宦。然湯官僚中之新進者也。袁遇之特厚。湯督湘。殘殺黨人以媚袁。湘人號之爲湯屠。帝制起。其兄化龍掛冠去京。袁疑及湯。滇舉義。袁藉征滇爲名防湘北軍。陸續而至。湯莫能止。四月二十日。黨人四十餘名。應黔軍之征湘。突挾炸彈攻軍署。賴有備。獲無事。湯之不爲黨

人所圖者幸也。四月二十七日。零陵鎮守使。望雲亭與桂軍合。宣布獨立於永州。自稱湖南護國軍總司令。於是桂軍入永。聲言北伐。望並電湯。速定大計。尅日獨立。湯知事急與湘西宣慰使熊希齡聯名電袁。撤退北軍。以止護國軍攻擊。袁保全湖南。熊曰。護國軍所至。七豎不驚。官軍在湘。怨聲載道。湯曰。敵軍紀律嚴明。志不在小。袁許之。湯心稍安。既而袁又復悔。調倪嗣冲之弟毓棻防湘。倪主岳。湯持前說力爭。倪不得入。五月二十四日。鎮湘西守使田應詔。又獨立於鳳凰。自稱湘西護國軍總司令。適駐岳安武軍倪毓棻亦率之離湘。湯乃一面與桂粵聯合。訂結密約。並派湘軍至岳。防禦北軍。一面勸袁退位。於二十九日。宣布獨立。其致袁氏電曰。『自籌安會發生。樞府大僚。日以叛國之行爲。密授意旨。電言雨下。怵誘兼至。傀儡疆吏。奴隸國民。嗜實使然。路人共見。痛銘忍尤。含垢背裂。衝冠以卵石之相懸。每徘徊而太息。天佑中國。義舉西南。正欲率我健兒。共勦大舉。乃以瘠牛全力。壓我湖湘。左掣右牽。有加無已。現已忍無可忍。於本日。誓師會衆。與雲貴粵桂浙陝川諸省。取一致之行動。須知公即取消帝制。不能免國

法之罪人。韓銘雖感知遇私情。不能忘國家之大義。前經盡情忠告。電請退位。息爭。既充耳而不聞。彌拊心而滋痛。大局累卵。安能長此依違。將士同袍。實已義無反顧。但使有窮途之悔悟。正不爲箕豆相煎。如必舉全國而犧牲。惟有執干戈以相見。情義兩迫。嚴陣上言。云云。

張翼飛曰。陳宦湯薌銘者。袁氏之弄臣。袁氏利用其年少急功。以屠戮川湘之民。以示威者也。乃二人者。雖身受皇恩。淪肌浹髓。及至勢力窮蹙。遂不得不苟全性命。辜負大恩。此在二人者。平日狐媚子。霸道。富有女性。宜其水性楊花。而袁氏受此打擊。宜其氣憤欲狂。以至於死也。孔子有言。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袁氏固尊孔之領袖。乃亦不知此義哉。

第八章 袁世凱死副總統黎元洪正式就大總統職於北京

南京會議無結果。而第二次展長一月之停戰期限。瞬息又將告滿。張勳憤無可洩。乃通電中外。聲請南征。請一袁總統斷無退位之理。已經甯議公決。萬一和局決裂。勳現

連合奉贛皖各省。約可出兵十萬。開赴前敵。各兵素有原餉。無庸另籌。所應備者。俸隨時軍費耳。督師一職。勳雖不敏。願任其勞。一時袁方銜湯鞏銘叛已。而力不能報。素稔張爲血性男兒。言出必行。閱電大悅。速張來京取決。並令雷震春率兵征陝。前赴潼關之倪軍。卽自湘調赴者。折回漢口。倪嗣冲連夜至鄂。與王占元商籌征湘。六月二日。倪至鄂。南北戰事又迫眉睫。未幾袁之死。耗忽至。南征之議。遂不果行。

袁之死也。相傳爲尿毒症。因中西醫藥雜進。遂致不起。然其致疾之由。則以稱帝不成。中外環迫。暗諷明誦。紛如雨下。羞愧憤怒。怨恨憂慮迭起。而攻之不能自持久。之成疾。遂于六月六日。午前十時病故。其遺令曰。『民國成立。五載於茲。本大總統忝膺國民付託之重。徒以德薄能鮮。心餘力絀。於救國救民之素願。愧未能發達萬一。現自就任以來。善作夜思。殫勤擘畫。顧國基未固。民困未蘇。應革應興。萬端待理。而賴我官吏將士之力。得使各省秩序粗就安寧。列強邦交克臻輯洽。撫衷少慰。懷疚仍多。方期及時引退。得以休養林泉。遂吾初望。不意感疾。浸至彌留。顧念國事至重。寄託必須得人。依

約法第二十九條。大總統因故去職。或不能視事時。副總統代行其職權。本大總統遵照約法。宣告以副總統黎元洪代行中華民國大總統職權。副總統忠厚仁明。必能宏濟時艱。奠安大局。以補本大總統之錯失。而慰全國人民之望。所有京外文武官吏。以及軍警士民。尤當共念國步艱難。維持秩序。力保治安。專以國家爲重。昔人有言。惟生者能自強。則死者爲不死。本大總統猶此志也。自取消帝制日起。至現時止。袁之竊據總統。也不過五十日。遺令既下。黎元洪遂於次日午前十時正式就職。黎之繼任爲大總統也。在袁氏接收帝位時。已當實行之。軍務院已有疊次通電。宣言中外。原不因袁氏遺令始生效力。况袁氏遺令其所依據者。又爲新約法之第二十九條。尤爲全國所絕對不能承認。蓋新約法乃袁氏所自爲竄改者也。如依新約法。則副總統代行職權。後須於三日內組織總統選舉會。選舉大總統。袁氏不欲黎氏繼任。又欲其死後國人以爭總統。生變亂而驗其「中國舍袁氏在位則必亂」之言。故有是令。然黎元洪者。一溫柔敦厚之人也。中外聞黎繼任。咸慶得人。歡呼之聲。遍於編氓。黎就職時。其宣

言曰：『元洪於本月七日就大總統任。自維德薄，良用兢兢。惟有遵守法律，鞏固共和。期造成法治之國。』又曰：『現在時局顛危，本大總統質驥膺重任，凡百政務，端資佐理。所有京外文武官吏，應仍舊供職，共濟艱難，勿得稍存諉卸。』云云。

張冥飛曰：袁氏以奸詐梟桀之資，憑權怙勢，荼毒人民，以求一逞卒之心，勢日擴，以憂憤死，此可爲作惡者戒矣。平心論之，以袁氏之才，當今世界歐洲大戰爭之局，何嘗不可大有爲於中國，顧以一念之私，竭盡能力，以謀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乃至身敗名裂，以袁氏個人論，良足惜矣。然而橫征暴斂，竭人民之財，養贖兵悍，將以殺人民，遺禍至今未已，則袁氏之得罪於天下，後世甯有底止哉。嗟乎袁氏，爾死晚矣，設早死一年者，國家之元氣不至爲汝斲喪無餘也。嗟乎袁氏，爾死早矣，設晚死一年者，戰事延長，使官僚與民黨爭一最後之勝負，則今日之時局，亦決不至雜揉搗亂如此也。袁氏乎，汝生而爲不善，乃至不善於死，汝誠萬惡之物也已。

第九章 將軍張勳組織徐州會議結七省同盟之約以保祿位

袁死黎繼一般之官僚派及帝制餘孽以冰山既倒祿位將不可保也無不惴惴於心思所以自固張勳於是組織徐州會議將以鑿一般人保全祿位之心即以培植一己之勢力蓋張勳自佔據徐州以來儼然別一部落之酋決不肯離徐州一步袁氏欲收爲己用故優容之及袁氏死張勳自知必有人非議其後且必調遣其出徐州也於是邀截各省代表之自江甯會議過返者留之於徐州共開會議名曰擁護中央實則保全各個人祿位在張勳則更遂其永遠割據徐州之心時川鄂湘贛魯閩等處代表均已歸去被邀者惟直隸奉天吉林黑龍江河南山西等省京兆熱河察哈爾等特別區域之代表與徐州鎮守使張文生徐海道尹李慶璋安徽軍署參謀長萬繩武共十六人六月九日開成立會張勳主席提出十大綱（一）尊重優待前清皇室各條件（二）保全袁總統之家屬生命財產及身後一切榮譽（三）要求政府依據正當手續速行組織國會施行完全憲政（四）催促獨立各省取消獨立倘若因執成見仍以武力解

決（五）絕對抵制迭次倡亂一般暴烈分子參預政權（六）嚴整兵備保衛各本省區地方治安（七）抱持正當宗旨維持國家秩序設有用兵之處軍旅餉項通力合籌（八）嗣後中央設有弊政並爲民害者務當合電力爭以盡忠告（九）因結團體遇事籌商對於國家前途務取同一態度（十）俟國事稍定聯名電許中央減政罷除苛細雜捐以蘇民困 各代表一致贊同鼓舞而散是爲七省同盟蓋除特別區域不計外時各省代表之在徐者僅燕奉吉黑豫晉皖也是日張勳復將會議情形通告各省要其同意而武人干政之風乃又瀰漫於全國之中勃不可遏

張冥飛曰張勳何如人也七省同盟何如事也據其十大綱之第四條則將以武力恐嚇人也第五條則表示其把持政權也第六條則剷除異己借口之資也第七條第九條則七省生死相結通力合作也第八條則表示其干涉政治將以武人之力左右政府也此非破壞政治倡言內亂之罪魁乎乃政府熱視之而若無覩人民共聞之而若不知甯非今世界之咄咄怪事

張勳之哆口以武力嚇人亦數見不鮮矣。考其軍隊之能力大抵奸淫擄掠欺詐行旅自可操必勝之權。以堂堂之鼓正正之旗以相見於疆場則未必能所向無敵也。然而張勳以之自負政府亦畏之而不得不敷衍之以求相安於無事可哀哉。政府也。

張勳擁兵自衛且以嚇人尤而效之以爲梗於國家之統治權者所在多有而以龍濟光氏最爲顯明。政府亦卒無如之何。不得不任其所爲而被割據之徐州瓊雷等處則鷄犬不寧怨聲載道矣。可哀哉。人民也。此之謂中華民國之政府。此之謂中華民國之軍人。

第十章 陝西都督陳樹藩等以取銷獨立媚中央國是不定撫軍長唐繼堯爲最終之宣言以安人心。

陝西都督陳樹藩者陸軍速成學生也。與段祺瑞有師生之誼。陳知其死而中央之政權握於段。遂於黎總統就職之日先以取銷獨立媚中央。暨贖其債一不務之。履其職。

之尊。』要求政府優予國葬。輿論奉之以爲可與明季請建其忠賢生祠者比美。然而政府嘉其忠授爲漢武將軍。督理陝西軍務兼署巡按使。次日四川都督陸宦亦取銷獨立。謂『前因退位問題與項城斷絕關係。現以黎公就職。謹遵獨立時宣言。川省即日取銷獨立。一切政處均聽中央處置。』次日廣東都督龍濟光亦取銷獨立。其意與陳樹藩同。蓋諸人之獨立並非真誠。但廣東爲軍務院所在地。此事一出。影響頗鉅。於是政府益獎譽龍。謂其『有世界眼光』。頒布各省以爲取銷獨立者勳。是時人心浮動。國是暗昧。或爲過度之狂喜。以爲元凶既歿。和平有望。或抱極端之悲觀。以爲一袁去而百袁俱來。稱帝者已死之袁。謀逆者未死之袁也。盤據國都前途可危。故其對於政局之主張殊不一致。有謂南中各省須從速取銷獨立以蘇早歸統一者。有謂須俟北京政府對於恢復共和有確然之表示而後徐徐取銷獨立者。而北京政府則日以督促取銷獨立爲事。此外未聞其有保障民國之實。據付予國民軍務院唐撫軍長繼堯怒焉。憂護國軍之功虧一篑也。乃於六月十日。以四項要黎氏：（一）恢復民國元年

公布之舊約法（一）召集民國二年解散之舊國會（二）懲辦帝制禍首十三人（四）召集軍事會議籌商善後問題十六日副撫軍長岑春煊宣言曰「此四者南中各獨立省一致之主張也民意所附如是而已至軍務院則早有宣言俟正式國務院成立本院尅日撤銷云云」人心賴以稍安

第十一章 段祺瑞不肯復舊約法上海海軍習以獨立

元年約法（即舊約法）爲國家根本法約法不復共和無基而民國失所依據軍務院以是號召國人趨之甚至各省將軍如馮國璋趙倜等亦以爲請然而北京政府視之幾如也初猶以維持新約法相反抗冀搖動總統地位繼知無益又提出修正舊約法以炫惑輿論其所擬修正手續有二（一）仿行約法會議辦法（二）參照南京參議院成例由各省長官委派委員三人或指選該省國會議員三人組織修正約法委員會修正舊約法國人不爲所動因循延宕遲至二十二日段祺瑞始電致各省及岑春煊唐紹儀梁啓超曰「恢復元年約法政府初無成見惟以命令變更法律後患不可勝

言。三年約法履行已久。歷經依據。以爲行政標準。一語抹煞。則一切法令將受動搖。故不能再三審慎。翌日並徵求在滬國會議員意見。是謂漢電。段彊知國會議員爲北京政府之勁敵也。先是袁氏稱帝居申。議員谷鍾秀、孫洪伊等卽以議員名義電致駐京各國公使。請其轉達各該國政府。勿與袁氏以直接間接之援助。旣而袁氏取銷帝制。謀僭總統。該議員等又通電中外。依約法推戴黎氏續任。以保護國軍爲有力之宣言。旣而袁運動美波士頓理希格真信公司借款二千萬。已經簽字預付一百萬元矣。該議員等又以二百餘人名義。推唐紹儀爲代表。向駐華美使及美國聯邦聲明不認拒絕美商重違公理。停止交付嗣該議員等又自行召集登報通告。限未附逆議員於六月三十日以前齊集上海定期開會。前經袁氏派附逆議員胡源滙等至滬。施行破壞不成。至是北京政府又嗾附逆議員景耀月等在京組織議員團。藉圖抵制。然而稍明大義者仍陸續南下。是時到滬者已達三百人以上。呼吸之間。是以左右國人。以故段氏詢及之。無何而唐紹儀梁啓超復段電曰。『三年約法絕對不能視爲法律。此次

宣言恢復絕對不能視爲變更。今大總統之繼任及國務院之成立均根據於元年約法。一法不能兩容。三年約法若爲法則元年約法爲非法。然三年約法非特國人均不認爲法。即今大總統及國務院之地位皆必先不認爲法而始能存在也。一段不省將以官僚慣用之延宕手段懈人心而乘其敵國人知其不可以理喻乃以武力脅迫之。於是上海海軍獨立之事。六月二十五日上海海軍宣布獨立推李鼎新爲總司令。其宣言書曰：『自辛亥舉義海上將士擁護共和天下共見。癸丑之役以民國初基不堪動搖遂決定擁護中央然保守共和之至誠仍後先一轍。想亦天下所共諒。泊乎帝制發生滇南首義籌安黑幕一朝揭破天下咸曉然於所謂民意者皆由僞造所謂推戴者皆由勢迫人心憤激全國俶擾南北相持解決無日。戰禍迫於眉睫國家瀕於危亡海上諸將士僉以丁此奇變不宜拘守常法徒博服從美名當與護國軍軍務院聯絡一致行動冀挽危局正在進行袁氏已殞今黎大總統雖已就職北京政府仍根據袁氏擅改之約法以遺令宣布又豈能取信天下。娶服人心其爲帝黨從中挾持我大

總統陷於孤立不克自由發表意見即此可以類推是則大難未已後患方殷今幸海軍將士於六月二十五日加入護國軍以擁護今大總統保障共和爲目的非俟恢復元年約法國會開會正式內閣成立後北京海軍部之命令概不承受實爲一勞永逸之圖勿貽姑息養奸之禍庶幾海內一家相接以誠相守以法共循正軌而臻治安』

同時並函致淞滬護軍使謂『此次獨立不過宗旨不同仍以維持地方秩序爲主斷不致有發生暴動等事請勿誤會』又致馮將軍國璋電曰『竭誠擁戴黎氏期早依法建設速成統一之治樹立強國之基此公之志也鄙人下懷與公正同跡似對峙心企和平不幸事與願違訴諸武力亦必有明瞭之預告』附署者爲第一艦隊司令林葆懌練習艦隊司令曾兆麟

第十二章 黎元洪以明令恢復元年約法召集國會

海軍向分三隊曰第一艦隊曰第二艦隊曰練習艦隊此次獨立只第一艦隊與練習艦隊駐滬而第二艦隊尙泊長江各埠未得與聞然第一艦隊所統軍艦最多其勢力

是代表海軍全體。萬一要求不遂。戰事忽起。則滬上海軍逆流而上。其取有上海南京安慶南昌武昌也。易如拾芥。故北京政府聞之失色。會海軍獨立之翌日。國會議員二百九十九人。列名向段氏表示意見。文曰：「元年約法與三年約法之爭端。在先決二者孰爲法律。如以三年約法爲法律。當然不能以命令廢止。惟查臨時約法爲民國之所由成。議會總統皆由茲產出。其效力至尊無上。在國會既成立以後。憲法未制定以前。如欲有所增修。依臨時約法五十五條及國會組織法十四條之規定。當由國會議員三分之二以上之提議。並經國會議員五分之四以上之出席。出席員四分之三以上之可決而後。其所增修者乃爲合法。乃得有效。三年約法會議其組織及程序既與臨時約法五十五條所載不符。則其所增修者自不得稱之爲法律。實屬違憲之行爲。是臨時約法本來存在。原無所謂恢復。今日以命令廢止三年約法。乃使從前違憲之行爲歸於無效。更無所謂以命令變更法律。現在各省尙未統一。調護維持。惟有一致遵守成憲。否則甲以其私制國法。轉瞬乙又以其私制而代甲。循環效尤。人持一法。視

成憲爲土苴國法前途何堪設想請公堅持正義力贊大總統毅然以明令宣告不依法律組織之約法會議所議決之中華民國約法及其附屬之大總統選舉法國民會議立法院組織法均與民國元年臨時約法國會組織法並民國二年憲法會議制定之大總統選舉法相違背當然不生效力此後凡百庶政應與國人竭誠遵守真正國法以固邦基而符民意根本既決大局斯安。覆漾電也是時段迫於正義窮於實力遂決心恢復約法六月二十九日黎總統元洪令曰『共和國體首重民意民意所寄厥惟憲法憲法之成專待國會我中華民國國會自三年一月十日停止以後時越兩載迄未召復以致開國五年憲法未定大本不立庶政無由進行亟應召集國會速定憲法以協民志而固國本憲法未定以前仍遵用元年三月十一日公布之臨時約法至憲法成立時爲止其二年十月五日宣布之大總統選舉法係憲法之一部應仍有効並依臨時約法第五十三條續行召集國會定於本年八月一日起繼續開會』令下國人歡呼雷動但國會議員仍否認其有召集權先是四月十四日唐繼堯曾以書

與張繼謀復國會。迨軍務院成立。其第二號佈告。又諄諄以召集國會爲言。時駐滬議員已達二百十六人之多。乃由張繼孫洪伊谷鍾秀及其他各重要分子。提議自行召集。於是設國會議員通訊處於法界霞飛路寶康里。國會議員談話處於漁陽北里。登報通告限期集合。略謂『參眾兩院自經袁氏非法解散。忽忽三年。有職莫舉。當此國變非常。尤宜依法自行集會。現經同人公決。限六月三十日以前。除附逆者外。一律齊集上海。定於七月十日開會。』是時頗有以上海爲外人勢力範圍之區。不宜爲開會地點相難者。今黎總統既有明令。召集自不能舍北京。而就上海。無如是時軍務院未歸政權。國會又未開會。北京政府仍不能認爲民國政府。當然無召集國會之權。故國會議員又發如左之通告。以更正之。文曰：『臨時約法第二十二條。參議院得自行集會。開會閉會國會組織法第十四條。民國憲法未定以前。臨時約法所定參議院之職權。爲民國議會之職權。又第十條。民國議會之開會閉會。兩院同時行之。業經依法定於七月十日集滬開會。通告在前。現約法問題業經解決。同人等公同議定。限於七月三

十日以前齊集北京。俟足法定人數即行開會。政府六月二十九日之命令依臨時約法第五十三條之規定實係援引錯誤。合併聲明。特此通告。參議院衆議院啓。

第十三章 段祺瑞組織新內閣及其政績

袁死之日。京師帝黨頗有孤注一擲犧牲國家之意。賴段祺瑞力持危局而南北歡戴之。黎元洪方得安然無恙。約法既復。民國再造。帝黨閣員當然下野。以新收局。但當新舊接替之際。調和南北。殊難其選。黎因段有翊衛之功。畀以首揆。所以酬勳。亦以勞賢也。於是段乃由袁帝末日之國務卿躍爲新民國之國務總理。辦之袁氏。當日由清廷閣相轉任民國總統也。二十九日段祺瑞受命組織內閣。三十日發表閣員如左。

外交總長唐紹儀 內務總長許世英 財政總長陳錦濤

司法總長張耀曾 教育總長係洪伊 農商總長張國淦

交通總長汪大燮 海軍總長程璧光

陸軍總長則由國務總理段祺瑞兼攝。官僚民黨與中立派各居其半。一混合內閣也。

嗣又改孫任內務。許任交通。范源濂任教育。汪大燮以不願入閣取消。時唐紹儀孫洪伊張耀曾等均羈南中。未卽就職。於是外交暫由陳錦濤兼署。司法暫由張國淪兼署。內務暫由許世英兼署。而段氏內閣勉強成立。專候國會開會。咨請追認。但陸軍一席。自民國政府北遷而後。除帝制初葉。段氏辭職數月外。餘則非段專任。則段兼理。幾同終身之職。亦世界政局中之創例也。然段任政頗精勤。裁汰袁氏惡制。不遺餘力。略記其受任後之政績如次。

七月六日改定各省軍民長官名稱。武曰督軍。文曰省長。一律另加委任。以求劃一。並廢止封爵條例。國賊懲辦條例。附亂自首特赦令。糾彈法。

八日廢止文官秩令。

十二日釋放政治犯。

至統率辦事處。參政院。肅政廳。軍政執法處。各種不法機關之裁撤。均已於受任前施行矣。惟對於懲辦禍首。遲遲不決。且事前故爲放縱。建捕令下。無一被獲。責罰不及。罪

魁袁乃寬段芝貴等仍得自由。君子曰：中國法律專爲平民而設，不及官僚則輿論之所最不慊足者也。

第十四章 肇慶軍務院讓歸政權南北統一

十一月十四日總統黎元洪令曰：「自變更國體之議起，全國紛擾，幾陷淪亡。始禍諸人實尸其咎，楊度係統筠梁士詒順維夏壽康朱啓鈴周自齊薛大可均著交法庭詳確訊鞠，嚴行懲辦，爲後世戒。其餘一概寬免。」誅罪魁而安反側也。同日肇慶軍務院撫軍長唐繼堯副撫軍長岑春煊政務委員長梁啓超撫軍劉顯世陸榮廷陳炳焜呂公望蔡鍔李烈鈞戴戡劉存厚羅佩金李鼎新等亦以目的既達，宣言撤銷軍務院讓歸政權於北京政府。其宣言曰：『前因戰禍蔓延，獨立省前敵各軍不可無統一機關，爰暫設軍務院爲對內對外之合議團體，其組織條例第十條規定本院俟國務院按法成立時撤銷。今約法國會次第恢復，大總統依法繼任，與獨立各省最初之宣言適相符合。雖國務員之任命，尙未經國會同意，然當國會閉會時，元首先行任命，以俟

追認。實爲約法所不禁。本軍務院爲求統一起見。議於本日宣告撤銷。其撫軍及政務委員。長外交專使。軍事代表。均一併解除。國家一切政務。靜聽元首政府與國會主持。由是南北復歸統一。北京政府始有完全代表民國國家之資格。

第十五章 川湘粵魯之善後問題

滇黔桂浙。其獨立出於自動。地方秩序完全未破。辦理善後。自易着手。而川湘粵則軍隊有主客之雜糅。黨派有新舊之對峙。革命功成。權利問題。又緣之而生。故爭端屢見不絕。其首生變故者。爲四川蜀之變也。由於周駿陳宦之交。先是陳獨立。袁命重慶鎮守使周駿爲四川將軍。而以王陵基爲重慶鎮守使。欲其討陳也。周按兵不動。袁死。周思乘機督蜀。率兵西上。進逼成都。自稱四川將軍。旋改稱蜀軍總司令。六月十六日。其先鋒王陵基抵龍泉驛。該驛距成都僅五十里。成都紳商出爲排解。陳允撤兵。安協。即踐言離川十八日。周電陳限其三日內退出成都。並於中興場秦皇寺派兵截陳歸路。陳怒。周逼已太甚。調軍離城。將與周戰。紳商急電政府請禁周陳衝突。免釀生亂。

二十四日黎任蔡錫督川調周駿陳宦晉京。陳奉命翌日離成都。二十七日周駿至。自任都督。將撤四川護國軍招討右司令兼四川兵工廠總辦楊維驥以其爲陳之部下也。楊知之舉兵相抗。七月七日戰於城外。楊敗。潰蔡錫憤周駿反抗中央。蹂躪四川。令羅佩金擄擊其大本營於資中。而以劉存厚逼之於成都。時劉駐新津。兵臨城下。周知不敵。三十日偕王陵基退出成都。劉存厚入城。維持秩序。二十九日四川督軍蔡錫至自瀘。力疾視事。川亂平。次爲廣東粵之變也。由於龍濟光擊潰滇軍。先是雲南護國第一二軍總司令李烈鈞於五月十二日率軍至肇慶。將以討龍也。粵省及韶州商民懼主客軍或生衝突。請李改道入贛。龍濟光亦電岑春煊阻止滇軍。龍粵嗣由李國治楊觀東等雙方磋商。議定滇桂軍由肇慶出北江。轉上滄江口。改乘火車出韶關直攻江西。李遵議令張開儒率第一梯團先行。比至韶守韶粵軍閉門鎖渡。滇軍無自得食。露立兩泥中者徹夜。鄉民有餓餒者。粵軍復拘而刑之。滇軍詰其故。粵軍答以槍。滇軍攻韶。降之。卽止攻。候令解決。龍濟光乃調軍添防。力行挑戰。觀音山左右亦密伏地雷。於是

七月三日。又有源潭之役。是役也。粵軍復敗。時莫榮新亦率桂軍自西路攻克三水。龍困守觀音山。電政府誣李烈鈞欲督粵。政府袒龍。令龍督廣東。兼署省長。調李耀粵。滇桂軍對政府倒逆曲直。進攻益急。粵中士民亦爭以罷龍安粵爲請。唐紹儀梁啓超溫宗堯王寵惠等弗忍桑梓糜爛。電告政府曰。『龍濟光督粵三年。假國權爲恠惡。縱兵士爲虎狼。視生命財產如草芥。以刀鋸斧鉞爲兒戲。綜計三年之中。其傾人家。滅人之門。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直無十百千萬之數。可言。但聞哀哭詛咒之聲不絕。其氏既倚爲爪牙。粵民遂無從呼籲。日者義師之起。滇黔桂浙皆以討袁爲唯一之名。惟吾粵民則以去龍爲切身之事。方民軍之起於四方。計此賊可殲於一鼓。盜亦有道。竟假獨立爲護符。人望太平。又復原心而略跡。然桂粵同一獨立。治亂之勢懸殊。桂則秩序井然。人民康樂。粵則閭里幾盡。邱墟村邑。至絕薪米。推求其故。蓋龍濟光知結不解之怨於人民。遂集全省之兵以自衛。乃使州縣悉匪。省城悉兵。要其督粵三職。惟守觀音一山。此山而外。雖舉廣東全省土地化爲灰燼。人民化爲蟲沙。固非該督所惜也。天幸袁

頃。人慶昭蘇。粵民茹痛之深。本難復忍。須臾。徒以大總統就職之始。不忍遽以一隅爲
 計。且計該督腥聞於天。必爲大總統燭照所及。因是隱忍。以待後命。不意該督知難久
 安於其位。又以取消獨立。取媚於中央。一面大捕黨人。復萌故智。近更橫挑。戰禍染血
 韶州。以該督三年所造孽。卽令從此痛懲。前非人已不共戴天。該督且變本加厲。本日
 忽傳策令。而竟以省長賞功。該督前此專管軍政。殺人已不聞聲。若輩兼令理民政。粵
 人甯有瞧類大總統。用人行政。此爲權輿。粵人至懦極愚。豈同草木。用敢迫切電陳。務
 望收回成命。並將該督立予罷斥。解粵民之倒懸。仁惠旣徧於一省。使貪虐者知儆。觀
 聽實動夫萬方。倘蒙賞其知兵。師長之席固衆。若或多其治績。他省不難量移。萬一論
 其取消獨立之功。則有勳章諸等具在。粵民雖不敢望大總統。伐罪以救民。大總統亦
 何忍驅粵民入阱。以示德。昔者所謂國家用人。自有權衡。一語本爲專制作威作福之
 言。已違自我民視民聽之義。況以該督罪蹟昭著。敢請派人遍詢。除彼所親一二
 狐鼠之外。但有舉其毫髮微末之功者。則誣罔之刑。某等所不敢避。此實千夫所指。咸

以該督爲寇仇。當蒙一線之仁，早出粵民於水火。大總統以共和爲嚮，當不以民意爲嫌。儀等無憑藉可言，敢先以哀詞上請。」唐紹儀等粵人望也。政府知曲在龍，尤爲查辦。嗣雖血戰多日，迨是非大白，龍去粵，亂事亦平。次爲湖南。湖南未獨立之先，湯壽銘之兄湯化龍懼其弟之不見容於民黨，而大局之趨勢則湖南又有不能不獨立之情形。於是，由湯化龍在滬與民黨磋商，提出條件凡五：（一）民黨承認湯壽銘爲湘都督。（二）湯先撥槍械完備之軍隊三營以上，至五營，交民黨接收。（三）設民政府管理民政全權。（四）民政長由民黨公推。（五）組織北伐軍總司令部，由民黨推任。（六）軍事廳長由民黨推任。時在五月，中湯化龍代表其弟署諾。民黨方面則爲歐陽振聲、趙恆惕、唐蟒、覃振諸人定議。於譚延闓之宅，既而在漢口。又派代表與湯壽銘接洽。於是湖南以五月二十九日獨立。聞獨立無幾日而袁氏死。湯乃背約。民黨大憤。會陸榮廷之桂軍已抵衡州。民黨乃奮起逐湯。湯竄岳州。轉遁入鄂。湘護國軍第一軍總司令曾繼梧代理都督，維持地方政府。令陳宦督湘。陳未至。陸榮廷暫代。陸以瓜李之嫌，不赴任。十日竟

自衛回桂。湘人復拒陳宦而自舉劉人熙爲督軍兼署省長。政府從之。湘亂平次爲山東山東民軍政府本不以之措意。蓋所佔領之地域在外縣而不在省城也。黎就總統時卽有停戰之通電。然此通電之效力。遂由張懷芝利用以襲奪民軍所佔有之長山安邱臨朐等縣。後經民軍質問政府。始由張懷芝派員與東北軍護國軍定約。兩不侵犯。聽任中央解決。旋由政府派曲同豐爲專使。辦理善後事宜。議定改編民軍爲國軍。曲同豐赴維縣高密昌樂各處點驗東北軍告一結束。惟護國軍以條件未妥尙在磋商之中。

張冥飛曰。革命之起也。多有急不暇擇之情形。故善後爲最困難之問題。川粵之事。本編所載。雖略而不詳。然其人其事。孰是孰非。人多知之。故我於湘善不能不。再有所陳述。一湖南方面者。湯氏之獨立。非其本心。故所作所爲。無非敷衍。乃兄化龍所訂之條件。一槩不踐。始而倡議。不設民政長。於都督下分設數廳。既而倡議。不召集省議會。隨意指定八十餘人。組織臨時參議會。凡此者。無非爲安置多。

數民黨起。見面上則博得與民黨携手共事之名。骨子裏則大權仍在掌中。也。其時民黨蜂起。若麻陽、永順、大庸、寶慶、新化、益陽、湘鄉、平江、湘陰、瀏陽、醴陵等處。莫不有數十百人之團體。揭獨立之旗者。湯氏既宣布獨立矣。自當籌統一之辦法。或解散。或編練。以免橫潰而爲民害。而湯氏則均付之不睹。不聞。一聽地方之糜爛。又其時湖南銀行之紙幣濫發者。已至五千餘萬元之多。此皆湯氏任用胡瑞霖所造成之德政。獨立以後。自當設法維持。以蘇商民之困。乃湯氏則立意搜括現銀爲掩迷之計。以至金融恐慌。達於極點。此則湯氏之大有造於湖南者也。然而今茲則悉諉其過於民黨矣。此不可不陳述者一也。一山東方面者。山東民軍之勢力。本非各獨立省可比。吳大洲既入周村以後。又與東北軍分裂。而別樹護國軍之幟。宜乎政府之易視之。張懷芝則更以滅此朝食。深自期許。然何以於吳奪長山安邱。臨胸後。忽又肯與民軍定（聽候中央解決）之約。彼於停戰之命令。且有所不顧。又何憚於民軍之質問者。蓋其中實有所憾也。何憾乎爾。其時東

北軍分駐濰縣高密昌樂等處者約一萬四五千。護國軍在周村等約七八千人。東北軍又有飛機二架。以兵力論張氏亦不能一鼓而平此民軍。以空中戰爭論則張氏乃無能為力矣。此其所以肯出於和平也。及曲氏銜命來東辦理善後而曲代張為督軍之說甚盛。張基之一方面則共議善後。一方面則囑使安邱知事膠州軍隊與高密民軍挑釁。一方面又使人在昌樂招集無賴亡命自稱民軍肆行劫掠。經地方人民質問民軍民軍往捕彼無賴亡命者乃焚村莊而遁。揚言為民軍抄掠也。遂由魯省議員質問東北軍首領居正居憤甚而無以自明。乃請議會派議員數人為監軍同往捕匪。張聞之懼陰謀暴露極力阻止議員勿行。其後曲氏點驗東北軍訖張氏以無款養此軍隊為辭曲之辦理善後遂勞而無功卒讓歸張氏辦理以致遷延數月迄無結果。夜長夢多人民遭受嚴擾運動之苛痛矣。此不可不為陳述者又一也。

第十六章 國會重開民國再造

參衆兩院議員。前既定於七月三十日以前。齊集北京。遂於二十八日在衆議院決定八月一日。舉行國會第二次常會開會式。其次序如左。

一 午前九時參衆兩院議員服禮服齊集衆議院

二 午前十時兩院議員入禮場就席

三 贊禮員引大總統及國務員入禮場就席奏樂

四 主席宣告開會併致開會詞

五 大總統暨國務員致頌詞

六 贊禮員報告向國旗行三鞠躬禮在場者咸行禮如儀奏樂

七 主席宣告開會式禮成詞

八 主席宣告大總統宣誓

九 大總統宣誓奏樂

十 主席宣告退席

十一 攝影散會

八月一日參議院議員到者一百三十八人。衆議院到者三百一十八人。參議院議長王家襄。主席大總統暨國務總理兼陸軍總長段祺瑞。財政總長兼外交總長陳錦濤。交通兼內務總長許世英。教育總長范源濂。農商總長張國淦。海軍總長程璧光。均蒞場參觀者。頽衆既開會。黎大總統依二年十月四日公布之大總統選舉法第四條而鄭重宣誓焉。誓曰：余以至誠遵守憲法。執行大總統之職務。是爲國會重開之第一日。卽民國再造之第一日。蓋議員者國民代表也。國會者議員議政地也。國家以人民爲主體。國政以民意爲從違。二十世紀既無專制政體立足之地。卽凡名之爲國。其國民須有直接參政權。卽其國須有一民意機關。之國會否則縱施政者賢且能。國勢亦富且強。其國不得謂之國。強權者之私產而已。以其國民無人格如器械。動作不自主。聽諸操械者之意。爲左右也。矧民國乎。雖然國會非金城湯池也。議員弗執戈披甲也。舉國之內與國會爲敵者夥矣。而軍警其戎首也。故袁氏之舉。惡不在其稱帝之日。

而在其摧殘國會之時。然發繼指示者。袁而執行解散者。軍警也。是軍警乃推翻民國。造成帝制之實行犯也。以國民汗血。象養之軍警。反而殘殺國民之代表。奴欺其主。大逆不道。致使戰禍頓起。民權淹抑。耗金五千萬。糜爛六七省。吁嗟中國不良之軍人。無道德。無人格之軍人。其貽害於國家也如是。如是。順袁氏生而忽死。約法廢而竟復。國會停而重開。民國絕而中興。又時之力也。亦有道德有人格。純潔高上之軍人。殺身赴義之力也。吾知所以治矣。民國而欲永保共和。須剷除國會勁敵。即將此種不良無道德。無人格之軍人。淘汰淨盡而已。否則搗亂財政。搗亂政權。搗亂法律。搗亂外交。又將蜂擁而起。國會雖開如未開。民國雖復如不復。若夫議員盡職與否。則國民程度之表現也。苟當局者不席袁氏遺策。以金錢勢力。柔糜而強脅之人之好善。誰不如我富無庸。彼具野心。工破壞之趙武夫。代爲焦急也。吾祝民國萬歲。吾祝國會萬歲。吾因而祝有道德有人格之軍人萬歲。

中華民國再造史

結論

莫飛

嗚呼。民國而居然有此再造之一日。此固謀叛之袁氏所不及料。推戴之官僚所不及料。抑亦首義之護國軍所不及料也。然則我人民之感想對於此再造之民國者何如。此我之所以又有所論列也。

今之中國。其署名則又稱民國矣。其政體則又號共和矣。然而此共和之民國也者。宜一洗從前專制之敝政則可知也。將取從前之專制敝政而盡洗之。則其施行者必爲平民政治。又可知也。然而今政府之所施行者。將爲平民政治耶。抑爲官僚政治耶。後知雖有善辯之士。亦莫能謂非官僚政治也。以官僚政治而施行於再造之民國。則無惑乎政治之現象無以異於（袁氏培養謀叛之勢力之時代）也。

然而政府固振振有辭曰。憲法未成故也。我則亦代爲原諒曰。憲法未成故也。然而政府之對於今日之元年臨時約法。何如者。即可決定政府將來對於憲法之態度。何況

今茲未成之憲法具有官僚臭味之人明作無關緊要之要求（如定孔教爲國教）作便利私圖之運動（如一院制）將來憲法成立我則不敢知曰其爲純粹的之共和國家之憲法也。然則今後之所謂民國也者仍屬非驢非馬之局面而不敢確定其爲平民政治也。

昔袁氏苦約法之拘束處心積慮以求所以破壞之者於是利用官僚以挑民黨之爭激成癸丑之變乃借口以解散國會招集官僚組織所謂約法會議者取約法而根本銷滅之於是總統制總統任期終身繼任總統由前任總統推薦種種變相之皇帝世襲辦法出現而猶以爲未足必欲有皇帝之實而並有其名易曰履霜堅冰其來以漸蓋官僚政治之結果如是如是。

今之苦約法拘束者其仇視約法之心初不下於袁氏而其任用官僚以擴張勢力也又無不襲用袁氏之成法此我之對於此再造之民國抱極端之悲觀而最希望於我人民之自省也。

雖然。今人民力量之薄弱。又慣處於官僚積威之下。欲其實行監督政府。則又萬不可能之事也。故我又希望官僚之反省。

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今日官僚之主旨也。此則好官得錢多。足以辨此矣。官好而必求其更好者。得錢多而必求所以更多者。此又今日官僚之心理也。此則於今世界中。乃無有止境。故我對於今日之官僚。求其稍稍知足。稍稍息其妄想。苟其利令智昏。則亦請以袁氏爲比例。而稍稍自反。蓋今之官僚。其勢力之雄厚。黨徒之衆多。曾不能及袁氏也。其手段之卑劣。心術之陰狠。曾不能及袁氏也。乃至臉厚膽大之程度。亦不能及袁氏。則雖拚命學袁氏。而萬不能到袁氏之地位。可知也。即拚命學袁氏。而居然到袁氏之地位。其必不免於袁氏之失敗下場。又可知矣。然則今之學袁氏者。實亦可以返矣。

人莫不有一死。袁氏而苟知其將死者。又何苦倒行逆施。以結怨於全國之人。而後死。今之轟轟烈烈。威福由己。憑權怙勢。以圖其私者。豈不誠一世之雄。而一旦死神降臨。

所爭之權。所奪之利。又安在耶。將遺之同黨。則是爲人役也。將遺之子孫。則更以府怨也。是亦不可以已乎。

嗟乎。嗟乎。今民國則已再造矣。官僚政治則仍出現矣。其將有爲袁氏培養謀叛之勢力者乎。未可知也。抑將由官僚政治。變而爲平民政治乎。亦未可知也。凡我人民。固無權以與聞其事也。此中國之所以謂之共和政體之國家也。嗚呼。哀哉。此再造之民國也已矣。何言。

中華民國再造史終